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致命谎言

 **eBOOK**
内网资料 非卖品

编者前言

通俗小说一贯为大众读者所欢迎，而侦探小说无疑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一类。自从十九世纪中叶美国作家爱伦·坡首创《莫格街谋杀案》、《失窃的信》和《金甲虫》等经典探案小说，又经过柯南·道尔、西默农、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恩等侦探小说大师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到今天侦探小说已经成为大众读物中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杜宾、福尔摩斯、梅格雷、波洛等大侦探，也已家喻户晓，成为勇气与智慧的一种象征。

侦探小说通常都设计了曲折的叙述框架，情节峰回路转，故事高潮迭起，要求小说的主要角色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超群的判断力和丰富的想像力。主要侦探一般都是私家侦探，而警方往往不过是私家侦探的陪衬。传统的侦探小说中私家侦探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呢，美国当代侦探小说家钱德勒对此有一番精彩的描述：“侦探小说中的侦探，必定得是这样一种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充满了荣誉感，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普通的人，否则他也不可能混迹于普通人当中。他既孤独又骄傲，既有识别人的本领，又敢于冒风险，如果这个世界多一些这样的人，那该多好啊！”

当代西方侦探小说的风格与古典作品有所不同，主要以作家哈米特和钱德勒为代表，两人的成名作分别为《马耳他之鹰》和《黑面具》。当代侦探小说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侦破若干案例，小说家往往会在故事中展现他对各个社会阶层和各种社会现象的精妙观察，注入深刻的人生见解，因此无论是政坛的虚伪，商界的欺诈，还是黑社会的邪恶与残忍，都会暴露于作家的笔下，读者往往可以从这些作品中对当代社会产生更准确而真切的了解。

漓江出版社向加拿大有关出版机构购买版权并推出了中文本的“女侦探系列”，其中《画廊血案》、《死亡竞选》、《致命谎言》和《蝴蝶效应》等四本系加拿大当代女作家盖尔·鲍恩和伊芙·萨伦巴的代表作品。这套小说与其他作品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小说中的侦探角色全为女性。由女性侦探来全面解决形形色色的血腥案例，这无疑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也与西方社会盛极一时的女权观念相吻合。小说场景宽广，从加拿大本土都市到洛杉矶、巴黎、东京、香港，都有相当生动的描述；人物背景复杂，既有政客、财阀、画家、记者，又有流浪艺人、歌女、黑社会匪帮。小说出版后在西方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女作家也因而声名鹊起，被认为开创了一种崭新的现代侦探小说风格。

致命的谎言

[加拿大]伊芙·萨伦巴 著
徐希法译

爱丽丝说我是个邋里邋遢、碍手碍脚的人，她说得不错。只是这一回，我觉得有些委屈。我那出租司机竟然不认得路。显然，这位多伦多市出租汽车司机从未到过 401 高速公路以北的地方，可 401 以北还有一大片城市呢。光是北约克，就占了好些地盘；不过那也唬弄不了谁，毕竟那还是多伦多。所以我才坐在车子里，瞧着他的后颈，听他在那儿咕哝着，“布莱莫尔，贝依莫尔，布赖蒙……”

生活中没有什么小麻烦会比被一个满头皮屑的窝囊废驾着车子乱兜风更令人讨厌的了。

“是布莱蒙，布——莱——蒙。”我已经跟他说了十回了。

可还是没用，就连我都不能确定我是否真的想抵达目的地。直到我们在一个新开发区内找到那条没列出名字的大街，沿着那条新铺设的直通一幢庞然大物似的道地的塔楼时，我还以为是别的地方呢。

布莱蒙大街 2800 号应该为房地产报的读者们所熟知。“钻石广场塔楼，出人头地者独一无二的共管住房；一期已售罄，二期登记优先；洽售楼处 833—1111。”在地块的边缘，耸立着一块巨大的用雅致的文字写就的标牌，上面列着所有对这块多伦多最新的共管房产进行建筑、设计、融资、出售及管理而大捞钞票的风云人物——对此我们理应感恩戴德。

塔楼前面新近造好的地面也没能缓解我的心情。它们已经初露端倪，显示了造园手册中的简图所描绘的那种返朴归真的田园魅力。在这里，没有一棵花草不得其所，没有一根细枝比计划所要求的长出一时。这边杜松平平展展，那边水松尖塔林立。地皮上种满了低矮的桑树，无处不有的山茱萸、连翘及装饰性的矮树充斥一角，遮荫的小树则充斥另一角。一座喷泉，或是他们称之为露台之类的东西使之更是井然有序。当然，为了够得上级别，还要在显要之处放上几块从尼亚加拉悬崖破下来的石灰石。所以这些都布置得非常精致。四周围着装饰奇异的花样铁栅。大自然无时不受到严格的控制，决不允许任其自然而让这座独一无二的共管住宅的那些不同寻常的所有者们心烦。

我经过一排内话蜂鸣器——它们都用密码代替名字——推开第二道双重门。一只蜂鸣器响了起来。大门自动打开。里面不要让人太吃惊噢！深陷的门厅，枝形吊灯和褐红色的地毯，一幅壁挂也是褐红色，上面隐约现出棕色的钻石图案。皮长椅和扶手椅——大概从来就没人坐过；玻璃咖啡几上似乎也从未看到放过咖啡杯，一张硕大的保安办公桌摆在一边——任何一幢豪华物业的大厅都有这么个主要摆设。一个半弧形的柜台，两排图像监视器向下斜对着一块令人难忘的控制板，上面的开关、按钮、指示灯竟比 757 的驾驶舱还要多。

而这一切都将是我的，为我那轰轰烈烈的六个星期！我竟有些迫不及待了。

一个长相顺眼，身穿褐红色法兰绒上衣，衣袋口绣着钻石状 DP 字样的保安员把我领到管理处。到了那儿，一位着便装的秘书样儿的人给我指向经理办公室的门口。里面正是克莱尔·哈伍德，她正坐在一张实用的办公桌后面咬指甲呢。

“嘿，海伦！真高兴你能来。我还担心你改变主意呢。”克莱尔热情洋

溢地迎向我。她是个身材娇小，精力充沛的盎格鲁人，头发整得齐齐爽爽，身穿浅蓝色的职业上装。她的办公室倒是没有褐红色……

“我说过我会来的，所以我就来了。照我的想法，提醒你……我猜你跟我说起过。”

我当时不大热心去弄清楚。克莱尔看到我，心里松弛了很多，也兴奋得没在意。

“既然你答应了，你会很开心的，等着瞧吧。就把它当作一次拿着工资度闲假吧。对你来说，对你这样一个经历非凡的人来说，这可是件轻松的工作呢。你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谢谢，真的非常感谢。要是我昨天没在交际会上碰到你的话，我真不知如何是好呢。真是幸运难求啊，再说你又一直闲着！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对你也有好处。好了，海伦，答应吧！”

“好吧，我猜也只好这样！无论如何，还能让我离赌窝远点儿。老是在城里荡来荡去，我都快发疯了。我不太喜欢无所事事或无所适从。既然我来了，我们就干吧。你想让我顶替你的私家保安员，是吧？六个星期，每星期一千块，外加车子和住房，听上去像是唾手可得似的，好吧。到底是什么困难？你的私家保安员要离开六个星期？长得都可以度个假了。你怎么忽然之间想让我来顶替？好吧我就顶上吧。你有什么要交代？”

“私家保安员！亏你想得出！是当保安部的头，海伦！”克莱尔大笑，“他家里出了点事儿，因为是在印度，所以就允许他带薪请假六个星期。至于问题嘛，只是因为这六个星期的头三个星期我也要休假。而韦恩，就是那位助理经理，他才 25 岁呢，我不能留下他一个人，让他一个人照应我和尼基。”

事情明朗了。原来是要雇我来照看孩子。

“尼基是谁？”

“尼基·达斯。保安部主任。他是个印度人，我是说东印度。我们一般都叫他尼基。等会儿他会带你去逛逛。我们对这儿的保安系统非常自豪。完美无缺，你知道的。”“好极了！那么他会带我去看看那些警铃和警笛吗？你还想让我干什么？我还应知道些什么？”

“噢，你得见见韦恩·蒂利昂，我刚才说过，他是助理经理。这种担当责任的工作他还是头一回干呢，他为人伶俐又能干，所以要对他好一点儿，别太狠了。记住，他只是个孩子。他将顶替我，你去顶替尼基。要是幸运的话，我离开期间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只是保持以往的……”克莱尔继续跟我说着一些她觉得我应该知道的事儿，诸如姓名、地方、惯例、禁忌、表格、钥匙等。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心里却在想着我和克莱尔·哈伍德以前邂逅的情景。十几年以前，克莱尔和我出于某种肉欲的需要而邂逅相遇。她首次亮相时带着她在密执安女性音乐节上碰到的某个人，自此之后就一发而不可收。她年轻气盛，而我则既老练又中用，要是能持续下去就好了，只是没能坚持多久。后来我们好合好散。我想起来了，当时她刚刚离开她丈夫——要么是他离开了她——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既没什么钱，也不懂手艺，一点儿希望都没有。而今，几年以后，她却坐在门上贴有“经理”字样的办公室的桌子后面，聘请我来照顾她那乳臭未干的助理。我猜我真该呆在爱丽丝在斯贝的那路和学院路附近的那间转租的房子内，或者起码别让我自己给骗到这儿来。头一天晚上，我坐在女性交际会那儿，决定到底是留下来再喝上一杯，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再喝，这时我发觉克莱尔倒是个令人欢喜的

消遣对象呢。利用我们曾经是情人这一优势，也不管它时间飞得多快，走得多远，为了能在一起闲扯，她就搬过来了。我也不得不承认我在多伦多混得一塌糊涂，只是因为爱丽丝·凯普兰想在这儿打进多伦多的演艺圈，我才踌躇不前。

克莱尔马上又给我买了一杯，——她自己倒还没纵酒——打探有关爱丽丝的事情。当时我虚弱的危机刚过，于是我就没告诉她。她接着便问我是不是想找一份工作，只干六个星期，薪水高，用不着出大力。我已经厌倦了在街上悠来荡去，盯着公寓的高墙等爱丽丝排练归来或是别的，因此我就说行，我来干，我来解决你的问题，我会来钻石广场塔楼，我接受这份工作……而眼下但愿我没接受，但是已经晚了。我极不情愿地想起克莱尔的一席话。

“尼基带你去兜兜风之前，你最好先去见见韦恩。这样他就找不到理由感到受轻视了。”

我觉得，这个需要如此这般小心看顾的孩子般的助理经理，真是太奇怪了。

克莱尔拎起电话，几分钟后，韦恩·蒂利昂走了进来。这是位长相无可挑剔的年轻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他那极为突出的喉结。我十分心安地注意到，他身穿不甚显眼但是非常挺括的套装，看上去很是老成。克莱尔引介了我——“韦恩，这位是海伦·凯莱莫斯，尼基离开的时候由她来接管——”然后又说明了我在钻石楼的职位。

将我的职务解释清楚以后，蒂利昂竭力想掩饰他那份愕然，但还是一阵吃惊。他可能希望在克莱尔离开期间能独自掌管这个地方，可这时却突然冒出了一个中年女保安。这当然不受欢迎喽，根本就不受欢迎。

“小小的不幸啊，我的小伙子。”我说道，但只是自言自语。

克莱尔还在大谈管理之道，而韦恩·蒂利昂和我则边握手边互相打量。即使只是这目光的一触，双方都默认我们之间的下一轮竞争要等到克莱尔离开之后，这样我和他都能抬平肩膀而不会把她给牵扯进来。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

“我肯定韦恩和我会相处得很好。”我大撒其谎，“现在，最好让达斯先生给我讲讲你们这儿完美无缺的保安系统。我也想看看我住的房子。”

“啊，对了，恐怕得用尼基的公寓房。他已经同意了，他离开期间由你使用。除了保安主任之外，我们确实也没有职工公寓。那房子在二楼，挺好的，清洁工每星期来两次，我肯定你会喜欢的。再说才六个星期呢。”克莱尔一口气儿说道，“车子吗，当然你用尼基的公车，一辆福特。”克莱尔接着说。“具体地说，是一辆‘护卫者’。”能提供这些细节，韦恩似乎很得意。我敢打赌，他肯定不会去开“护卫者”。在我看来，他似乎是驾驶火鸟的那类人。

“福特护卫者也挺好的。”我说道，实在不想再拉长这次会面。

克莱尔又拎过电话，韦恩也借口离开，我则等着那个我将顶替他六个星期工作、住他的房子、用他的车子的人。

尼基尔·“尼基”·达斯，就是钻石广场塔楼的保安主任，已年届不惑，矮胖结实，说一口稍带有盎格鲁-印度口音的上层英国英语。他身穿灰色的宽松裤，锃亮的皮鞋，苏格兰呢上衣，戴一条像是军用的领带；为人老练，稳重而且谦和，是个不可小觑的人物。

我们坐在他那远离大厅的小办公室内——就在保安总台近旁的那个角落中——首先谈起了他的工作。那个夸大其词自诩为完美无缺的保安系统，好像就是那种标准的园内多功能系统，售价很贵，但可以卖给任何一家共管开发区，包括外围报警器，只要被人绊住，就会接通电话线向保安总台及最近的保安站发出信号。当我问及假警报的时候，尼基笑着跟我说，每周两次算是正常的，“只是令人讨厌而已。”

所有的共用场合和出口均装有摄像机：电梯里，房顶上，每一个应急口，地下车库，进入健身房的大门，通往网球场的入口，游泳池，更衣室；总共64架摄像机，有的是全天候运转，有的是动态启动。保安总台上有一部监视器——就是大厅里的那张办公桌——每部监视器覆盖四个地方；再加上一部总监视器——这部监视器可以旋到任何一条线——就在我们所坐的办公室内。

“我们随时都有两人值班，起码得有一个守住总台；他们应该检查进进出的客人，向住户提供帮助，解答疑难，收发邮件，监视在附近游荡的陌生人……还要观察这16只灰色的小监视器。你瞧过这玩艺儿了吗？让你眼花缭乱、头脑迟钝呢；不多一会儿，你就弄不清你到底看到了什么，要是真有什么的话。”达斯对我说道。

“不过，要是共管开发区没有这些玩艺儿就不算完备呀。”

“正是。另外，还有一个火警系统并到了这里面。烟雾探测器，温度监控器，公共系统破损探测器，振动及声音鉴别器——天晓得还有什么。”

“从安全意义上来讲，你觉得这些东西到底有多大必要？”我最后问道。

“没什么必要，海伦，我这人很直爽。这里不是犯罪高发区，真正有问题的地方是在地下车库，但是方法也再简单不过。当然，一套完整的火警系统还是必要的，但除此之外，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找几个能干的警卫——这是服务住户的根本所在。这就够了。我觉得这么个地方根本就不需要一个长住的保安主任以及一个经过保安培训的但又无所事事的保安人员。完全不同啊，这你很清楚。我们当然不需要这种价值几十万元的装备，可是人家都想要并且愿意掏腰包，所以就配备了。”

“到底有什么好处？”我试探着。

“啊，我把它叫做世界范围的并发症。住在像多伦多这样大城市的人们都乐此不疲，你只好装作一直处于困扰之中，否则你怎么能肯定你是第一流的呢？”我们一起大笑起来。这个尼基·达斯倒是个聪明的家伙呢。当我们离开他的办公室去实际参观考察这些昂贵的装备，拜访那些技术操作员时，我这样想着。不多会儿，我便见到了正在值班的保安人员：赛莱娜·阿莫斯和拉斐非·克莱蒙蒂。他们都身穿整洁的褐红色衣服，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冷漠，眼睛圆睁。在我们下楼去检查车库的路上，我们碰到了山姆·冯，那位保安监督员。达斯作了引见。作为他的二把手，冯仍将继续负责系统的运作、人员安排及系统的日常琐事。当时，他并没有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但因为

所有具体的工作都由他来做，所以跟他见面后，我确实迷惑我到底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钻石广场一期工程也只是六个月前才竣工。所有的套房已售罄，实际上都是预售的，但目前并非所有的房间都住了人。我们经过电梯，下了一小段台阶，穿过防火门来到地下室，达斯指着那些一刻不停地监视远处最为薄弱处的摄像机。

车库内散发着一股清新的水泥味和油漆味，用不了多久，这儿就会油味弥漫的。尼基·达斯带着我，走过了50辆左右停在沿着水泥墙标得非常清晰的车位上的车子。他曾经给过我车库内泊位的编号，所有的车子都以型号和车牌号交叉对照车主姓名和住宅号码，这些数据都与平时完全相反。我不由自主地记下了这些信息，尽管我那颇具意识的大脑尚未看到其重要性。任何工作，哪怕是六个星期中一成不变地例行公事，只要做得好，也一样有趣；再说，搞清楚我被雇来服务及保护的人也没什么坏处。

虽说都是大款大腕，但钻石楼内并非全是百万富翁，其实大部分都是些每年勉勉强强挣个八千块钱左右的人。车子的种类型号，更别提那些车牌号，都会在无意之中把住宅开发区的情况透露出来。在钻石广场塔楼，约有半数车子属于中色调的高级日本轿车，相互之间都很难区分。谁能分清“传说型”与“传统型”有什么区别？谁又会去区别呢？它们当中还夹着好几辆亮锃锃的“宝卫”和“奥迪斯”，几辆北美洲小型面包车，木质座小货车和大型轿车，一辆铃木“老搭档”，一辆撞坏了的“沃兹”，还有好几辆大马力的跑车，脑袋拖地屁股朝天，一辆孤零零的“雷鸟”和一辆“萨伯”（当然是涡轮式的），所有这些都阴森森的，似乎预示着某种悲伤。

唯一出格的似乎是一辆锈迹斑斑的“达科他人”轻型货车和另一辆蓝色内装饰的漂亮的白色“美洲虎”。“美洲虎”旁边还停着一辆翻篷车和一辆红色内装饰的白色“克莱斯勒”。我的视线给什么东西引到了车牌上面：那辆“美洲虎”上竟标着Flosss字样，而那辆翻篷车上却标着Flossy。“我猜牙医也会笑掉大牙的。”看到这车牌，我好奇地对达斯说道。我毫不惊异地发现那辆“美洲虎”和小翻篷车都是1609号的，属于梅尔希奥·罗慕鲁医生和爱琳娜·德莫拉德小姐。达斯咧嘴一笑，说道：“我敢说，都挺有趣吧。罗慕鲁医生确实是个牙医，而那位小姐是……是他的朋友。他们住在一套双人套房中，非常懂礼节，也不捅乱子。”简短而又不太腻，但他那种不相为谋的语气却赤裸裸地让人一听便知。从某种观点说来，尼基尔·达斯是个势利小人。我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弄清梅尔希奥·罗慕鲁和爱琳娜——多水灵的名字啊——的情况，或许想方设法去会会他们，这样可以打发在钻石楼的时间；我肯定会过够这段时间的。

当我们迈步走向车库出口的时候，我没再多说什么。一条斜坡道通向一道结实的高架门，那门在里面通过车辆感应器控制，在外面则使用编码卡系统。一切都达到了完美的保安标准。我花了点时间检查了放在斜坡道下面一只上了锁的箱子里的大门折叠装置。达斯早就递过来一大串钥匙。我知道他办公室里还有一大排钥匙呢。

“大楼的其他出口怎么样？包括底层的？建筑规程要求多几个出口，消防局也这么要求，那些不可能一直锁上的应急出口你们怎么控制？”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所有的应急出口装上监察及警报系统。无论使用哪一扇门，哪怕只开一条小缝，摄像机就会启动并且向总台人员示警。一般情况下都是维修组人员，他会对着摄像机挥挥手，我的

那帮人也就管不了。有些居民也喜欢把这些应急出口当作去往楼面的捷径。我们试图不让他们这么干，但是困难重重。许多假警报就是因为未经允许而使用这些应急门才引起的。”现在我们已经对车库和那个“完美无缺”的保安系统失去了余兴，便乘电梯上了二楼，来到 211 房间。这就是接下来的六个星期中我要住的地方。

“苏格兰威士忌？”达斯拿出两只厚重的雕花玻璃酒杯，在一只杯子里倒了足有两盎司的纯麦芽威士忌，大概是给他自己的。我点点头，于是他又倒了第二杯。我受到了具有绅士趣味的同等待遇，这是一种恭维，或是含有诸如此类的意思。

威士忌我并不喜欢喝，并且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我都不是一个绅士，但是我还是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种款待。达斯找到了一个唯一能让他心安理得地招待我的方法，那就是把我当成职业上的同事。这都是一般的礼节，他这么做也是出于本性。

我们一言不发地啜着杯中之物。我环视了一下那间小公寓。这是钻石楼中仅有的两套单居家中的一套。达斯早已把这种情况向我作了介绍，我也非常礼貌地检查了一下那间严谨的卧室。单人床上铺着毛毯，设计极其蹩脚的小浴室里充斥着名贵的须后水味道，厨房里一个像壁柜那么大的空间竟堆满了大号的冰箱、烤炉和洗碗机。此刻，我们正坐在起居室里，背对着用餐的地方，面向通往那个正好俯视着职员停车处的阳台的大门窗。房间里有一张黑皮沙发，一套扶手椅，一张小咖啡几，一架科技牌组合音响；一面墙上整个儿是一溜儿书架，很可能是从爱基雅买来的。我查看了这些书籍。也难怪我产生这种好奇心，因为接下来的六个星期，我就得和它们相依为命了。除了那些书——我猜测——是印度语的，其余都是英语的。有各类有关二战的流行读物，主要是关于英国和印度的军事史和将军传。还有一些是游记，都出自名人的手笔，比如莫里斯，特洛克斯，耐保罗和查特温。令人惊奇的是一部由吉卜林到保罗·司各特所著的有关英印君王的回忆录和小说选竟被广为阅读。我猜，对他说来这也是一部历史。从书背来看，没有几本书是近期的或是在当地购买的。当然有许多书我根本就没读过，只有少量的书我可能会产生兴趣翻几页。“听说你家里出了点急事儿，你要回印度去。希望没什么要紧。”我觉得询问的时机成熟了，便说道。“要紧得很呐。我的姐夫病得非常非常厉害，没有活的指望了，因此我打算回家去陪陪我的姐姐。实际上今天我已经得到了他的噩耗。我正好回去办丧事，当然还得安置一下我姐姐和她的孩子们。”

“噢，真遗憾。你跟你姐夫很亲密吗？”

“不，我跟我姐姐比较亲。”说完，他便沉默不语。再问下去就有刺探之嫌了。我觉得我说出的话既造作又令人不适。“那么，但愿你旅途顺利，一切顺心。你对我很有帮助，但愿你回来后发觉一切都井然有序。噢，谢谢你的威士忌。”

“客气，客气了。我也得收拾一下行李，不然我真想让你和我一块儿去吃饭。”

“我明白，那么我走了。离开之前，我还有个问题，希望你能慎重回答。韦恩·蒂利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以你看该怎样跟他打交道？”

“韦恩·蒂利昂？噢，天哪！你知道他只是个孩子，克莱尔更是把他当宝宝呢，还算不上小伙子。跟他打交道你绝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他跟我们的工作没什么关系。再说，有什么问题冯都会处理的。”

“要是冯来处理一切，那么还要我干吗？”

“噢，坦白地说，我也不清楚。这是克莱尔的决定，她是经理。还有，

我希望她跟上司通过气儿，是格兰登宁先生建议她别让蒂利昂一手独揽。”

“谁是格兰登宁？”我愤愤地问道。就我的职务而言，达斯的回答让我无法再追问下去，因为这事儿跟蒂利昂和冯都有关系。

“格兰登宁先生是钻石开发公司的老板。这个公司建造了钻石广场塔楼，现在则是进行物业管理。他是个发号施令的人物。我相信，他恰巧是小蒂利昂的什么亲戚。可能是舅舅吧。”

恰巧，那家伙竟说是恰巧！

在多伦多北部进行了大范围的相对开发之后，斯贝的那南边的学院路一下子处于闹市之中。乔治布朗学院的孩子们和街车整天熙熙攘攘，汽油味和附近的肯星顿自由市场的烂菜味简直可熏死人。在过去的几周中，我还挺喜欢这儿的街区生活，可现在，我却巴不得离开。

爱丽丝得知我找到了新的工作并且匆匆地离开的消息时显得很平静。我并不是希望家里出点什么乱子，可是如果你的情人就要离去又不带点儿明显的伤感的话，你能不生气吗？

“挺好，你找到了工作，还有住的，虽说是在郊外。你老是在这儿瞎混，整日无所事事，连我都受够了。这样对我们俩都有好处。”那天晚上她很晚才到家，满脑子都是有关她自己的演出之事，搅得她心烦意乱，所以说起话来就是这个味儿，一字不漏的。

爱丽丝·凯普兰对郊区深恶痛绝，她十五岁以前都是在郊区度过的。对她来说，英属哥伦比亚的波纳比简直就不是个地方。十二岁的时候，她想当芭我演员，十四岁又想做摇滚演员，十五岁就离家出走，只身独闯洛杉矶，成了流浪儿中的一员，还经常在纸装牛奶盒上作些广告。估计还不到十六岁，她就成了街头女郎，满身疱疹，又染上了吸可卡因的恶习，形象极其下流。可是她并不想结束这种街头生活。她到处寻摸着看看她能否过得花哨一点；她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沉沦不拔，要么是说服自己就此洗手不干。爱丽丝脑袋一转，心想这可没什么可选择的，全靠意志力的作用。我们有些人总比别人来得灵巧。爱丽丝要不是灵巧的话，那她就完了。

简而言之，她千方百计地摆脱了洛杉矶的街头阴影，又重返加拿大，先进了学校，后又进入温哥华一家小剧场。我遇见她的时候，她正为我的老朋友、一个炙手可热的律师杰西卡·祖卡达担任半日制助手。有一段时间，爱丽丝倒真的开始学起法律来了！后来，爱丽丝和杰西卡双双卷入我在英属哥伦比亚内务部——我们在那儿见过一大批女同性恋者——一桩案子中。等案子了结后，爱丽丝还跟她们在一起混了一段时间，但是她表演的欲望实在太强烈了，于是她就一心一意来到多伦多追求她的抱负，而我还在默默地游荡。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即使不能和爱丽丝生活在一起，但至少是离开了这幢上不了档次的公寓。假如那天我在俱乐部里没碰到克莱尔，那么我可能还得再花上几天甚至几个礼拜来弄清楚这些。钻石楼的工作已经对我们的关系产生了影响，虽说我们还没有开始工作。

因此，在我看到钻石楼的第二天早晨，我就收拾好了替换的衣服，吻别了爱丽丝，走向那辆停在赛西尔街角的脏兮兮的蓝色“护卫者”。车上有一张停车罚款黄单。反正我不要鼻子不要脸——这可是公车，就让钻石楼去付钱吧。幸亏又有了辆车子。在圣地亚哥上高中的时候我曾有过一辆。我母亲过世后，我就搬到了美国和父亲一起生活；不久我父亲就给我买了第一辆车子。从那时起，我就觉得没有车子可真不方便。今天早晨，光是在清晨车流中向北疾驰就让我手忙脚乱。也许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我走的时候就该租一辆车子。那样的话，我到这儿来感觉就会好多了。要是我有了车子，也许我就不会感到遗憾，也许就能和爱丽丝交好，并且拉长我们的蜜月。也许会这样。我感到我还不是无法舍弃爱丽丝。她集庄重轻浮、诚实多心、固

执柔顺于一身；她能将诸多的性技巧、性想象和精力和谐地统一起来。

我们第一次在一起的时候，我清晨起来，躺在皱皱巴巴、粘粘糊糊的被单上，几乎无法动弹，但却很想再干一次。爱丽丝就躺在我身边的毯子上，爽得跟春天似的。有了那个晚上，之后的几个月，我们继续随时随地玩个筋疲力尽，带着某种令人痛苦的急切感互相撕裂着对方。如今我不得不承认，我那日渐老化的身体已经感觉到那份纵欲无度的后果，我根本配不上爱丽丝那二十六岁的能磨上几个小时的持久耐力了。我的年纪比她大一倍；我曾经年轻过，但是说到性交的本事，当然是年轻的厉害。你不信也得信。

等“护卫者”上了艾伦大道时，我才相信我真是非常高兴能够离开爱丽丝到多伦多市区来，也非常高兴能够找到一份做私家保安的工作。因为我既爱爱丽丝，又喜欢市内景色，这两者都会对我产生影响。再说，能利用别人的时间而不是自己的时间来消遣总是件好事。

那第一天过得跟我想象的差不多。要是把无聊分成一到五度的话，那就相当于四点五。在我到来之前，尼基·达斯和克莱尔·哈伍德就离去了。我不能抱怨他们这么等不及就使钻石楼空无人管。我花了一天的时间像一股臭味似的四处飘了一遍。当我在达斯的公寓中卸下行装，我还尽可能地在他的办公桌前花了几个小时，过了一遍那些文件，想熟悉一下这儿的运作。可是我怎么也不可能拖延到九十分钟。于是我就出去到附近的约克代尔商场去吃午饭。那可是一家专为迎合那些生来就有购物癖的人所开设的高级商场。我喝了点饮料，用了一份价钱不菲的快餐，买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又花了一个钟点兜览橱窗。可是回到那座盐矿时还不到两点。剩下来的整个下午，我坐在大厅里一张显眼的皮长椅上，检阅着过往的行人，观察着那些坐在保安总台前的职员。那些保安人员故意装作没看见我，只是还没愚弄人。我肯定让他们怀恨在心，因为我叫他们别老是盯着那架藏在桌子底下的小电视机看篮球，要注意那些监控着车库大门和应急口的灰色的监视屏。我真不该埋怨他们。郊外的共管大楼在周末下午一般没什么事。这个地方当然也不例外。钻石楼的住户也许并不是工薪阶层，但大多都有工作。一到上班时间，只有少数人，有些是退休的老夫妻，大多是些已婚妇女还呆在楼里。这些人当中，穿过大厅的人也不多，因为电梯可以直接把他们送到车库或者再送上来。所以只有那些要步行出去乘地铁和那些到健身房或便利店的少数人才会经过大厅。从外部来说，邮件或其他送货上门的服务一般上午就到了，因此下午就特别死气沉沉。惟一能让人感到有点儿活力的是一位抱着一大堆干洗的衬衣和把外套挂在衣架上的洗衣工。

我刚要打个招呼离开，这时来了一个保险人员。他想到车库中检查一辆属于一位外出的住户名叫戈尔顿先生的被毁坏的车子。我瞧着那个保安员跟他交涉，我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也表现出某种主动精神和一种难得的素质。戈尔顿并没给他们留下任何有关车祸的说明，所以那个保险调查员很自然地就不让进去了。不过，要是戈尔顿先生抱怨那些保安人员——而不是他自己——影响了后面的保险手续的办理，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因此冯便打电话到戈尔顿的办事处询问有关事宜，不过他不在，这也不是他的错。后来冯又打电话给戈尔顿妻子的办公室，经过一番口舌，才征得她的同意让那个保险调查员查看一下那辆被毁坏的车子。我对冯顿生好感。“服务吗，”达斯曾说过，住户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服务。可我不知道，他们当中会有多少人对此怀有感激之情。

大约四点钟，冯来找我。他长得短小精悍，一张十分开朗的笑脸颇具亚洲人的特点。他非常神气地穿着他那褐红色的上衣。问我要不要咖啡？要的。他来到我这儿，我们便坐下来聊天。我祝贺他把那个保险调查员的事处理得皆大欢喜。一听到有人恭维他，他顿时容光焕发。我敢打赌，他一定是难得受到恭维。

“那可是我们的分内事呀。”

“你觉得怎么样？”我问道，“我是说这工作。”“挺好的，真的挺好的，正常上下班，运转良好的系统。在这儿我能做得挺好，比如说井井有条。头头们都清楚出了什么事。挺不错的。”

也挺有趣的，我心想。我还没来得及套出冯别的心里话，蒂利昂走了过

来。起先他还装作没看到我，接着又表现出双倍的热情。我们带着明显的虚套相视一笑，然后他便消失在大门外了。

“那么韦恩·蒂利昂怎么样？他的工作能力还行吗？”我的语气中有意夹杂了一丝轻蔑，冯马上给套住了。“他呀？要弄清他的分内事可得一段时间。他应该是在培助理经理呢，可是他老是到处瞎嗅，不属于他管的地方他都要插一鼻子。我不知道克莱尔是怎么受得了的，竟让他来帮她。”

“噢？这么说他只是个在培的！”

“噢，他来的时候，就是这么跟我们说的。这么个地方根本用不着助理经理。等第二期开始，我们将需要销售代表，但至于助理经理，不需要。”

这时，两个少年男孩懒懒散散地走了进来，骑着自行车穿过大厅，向通往健身房和通往那边的其他设施——其中有一间是自行车存放室——的大门走去。

其中有一辆是特别漂亮的登山车，很可能值上近千块呢。车主的身上和脚上的穿着也同样显示出这是一辆无与伦比的好车。黑黄相间的斯潘代克斯牌紧身衣，耐克牌自行车跑鞋，网眼手套，皮背包。他和他的伙伴看上去也就是十六岁的样子。

这儿还没有小不点儿孩子。钻石楼推广的时候也自诩为“成人生活方式”的楼宇，就是说孩子还不满十四岁的人不受欢迎。

我抬起眼皮，望着冯咧嘴一笑。他点点头算是回答了我那无声的问题。

“小诺曼·多斯勒。他的父亲刚死不久。他们的住宅也卖了，因此他和他妈妈搬到了这儿。”

“还以为是败落了，是吧？”

“好像是。行为有些目中无人，不过还算个好小子。不捅什么漏子。”冯说出了他那职业性的高见。“另一个呢？”我试探着。冯皱了皱眉。

“他不是住这的。我猜是多斯勒的朋友。我得查查他。”“查一查？”

“啊，这样可以知道常来的客人。我们最好知道他是什么人，记下他自行车的号码，看看多斯勒太太同意不同意我们随时放他上去，或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得掌握控制权。”

控制权。我点点头朝四周环视了一下。已经快五点了，人们正开始从工作或其他什么地方回家。保安总台四周一片混乱。山姆·冯一言未发就撇下我。职责使然哪。我插不上手，只好坐在那儿冷眼观看，当然我也可以随时离开。没有人会想到我的。我究竟到这儿干吗？

一听金枪鱼掺进利普顿快速面，又调进许多塔玛利和牙买加辣酱，再加上一瓶加拿大高级淡啤，这就是我的晚餐。坐在那儿用达斯干净的小餐盘边吃边看着加拿大广播公司六点钟的第一套新闻，然后再拨到公众广播服务公司的“麦克尼尔/勒莱新闻时间”，我开始彻底地放松休闲了。在别人的家里，只要是一个人住，也会很舒服很习惯的。我喜欢这样。首先我喜欢独居，用不着在意别人的习惯、爱好或厌恶。我也曾体验过住在别人的公寓里、家里、房车上、船上等等的滋味，也不管主人在与不在，特别是后者。我喜欢翻出他们存放的备用灯泡，磨刀石或垃圾袋什么的，喜欢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把东西弄得乱七八糟，并且找出有关他们的一些东西。

人也真怪，他们老是护着自己的隐秘不让那些应邀而来的外人知道，有的可能会把钱财或私人信件留在那儿，可又把那些最该死的东西，比如付了账的公共事业保险单给藏起来。大多数不在家的主人倒是能体谅别人，把这些东西放在壁柜或是办公桌抽屉里，其他的则不允许我跑进他们的地盘，好像怕我弄乱他们收拾好的东西似的。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忌避；可一般情况下，我总能做得很好，谢天谢地。

我只到过这儿一次，我就知道达斯会给我留下很多空间，浴室里的小壁柜收拾干净了，垃圾也扔出去了，床上的被单也换过了，毛巾也挂上了新的，在所有可能会出问题的地方都留有便条，冰箱门上粘着一份详尽的厨房使用说明。他没让我失望。

我吃完精致的晚饭，关掉“麦克尼尔/勒莱新闻”。一本正经地从华盛顿特区看世界，这个兴趣我非常有限。他们的世界跟我的世界没什么相干，哪怕是那些熟悉的被称为“背景新闻”的片段段也没关系。也许那些家伙已经流窜到外空间了呢。他们当然不和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生活在一起。我面前的夜晚长得要命。我可以到楼下的商店里弄一盘录像，到健身房去做教练或是抻抻自己的肌肉。随便干什么都没劲儿。既然这么无所适从，干脆就睡觉或看书。可是我又不困，于是我便走向尼基的书架。他的读书趣味也许并不合我的口味，但是翻翻陌生人的图书也会有所收获，也许还真能发现些什么，我曾有过这种经历。

我曾发誓要心胸坦荡。我翻着书架，挑了一些看上去比较有趣的图书，手指一张一张拈着书页，不时地读上一两段，或是查看一下版权的时间和地点。

没用多一会儿，我便弄到了比我需要的或是想要的还要多的有关我那离家外出的主人的情况。他生于1947年8月15日，就是印度独立的那一天。他的父亲在二战期间曾在印度陆军中做过军官。尼基尔·达斯本人好像在英国呆了一些时间，也曾被分配到新德里做警官。

我可不是战争迷或老将军迷，因此达斯的藏书对我的口味来说既有些无聊又太深奥。最后我可挑了一些小册子，一本英国人所著的关于恒河的游记，然后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读了起来。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我赶快爬起来，肯定是爱丽丝。别人谁都不知道我在哪儿，也没在乎我在哪儿。我哆哆嗦嗦地拿起话筒，竟是山姆·冯的声音。“凯莱莫斯小姐……海伦……真抱歉打扰了你。可是……可16楼上有一个死人。是丹尼斯·戈尔顿先生。他死了。我看，我知道……这

是谋杀。你能上来吗？……马上？”“怎么会？在哪儿？”

“我们刚在 1605 房间找到他。他和他妻子丽贝卡住在 1607 号。他们俩都是律师。戈尔顿夫人自从傍晚下班回去后就一直在找他。她一直跟着我去找他。我们四处都找遍了。我不想打扰你……”

冯的报告抓不住点子，根本谈不上职业化，叫人无从得知情势的严重性。

“没关系。他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吧？你怎么会认为是谋杀呢？”

“具体我也说不清楚……可是他看上去挺吓人的，脸都肿了；还有脖子，好像是断了似的……他躺在那套空房子的地板上。我得去报警了……”

“我就来。你现在去哪儿？”

“到他们的家里找戈尔顿夫人。1607 号，就是从我们找到她丈夫的地方对面穿过走廊。”

“我也去。现在去报警。要是他有医生的话，把他的医生也叫来。他妻子应该知道的。”

我挂上电话，抓起一串钥匙跑向电梯，到气势宏伟的 16 楼。我似乎庆幸似的感到，生活将不那么无聊了。

尸体躺在 1605 号，冯和那个寡妇在 1607 号，先到哪儿去很难决定。一种病态的好奇心占了上风。当我推开 1605 号门时——很可能是冯锁上的——首先让我惊奇的是一股人粪尿的臭味；这种事在暴力死亡时常有发生。不过还有一股我吃不准的味道，也许是无人居住的空房子味吧。我没见过丹尼斯·戈尔顿，所以我只能相信冯的话。这个人年约三十，一副生意人的打扮，躺在空房子中间的就是他的尸体。那尸体呈侧卧姿势，胳膊和腿整齐地并在一块儿。令人吃惊的是头部，非常不自然地扭向一边，脖子拧断了或至少是烂得厉害。真是不堪入目，怪不得冯语无伦次呢。

我赶快转过脸，兜了一眼这个地方，只想弄清这房子内是否除了不幸的戈尔顿的尸体就别无他人、别无他物的空空如也。一无所见，那地方确实是空荡荡的。从来就没人住过。除了门把手之外，我什么都没碰就悄悄地走了出去，穿过厚厚的地毯来到 1607 号房。

山姆·冯正在里面，现在已自若多了，正像一个护花使者似的站在一个泪水洗面的小女人身旁。她还不到三十岁，身穿昂贵的办公室服装。很清楚，这就是那个新寡。在这种情况下说她邋里邋遢实在不太公平。虽说不公平，但是很形象。她开始抬起头望着我。

“天哪！”她喊道，“我真不明白！他们干吗要杀了他？他可什么都没干呀！”真怪，她竟然说出这种话。我转向冯。他摇摇头，带着明显的轻松神情说警察马上就来。

“戈尔顿夫人，丽贝卡，我真为你丈夫难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你还能说些什么？我急忙提出了那个势必要问的问题，“你最后一次看到他是什么时候？”“昨天晚上。他回来得很晚，说有些事要做，我就先上床了……竟然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今天早上呢？喝咖啡的时候你没看到他？你刚才说‘他们干吗要杀了他？’指的是什么？他们是谁？”她小心谨慎地瞧了我一眼，擦了擦眼泪，擤了把鼻子，然后坐直身子，甩掉她那份“邋遢相”——说明这些都是表象。

“我没有……我不知道……一定有人杀了丹尼斯。我说的就是这意思。”

她顿了一下，好像想看看她这个回答所起的反应，然后又把谈话重点拉回到我原先的问题上。

“早上我没见过他，因此我猜测我还没起来他就出去喝咖啡了。他有时候会这么干的。爱早起。今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他没在这儿，不过那算不上反常，所以我也没多想。后来我就有点儿担心了。他连电话也没来一个。我想他可能在回家的路上出事故了。丹尼斯总是那么细心，我们谁要是在办公室给绊住了，总是让对方知道。因此我就请山姆帮我找找他……”她又停了下来。我们三人都清楚她并没有说到点子上。

“你认为他会在回家的路上出事？可你却在 1605 房间里找他。那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啰？”我推测着，“你是一位律师，是吗？对警方，你可要编个好一点儿的故事。”“我没杀他，如果你是暗指这个意思的话；况且我也不知道是谁干的。再说，你究竟是谁，老是这么七问八问的？”一语中的啊，我心想。我是谁，干吗要七问八问的？保安人员只是一般民众，警方肯定会指出他无权过问谋杀案的调查工作。

“只想帮点儿小忙，就这些。你的丈夫被人谋杀了，你就会成为首要嫌

疑对象，你清楚这一点。因此在专业警员到达之前你最好能自圆其说。”我好意地说道。

冯显得十分惊讶，但那位年轻寡妇却一点就通。“我猜……啊对，谢谢。”

说曹操，曹操到；刚这么一提，警察就来了。先是三三两两，接着是成群结队。那地方顿时从住房变成了犯罪现场，就像电影里的镜头一样。我只好赶紧离开。

我知道会是他，尽管没人告诉我，只是凭直觉吧。在办公室门还没打开、多伦多市警署命案组探长弗兰西斯·马拉里还没进来之前，我就肯定他会接手这桩案子。这种巧合使气氛更加浓重起来，至少是这桩案子。我已经在那办公室里坐了两个小时，不想妨碍十六楼上那些身穿蓝制服，正忙里忙外的小伙子们，尽量找一些我以为在这种境况下应该是我做的事情。我用不着去插一手，每次冯总是先我一步。是他告诉钻石楼的大老板詹姆斯·格兰登宁先生；是他想方设法联系克莱尔·哈伍德；是他跟踪韦恩·蒂利昂；也是他把乔治·麦克唐纳，那个维修主管从床上拽起来；是他向警方回答了上千个有关钻石楼的问题——那些我无论如何都回答不来的问题。我所能做的只是沏一壶咖啡，打电话跟爱丽丝简单地说几句；而我所能接通的也只是她的应答机。

接着马拉里就进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一本正经的便衣。马拉里刚刮过的脸容光焕发，他微笑着伸出手，像一个丢失了很久的孩子似的。

“啊，啊，凯莱莫斯！真让人想不到！”他欢快地说到。我立即明白了。原来他一到这儿来就知道我是这儿的保安主任，并且我正在这儿等他。他可是一直把我晾在一边呢。他只是在对犯罪情况了解得跟我差不多时才轮到问我。马拉里总喜欢摆出一副一无所知的样子，总是玩把戏般地问一些他早已了如指掌的问题。虽说这一点不受欢迎，但这是他的性格。不管怎么说，我见到他还是很高兴的。“啊，马拉里，还没晋升到交通部。我明白了。还不错嘛！你真好，还能屈尊来看我，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马拉里赞赏地点点头坐了下来。他连头都没转就引荐起他的搭档来了。

“海伦，来见见达西侦探。达西，这是海伦·凯莱莫斯。她和我在蒂尔菲尔德的案子中就熟悉了，这是达西到命案组的第一个案子，你们也会熟悉的。这件事没彻底处理之前我们都会常碰面。我是不是闻到壶里的咖啡味了？”我一边从咖啡壶中挤出三杯焦黑的液体，一边斟酌着弗兰西斯·马拉里和那位姓达西的没有名字的家伙。马拉里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他办事一直得心应手，现在看起来好像更加顺溜，更加稳定，既能胜任又很在行，并且——这根本就不公平——机遇也特别好。他现在已50出头，可头发还没掉光，下巴也没松垂；他总是在深更半夜起身，细心地刮脸，然后再着装打扮一番。一穿上他那带穗子的鹿皮鞋，他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拉尔夫·洛伦_的模特儿。就像计算机盘片的格式化一般，我觉得达西可能会成为一个极好的备份人员而充当马拉里的苍白的模仿者或者和他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的一颦一笑都不会溢于言表。至于说那桩案子……啊，对我说来，可不仅仅是一桩案子——你可以猜想，索妮娅·蒂尔菲尔德和我对对方都意味着什么。当那桩“案子”结束的时候，她和我也一起融入了夕阳之中。我们在西海岸的上上下下一起呆了两年，一直到她下决心和一个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职、名叫拉尼的金发男子在桑塔克鲁兹定居。我怎么能争得过？并且人家在海滨还有一幢房子。我不能争，我也没有争。在蒂尔菲尔德的案子中，我曾经捏着许多好牌，而我的任务也非常明确，至少对我来说。我猜我肯定让马拉里非常头疼。而在这桩案子中，我既没有好牌，也不了解情况，更没有我插手的分儿。我等着马拉里插手此事，或许他还会炫耀一番。我应该很清楚。

“海伦，你在这儿一定能帮不少忙。我知道你刚来，不过跟我说说你
知道的一切，说说你对我们手头这桩毫无头绪的命案有什么看法。”

我的天性可不允许我错过这个突破口。既然他准备乖一点儿，我也就顺着竿子进入问题之中。

“你知道是什么致他于死命的吗？”

他毫不犹豫地答道，“从官方来说，我们要等到医检出来之后才能知晓；不过，非官方地说，他的喉咙被弄破了。”他身后的达西不安地动了动，他不喜欢马拉里这么回答我的问题。马拉里可不管他，我这才意识到马拉里在向他那年轻的同事卖弄小聪明。现场示范，同时又把我们当成一个受训的笨蛋。我吃了一击。

“他是怎么死的，可不是我所问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致他于死命？”

哪怕是行家里手变换焦点，马拉里都能手到病除。“我们还不清楚。况且我们不知道的还不仅仅是这些。戈尔顿极有可能是在别处被害，而不是在找到他的那间房子里遇难……所以如果假设成立，那么他到底是在哪儿被杀的呢？为什么要把他的尸体搬过来？你对丽贝卡·戈尔顿怎么看？我是说她的供词。”

“她供出了什么？我不知道她跟你都说了些什么？她知道一些，肯定远不止她对我说的那些，只是她的心真的乱了，我敢打赌，冯也这么觉得。我也敢打赌我来的时候她对我说的正是复述了她漏嘴的话。”

“跟我说说。”

“比如她说‘他们干吗要杀了他？他可什么都没做过呀！’等等。你是说你还不清楚她那么说是什么意思？他们为什么要到一间空房子内去找戈尔顿？难道还没把她压垮？”

“关于这一点吗，她声称检查 1605 房间是冯的主意，他也没分辩什么，只是说他必须‘到处’寻找。谁知道意味着什么？但我们确实了解到其他一些事情，只是跟他们无关。第一，戈尔顿是一位环境律师，可能是条线索；第二，他债台高筑，可能是条线索；第三，经理克莱尔·哈伍德和保安主任尼基尔·达斯在戈尔顿蹬腿的当天晚上双双离开，原因不明，这可能是一条线索；第四，海伦·凯莱莫斯却在同一时间到达了现场。是巧合吗？啊？”

“环境律师，呃！还带点儿政治味；怪不得你这么好呢，在弄清陷阱的确切位置之前，千万别迈错步子。至于说巧合吗，哈伍德和达斯前脚离开，我后脚就来了，这可不是巧合，而是一个前后顺序的问题。总的说来只有一条，戈尔顿这个时候死亡是不是巧合？这我也说不清。兼而有之吧。所以你还知道些什么？死亡时间？邻居？”

“那层楼面上没一个人承认那天晚上知道或听到什么，就这些。至于说时间吗，啊，医检私下里猜出他见到尸体二十四小时以前戈尔顿就死了，所以可以算是昨晚十点左右。为了保险起见，前后再给出两个小时。这就是很有趣的地方：哈伍德和达斯两人昨晚都应该离开，但没人承认看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离开这幢大楼。”

“你在损我吧？干吗老是哈伍德和达斯？是不是瞧他们俩不在场你就跟他们过不去？也许他们刚离开，戈尔顿就遇害了，不是巧合呢，也许那个杀手已经算好了哪一个笨蛋警察就会这么推论，一算就算出来了呢。”

马拉里倒不在乎，达西可受不了了。他清了清嗓子说道：

“凯莱莫斯小姐，这份顶替达斯先生的工作你是怎么得到的？据我们了

解，你可不像以往那样由钻石开发公司的头头派来的。是哈伍德夫人直接雇你的，是不是？你们俩互相之间了解多少？”

这条小公牛。马拉里仰靠在那儿瞧着我如何应付他，我答道：

“韦恩·蒂利昂还能讲话，是吗？既然是好戏连台，你肯定想知道冯把蒂利昂当作是上峰派到钻石广场来的钉子。你问过他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吗？他具体的工作是什么？”“我们正在调查蒂利昂。好了，回答达西的问题。”马拉里威风凛凛地插了进来。我还能受得了。

“我和克莱尔几年前曾有过肉体关系。目前是一点儿也没有。克莱尔·哈伍德准备带着她的孩子去度假，而尼基尔·达斯又准备上路去印度看望他姐姐，因此我就给拉过来了。我所以接受这份工作，是为了能帮助克莱尔，并且我在这座城里也找不到更好的活儿了。因此我就坐收薪水，而所有工作都由冯来处理，我还没见过丹尼斯·戈尔顿。第一次见到丽贝卡·戈尔顿也只是在她丈夫死了之后。我到这儿之后见到的不过是那些工作人员——冯和那些保安人员，还有蒂利昂，但还没跟他搭过话。我猜想可能是见了就烦。就这些。”

“好了，别扯得太远。还有好多呢。”

马拉里还是不让我安心。

“我不会走远。噢，还有件小事，戈尔顿好像最近出了件小车祸。也可能有联系，有点儿价值呢。”

“好极了，好极了，谢谢。”说完他们就走了出去。达西瞪着眼睛朝我这边偷看，而马拉里还是那副平静安详、松松垮垮的样子，虽说都快三点了。

爱丽丝凌晨时分一到家就给我回电，把我给搅醒了。我没问她去了哪儿，她自己也没说。我们谈的都是那桩命案。即使我让她一次又一次地吃惊不已，我们的交谈还是停不下来。

“那么你那老相好马拉里又是一个种族主义警察，是吧？他们肯定会把这事儿栽到那个东印度人身上。”“别扯淡，爱丽丝！他可不是我的相好！我们那时候只是在一起工作，这并不说明我要对他负责。不管怎么说，我看他也不见得比别人更加种族歧视。警方肯定会去调查尼基·达斯，但他们也会调查克莱尔·哈伍德。这可以理解。他们谁都没出来录口供，况且他们离开的时候正好是案发时间。你怎么想？”

“是啊，是啊，正像你说的。不过我敢打赌，哈伍德这个女人看上去像是没事儿似的，可警方却又盯着那个印度人。你不打算做点儿什么吗？”

“做什么？”

“哈，当然是破这桩命案！好了，海伦，别拗了！你是个侦探，是不是？这可是你的拿手好戏。我曾见过你办案子，我知道。”

早晨五点半的时候想兴奋起来可不那么容易，尤其是三点钟以后才上床睡觉。我不愿和爱丽丝再争论什么马拉里或是达斯或是种族主义者或是我做侦探的本事。我除了觉得烦之外，可没觉着奉承。

“爱丽丝，这会儿可是一大早呢，就是去调查也太早了，别这么催。我会力所能及不使任何人给草草地判上谋杀罪而给送进牢里，我向你保证。并不是我觉得有此必要，但是我还是向你保证。就这样吧，我得好好睡上一觉之后才能着手去干，所以先谈到这儿，好吗？”

我毫不掩饰我声音中的怒气。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你说得对，非常对，非常抱歉打扰你。先歇一会儿，明天给我来电话，好吗？我想你，亲爱的。现在我倒希望你别插手这事儿了。”

“我也想你，但是如果我不插手，那些警察就会全都把持在自己手里。你肯定不愿意这样。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呀。”爱丽丝大笑起来，她经常这么莫名其妙地大笑一通。“噢，海伦，我爱你。晚安亲爱的，睡个好觉。”到底怎么了？又有什么可笑的？当我一下子仰倒在枕头上时我还在纳闷。爱丽丝啊爱丽丝。我想她此时正在市中心的一幢小公寓中裹着她那黑色的做工精致的棉被坐在床上——爱丽丝看不上弹性纤维——抓着话筒；也许她的另一只手正拢着她那卷曲的乌发或摩着她的左膝，这个动作又时而会令她骚动不安……而现在，她全身赤裸，那洁白的肌肤，比我的还要白的肌肤，给紧身衣的接缝衬得更加白皙；她的屁股蛋周围有一圈粉色的勒痕，那勒痕渐渐消失在她的股缝之间；她那光滑浑圆的小腹上露出青色的血管，一直向下通向她的大腿内侧；她的肚脐眼中，她的胳膊弯里，尤其是她的双乳下面都汗津津的，带些咸涩，这我都知道。她那留在我记忆中的体味盖过了一切，我渐渐地沉入梦乡。

刚过三个小时，我就给叫醒了。我根本就不想起来。喝了两杯咖啡，我才勉强去冲了个澡穿上衣服。我刚要抖平我最好的衣服上的皱褶，这时电话铃又响了。来电话的是山姆·冯。我纳闷，头一天晚上他到底上没上过床？“格兰登宁先生来了。他想见见你，马上来。你一准备好就——”

“就上路。他在哪儿？”

“在经理办公室。蒂利昂正陪着他。”

嚯！又是蒂利昂！幸亏冯预先通知我。刚刚九点半，竟然有一个大老板和一个小耗子来谈论戈尔顿被杀之事。我即刻来到楼下。

詹姆斯·格兰登宁仔仔细细、慢条斯理地打量着我。我反正无所谓，我也同样仔细地打量着他。我曾猜想对方是个标准的暴发户，我猜得也八九不离十。也许他比我想象的更年轻一些，穿着更正板一些，珠宝戴得多一些，领带更花哨一些。他那张马脸上长着一只很长但很秀气的鼻子，灰色的眸子非常明澈，精修过的小胡子很可爱。他毫不客气地坐在克莱尔的椅子上，两只胳膊紧紧地撑在空无一物的桌面上。站在他身旁的正是韦恩·蒂利昂，好像在悄悄地追问他。他还穿着昨天的衣服，我发觉那衣服在肩膀的地方缩得太紧。他很可能经常锻炼，显示出健美。蒂利昂不像格兰登宁那样显得踌躇满志的样子，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两人都露出一副惶恐不安的神情。

过了一会儿，格兰登宁才开始说话。他先照旧清了清嗓子，“谋杀……太可怕了，最不幸的了……那些无辜的人却要痛苦万分……警方正在想方设法，不过——”不过？我这才开始用心听。他终于想说点什么了——“管理的责任就是要保护我们的投资者。我们必须保证不能泄漏那些有损于钻石楼的将来的东西。戈尔顿先生曾当众表示，我也想加一句，这份产业正由他的环境小组进行调查。啊，当然，我们也得适当地多加小心。我相信，韦恩只是做些叫他做的事，无论如何也不会跟戈尔顿的命案有牵连。但还是应该看表现。韦恩在钻石楼一期工程的角色可能被人误解。警方已经指出一些戈尔顿命案中与韦恩和我们的合作财东有关的但还没有解开的疑点……但是正如我所解释的那样，这些都是完全正常的。可是与他的命案根本就没有关系。”格兰登宁突然打住，看看我有何反应。

“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

“啊，我希望你能帮点忙。你现在是为我们工作。克莱尔雇了你，当然是经过了她的同意；她曾对你的本事和经验大加赞赏呢。”

噢，天哪！我心想，要是他知道克莱尔大加赞赏的只是我在那方面的本事和经验，那可太绝了！一想到这些，我就无法集中精力去听他说些什么。

“当然，正在通知我们的律师，这里所有的人都集中起来了，我肯定能把这件事了结掉。不过，我突然想起来，像你这样经验丰富的职业调查员，又拿着我的薪水，应该能在这桩不幸的事件中起些作用。去跟警方周旋一下，和这儿的人谈谈，并且随时通知我们，你明白吧！也希望能查清这桩骇人的命案与钻石楼的管理层或任何职员都毫无瓜葛。你站在我们这边吗？”

“如果你是说我不明白，我当然明白，你想叫我把你和韦恩从困厄中解救出来。如果你是说我干不干，那得看情况。”

根本勿需旁敲侧击去弄清他的意图。如果他不喜欢，那就太糟了。我可

没欠他或钻石楼或蒂利昂什么。“看情况？看什么情况？”

“就看我能弄到怎样的口供了。比如说戈尔顿凭什么要挟你的？韦恩在这儿的具體工作是什么？你想让我帮你置身事外，那么我就得弄清是怎么牵连进去的。不然的话那可没辙。”

我突然意识到，格兰登宁对我搞调查的本事如此令人意外地相信，肯定与我和马拉里曾经是老相识这一事实有关。我敢打赌刚过了一晚上这些话就已经传开了；我也肯定我已被人当作是警方的同路。关于这一点，我实在不想让格兰登宁先生产生误会。

“有道理。那么好吧。丹尼斯·戈尔顿是多伦多地区一个名为‘安大略生态监督’的环境调查组的法律委员会委员。他们的标志是一只猫头鹰；你可能在飞艇上或壁雕上见过。他们曾办理过几桩土壤污染的案子，而在不久前他们还代表一些租户把一个地产所有人送上了法庭。不过，我很高兴地说，他们输了这场官司。因此‘安大略生态监督’急需挽回名声。他们需要资金，赢得某种胜利。只要采取某种旗帜鲜明的行动就会让他们获得必要的宣传，并且发挥出他们反对开发的疯劲来。我肯定你很熟悉这些调查组的运作方式。于是钻石楼就成了这类人的首要目标，我们这些开发商就会受到责难，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调查我们就肯定会公之于世，公之于世对他们有好处，对我们却是糟透了。我们一旦受到新闻界的批评，我们就会延期，反对进步的左翼政客和别的混蛋都会来浑水摸鱼，那么多少年来来的计划和准备，数百万的金钱就会面临危险。所有这些都是因为‘生态监督’这样的调查组啊。”

“嚯，饶了我吧！别说得那么惨。那么戈尔顿呢？他对你做了些什么？”

“他对我们倒没做什么！事实上，他的调查组已放出风声，说他们正在调查一些准备开发的地产，找出这些地产中的毒性废物、重金属或诸如此类的土壤污染的证据。如果真是那样，就可以证明这些地产都存在土壤污染，那么这些地产在几年内就必须废弃不用，也许是永远废弃。其中一块地产正是我们将来的二期工程地块，就在门外，从楼上你能看到那块地产。这块地产曾经是都富林401高速公路以北的工业区的一部分，由政府划分出来建造民居。我们正在从原先获得这块地产的公司手里买过来。我们受托开发二期工程，稍有延期就会导致致命的后果……”他竭力想停下来。我说道：“致命的，呃。怪不得你今天一大早就起床过来了呢。冷不防咻的一家伙给卷进了谋杀案当中，并且还有一个令媒体趋之若鹜的动机。真是一场大众恶梦呀。蒂利昂怎么会在这儿？她是从哪儿来的？”

我们俩都望着蒂利昂，他却一言不发地盯着后面。“我们必须弄清楚戈尔顿在干些什么。他这个所谓的‘调查组’到底怎么样。我把韦恩·蒂利昂雇来就是为了盯着他。韦恩以前曾为我和我的伙伴们干过。他很能干，当戈尔顿一家搬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把韦恩安插进来做克莱尔·哈伍德的助理经理。因此他到这儿来是有理由的，也有门路。”

“好极好极！门路——换句话说，就是指进入所有房间的钥匙。你间隔多久翻一次戈尔顿的公文箱，韦恩？你找到了什么？他是不是发现了你这么干于是你就杀了他？”格兰登宁坐在椅子上紧张兮兮地往后靠，而蒂利昂却在桌子对面向我这边冲过来。

“已经够了！”蒂利昂差点儿把唾沫溅到我脸上。“我根本没碰戈尔顿那个滑头律师！确实，我可以随时检查他的公寓。可是你知道吗，我是应邀而入的。丽贝卡真的喜欢我。我还需要解释吗？”

他挺了挺腰板，然后转向格兰登宁继续说道，“干吗要把一切告诉她？我跟你说过别担心，警方抓不到我的把柄。”格兰登宁显得有点儿不安。他也该不安了。既然你雇了这么个反派角色，你就得和这个反派角色周旋。对他说来，性的问题也是新闻。而性总会变成某种可爱的主题，甚至成为较好的小报抄本。韦恩·蒂利昂是钻石楼专门雇来盯丹尼斯·戈尔顿的。要是《多伦多太阳报》登出韦恩与那个悲伤的寡妇间的关系，那么“土壤污染”问题就会被压下去。要是此事的前前后后都公之于世，格兰登宁和他的那些同僚就别想在多伦多做生意了，至少得一段时间。这许多的好事可不能错过。

“你可能也知道韦恩一直在搬弄是非。我并不想鸡蛋里挑骨头，但是昨晚他心怀叵测地跟警察对我下手。马拉里没买账，但是为了反击，我只好曲意逢迎；同时也指出，蒂利昂不大可能是个真正的助理经理，所以希望能好好问问我们这位罗密欧。”

为人所求总是感觉不错。

格兰登宁只好断然采取行动了，不过至于如何做，他也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韦恩老是放浑枪，必须防止他别再招来什么损失，而我当然能阻止他。我已经知道很多了，我也在现场，又有经验，还认识那个主管警官。我好像可以待价而沽呢，格兰登宁和我几乎同时都想到了这一点。谁知道韦恩是怎么想的。不过他的行为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他把档案夹子往格兰登宁面前的桌子上一摔，说道：“这就是我查出来的有关戈尔顿对二期地产的调查情况。至于其危害性，你比我更清楚。从现在起，我会闭上我的臭嘴，但是别忘了，所有这些我都有拷贝文件，要是警方来找我，我还会向他们编故事。可爱的吉米，我希望你明白你跟你这位娇滴滴的私人女侦探都干了些什么，但是她最好也闭上她的臭嘴，别让我再看见她——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他笑了笑，像剧中人似的晃着结实的双肩大摇大摆地走出房间。

“怎么办？”我一边问格兰登宁，一边伸向那个档案夹子。格兰登宁一手按住夹子，摇了摇头。

“算了，算了，海伦。希望你介意我叫你海伦。好的好的。你办事用不着这些材料。只是别忘了，你在为我工作。”“好的，不过有关戈尔顿和‘生态监督’方面，希望你别对我密不透风；不然的话，你就别想让我来调查这桩毫无头绪的案子。消息来源不应只有一个。我们还是先查清一件事吧。你想让我不走漏韦恩和戈尔顿家的关系，一点儿都不走漏。我不会把它捅到传媒那儿，但是马拉里必须知道，要是他还不知道的话。至于这个消息他怎么处理，那只能由他。不过如果你想谈谈如何控制损失，就来找我吧。”“控制损失。对，正是这样。我们该怎么办？”“首先，你能把克莱尔召回来吗？警方一定在想方设法找到她。我要先和她谈谈。”

“克莱尔？她跟这有什么关系？不过她一定把地址留在我办公室的秘书那儿了。我来打个电话查一查。”我静静地等着他拨号接通他秘书的电话。不一会儿，我就拿到了地址，如果你可以称之为地址的话——那只是在莫斯科卡乡村小路边的一只信箱号码。

“没有电话？”

“猜是没有。”

“啊，这就意味着最先找到她的会是警方。我敢打赌，眼下马拉里肯定已经叫安大略省警署派人到那儿去了。算了，我们另想办法。让她取消假期回到这儿来上班，这样能让你有机会把韦恩‘调任’别的职务，只要不是太

显眼就行。警方可能不同意这么做，但他们不会坚持让他呆在钻石楼。当然他们也可能拘捕他，不过我看还不至于。除非他们找到什么非常确凿的东西。”

格兰登宁望着我。

“我明白了。还有什么？”

“噢，戈尔顿是被人谋杀的。假设不是你干的，也不是韦恩·蒂利昂干的；假设也不是你的手下人按你的旨意干的，那么会是谁干的？警方会像一群蝗虫一样去查遍每个人，一大批无辜的人或许不会受到伤害，而另外还有一些想掩饰起来的职员会在大众面前曝光。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情况就是这样。因此还有别的人吗？这也是我最需要克莱尔的原因所在。她对现场的许多可能因素了解得多一些。赶快找到线索，我们就会掌握时机，获得主动，那样的话，有可能减少一些痛苦。”

格兰登宁不耐烦地晃着脑袋。

“见鬼，你以为我今天上午到这儿来干吗？你在听我说吗？我要尽快结束这场调查，我不相信警方不会避开而去调查韦恩以及我们与‘生态监督’之间的麻烦。不管怎么说，为什么一定是内部的人干的？难道就不会是外面偷偷溜进来的杀手？”

“别这么想。”

“好吧，那就着手去办这个案子吧，还要保持联系。”“这就对了。”

“好吧。”他伸出手，我们握了几握。

刚来钻石楼 24 个小时,我就从一个光荣的保安人员摇身变成了一桩命案的侦探;当然还是为钻石楼卖力,只是从权能上讲感觉好极了。一想到爱丽丝,我就不禁想笑。她要我插手此案,是为了保护那个她从未谋面的尼基·达斯,防止他因为是个“明显的少数民族”而被警方无端地送进监狱。格兰登宁要我干这桩案子是因为他怕警方挖出钻石楼许多丢人的内幕及其与戈尔顿之间的交易。要是让格兰登宁和他的那伙人都卷入这桩命案中才叫爱丽丝拍手称快呢。就格兰登宁来说,把尼基·达斯当替罪羊很可能行得通,虽说他更希望从外面弄一个人来做冤大头,而不是自己的雇员。但是摆在我面前的却是一大堆毫无头绪的线索。我上了 16 楼。一个穿制服的家伙跟我纠缠不清,但最后还是给说服了——我到那儿可是有公干的。警方也不可能长时间地把人们赶出 16 楼之外。那间我到尸体的 1605 房间,门口仍然用黄色的犯罪现场警戒线拦着,不让人们进去。我知道可能有些出格,但我希望能再见一次长廊对面的 1607 房间的丽贝卡·戈尔顿。她好像不在家,很可能跟她的律师去市里了,或是给马拉里或达西带到一边去了。既然见不到那个寡妇,我决定从 1606 开始检查一下所有邻近的公寓。尼基给我的那张单子表明,1606 号和 1605 一样,都无人居住。可是当我用我的那串钥匙开门进去的时候,却发觉它并不像 1605 那样空空如也。显然这是一间样板房,每间房子中都摆满了配套的家具。警方肯定来检查过,但是却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曾找到令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我首先发觉的是一股怪味,卧室里的那股怪味;我觉得和头一天晚上我在戈尔顿尸体上发觉的那股味道相同。今天我可以慢条斯理地确认一下。是香水味?青草味?化妆品味?清洁剂味?药味?还是香料味?——似乎很熟悉,但想不起来属于哪一个范围——薰香味?薰香!不是薰香但是已经相差不远了!我在床上坐下,我豁然一惊——是烧过的蜡烛味!

我着手彻底搜查那间第一眼看上去似乎无人居住的原始公寓。我知道他们肯定去过那儿,便找到许多警方所不注意的曾经有人住过的迹象。窗台上留下一滴蜡烛;桌子上有一圈粘乎乎、甜丝丝的东西,还有杏仁的味道;床罩中央及四周都皱了,肯定有人坐过。这些迹象说明时间不会太长,因为这地方经常打扫,一直保持得很洁净。克莱尔应该知道上一次的正当用途。某一位潜在的顾客最后一次光顾这儿是什么时候呢?等我一见着她,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个明白。回到大厅,我自己埋头沉思。跟 1606 相邻的是 1608,已经订给了一个叫乔依斯·多斯勒的人。电铃不响,我敲了门,也没人应。于是我走过 2 个标有“服务”字样的门口,然后又走过一扇没有标记的紧锁的门,转过拐角,在 1609 号门前停下,使劲地去想这个号码怎么这么熟悉。等我刚想起来,这时门也开了。那人肯定就是梅尔希奥·罗慕鲁医生,那个邋遢车牌的主人。他快活地微笑着邀我进去,话语之中夹着一丝难以发觉的地方口音,至少我不大听得出来。“进来吧,请!给你来点儿什么?也许是咖啡。我猜今天早上你一定没空吃东西。詹姆斯太没脑子了。我们正好在吃早餐,和我们一块儿吃吧,爱琳娜!”原来他知道我跟格兰登宁碰过头,并且根本没在意我已得知他消息很灵通。房子里有两个女人,罗慕鲁朝其中一个招招手,她走向前来,伸出双手握着我的手。

“海伦·凯莱莫斯!真高兴见到你。久仰大名啊。我是爱琳娜·德莫拉德。坐下吧,和我们一块儿吃一点。乔依斯,这位是海伦·凯莱莫斯,我们

新来的保安主任。海伦，这位是我们的邻居，乔伊斯·多斯勒。”

说我非常感动未免打些折扣。不仅是因为受到意外的欢迎，更多的是因为那地方和那些人。首先这并不是普通的共管公寓，而是两套公寓，一间正处在拐角上，正好连在一起。起居室异常宽敞，一面墙上全部都是窗户，另一面墙上全镶着玻璃镜，使得房间更显雄伟。房子曾经装修过，我猜是装修过，但细微之处却看不出来。着色给人的印象极为强烈，使我都无法集中注意力，但色彩本身并无异处，只是使用色彩的方式。它们从白色渐渐幻成浅灰色，实际上仍是单色调。想描绘一番整体效果可不是件易事，互相渲染，互相渗透，可一切都处于无形之中。地板，地毯，墙壁，天棚，桌子，椅子，沙发，图片——没有映衬，没有分界。面向东南方，让人顿觉微风拂面，阳光灿烂，穿过去就如同趟过一片水影，好像是置身于废弃的水下游艇中。

只有两件色彩鲜明的东西，映在墙壁的镜子上，在看似单一的色彩中显得极为耀眼。一件可能是一只巨大的花瓶，很难具体地说清楚。大约有五尺高，像一只椭圆形的蛋，但是通体碧蓝，是那种电火花发出的蓝光，那种只有在梦里或热带鱼的鱼鳍上才能见到的蓝光。另一种是一幅壁挂，一种以鲜艳的珊瑚色编织而成的粗糙的挂毯。这两种令人炫目的亮色，丝毫没减弱那种由白而灰的效果，反而使这个地方更具某种令人惊叹的如水族馆般的味道。

而住在这里的那两个人与这叹为观止的舞台也极为相配。爱琳娜·德莫拉德，不管她的真名叫什么，是一位妖媚十足的尤物，一个麦当娜式的人物。淡黄色的金发从两肩直泻而下，颀长光洁的棕色四肢优雅地从她那米黄色的休闲服中露出来；那丝质或诸如此类质料的休闲服显得华贵而柔顺。她没戴什么珠宝，脸上就是化过妆，在我眼里也不甚明显。我原以为她的眼睛是蓝色的，但是不，而是浅棕色的，或黄色或别的什么颜色。真让人服了！但这些都算不得什么，最让人心动的是她的举手投足之间——并不是你想象的那般倦慵无力或规规矩矩，而是活泼可爱，像个年轻的小伙子似的。

我想象不出还有谁会比梅尔希奥·罗慕鲁医生更不像一个正宗的牙医。他身材高挑，瘦骨嶙峋，简直是一副憔悴相，可是却宽手大足，指节突出。难以想象这样的一双手伸进人家的嘴里该是怎样的一种感觉。他那油光发亮的黄发向后拢着，就像一幅三十年代的漫画像。稀疏的几根小胡子贴在脸上，下面是肉墩墩的嘴唇和大黄板牙。但他的下半脸不大显眼，因为最惹人注目的还是他那副宽大得像门板似的眉毛，就像斯大林的眉毛一样，简直就是一条笔直茂密的黑毯子挂在一双贼溜溜的像煤球似的小眼睛上！他那副尊容仿佛是由三个不同的脸相拼凑而成——上面是头发，额头，接着是眉毛和眼睛，然后是鼻子以下到尖下巴这部分。装饰着这张怪脸和身体的是一套比较合身，裁剪非常奢华的套服，看上去似乎是亚麻布料，灰色中带有棕色的纵条。他光脚穿着一双布面平底布鞋，没打领带的衬衫直扣到顶。右手戴着一只巨大的圆章戒指，婚戒是一只宽边金环。我确实花了几分钟才把这些尽收眼底。当时我们这些女人都坐在柳条椅中围在一张上面摆着灰色铁石器皿的柳条桌子四周。在我的左边，转门直通到那间看不见的厨房，罗慕鲁就从那儿不见了影子。我猜想，款待我们的是在早餐间，其他什么地方一定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正规的餐厅，可能是在另一套房间里。

在爱琳娜倒咖啡的当儿，我才想到房内的第三个人：乔伊斯·多斯勒。我隐隐记得冯曾提及她跟我们前一天晚上在大厅里看到的那两个少年有关；

一个是她的儿子诺曼。这好像是许久以前似的。

乔伊斯·多斯勒坐在对面桌上，带着一种傻兮兮的兴趣盯着我。刚过不惑就残花败柳了，她显得跟这儿奢华的装饰格格不入。她做了发型，施了粉黛，那身休闲服倒是很适合在郊区的家里用早餐，只是其质地着实不怎么样。鲜奶油蛋卷和新月形小面包递了过来，再加上黄油，蜂蜜和果酱，苹果汁及瓜片。不一会儿，梅尔希奥就端着菜肉蛋卷出来了。我欣喜她注意到，我们的主人对早餐的品味也与平常无异，不过也没有草莓和青梅。在早餐时利用这么长的时间足可以适应这些色彩。我不知道他们晚餐会用些什么，也许那个正规餐厅里色彩又是不同的搭配。梅尔希奥·罗慕鲁是个非常厚道的主人。他先是努力谈了好久家常。他自己就善于聊天，并且有意识地从中寻找乐趣。乔伊斯·多斯勒压根儿就没这种意识，她转向我，提出的问题也冲破了她那刻意粉饰的表面上的闲聊。“凯莱莫斯小姐，谈谈那件谋杀案吧！你知道的肯定比我们多，务必请你谈谈！警方真的要拘捕丽贝卡？配偶总是先受怀疑，是不是？我的理查德老是这么说。”关于这桩命案，我怀疑我是否真的比这三个人知道得多，只不过我知道一些别的情况，一些梅尔希奥和爱琳娜也都想知道的事。

“我了解得也不多，不过我见过尸首。至于说拘捕吗，对不起，警方也不相信我。不过是的，配偶是当然的嫌疑对象。你相信是戈尔顿夫人杀了她丈夫？”我十分礼貌地答道。“噢，乔伊斯，谈谈你的看法吧。你比我们任何人都了解戈尔顿一家，不是吗？戈尔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婚姻到底怎么样？”罗慕鲁突然插进来。我总觉得他对戈尔顿夫妇及其婚姻有独到的见解，而现在却在套多斯勒的话。是为我好吗？

“噢，亲爱的，我也不清楚。他们好像是一对恩爱夫妻。在可怜的理查德去世之前，我们曾邀请过他们参加过一次聚会，我们俩都喜欢他们。理查德是我的丈夫，你知道，现在我也是寡居。不管怎么说，他认为他们俩都是非常精明的律师，理查德知道此类事情。我记得他曾说过丹尼斯·戈尔顿为一个可笑的环境小组工作，真是可惜，那样他赚不到钱。事实也是这样，他们家是靠丽贝卡赚钱。理查德觉得那也不是个办法，我是说女人家赚得比男人还多。理查德还是信奉传统的价值观。”

多斯勒又吃着蛋卷，至少当时一阵子饶了我们，使我们不用再听“可怜的理查德”的高见。

“嚯，那一定是在你们搬到这儿之前了，乔伊斯！真巧，你买的房子正好就在他们的隔壁！”罗慕鲁说道。“噢，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是我先买了这儿，他们是后搬来的。我还以为你知道呢，梅尔。”多斯勒说道，显然她很惊讶。

罗慕鲁确实知道。他那毫不委婉的说辞无非是为了我。再说，这也实在是个巧合，无论谁先谁后。

“啊，丹尼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专心致志的为人。我不大熟悉他，但他对‘生态监督’所做的一切实属尽职。对他说来，那不仅仅是一份工作。难道你不这么看，梅尔希奥？”爱琳娜也加入了论坛。

“既然你问了，我就说说吧。丹尼斯·戈尔顿最想干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挽救地球上的生命，”罗慕鲁说道，然后又戏剧性地停了下来。

“另一件呢？”乔伊斯·多斯勒问道。

“另一件是拥有一座装饰华美的住宅！”

“你在开玩笑吧，梅尔！你怎么这么爱讥讽人！丹尼斯可不是个假装爱护环境的伪君子。海伦，别听他的。”“我并不是说他是伪君子，就像许多十分诚实的人一样，他也想得到自己的蛋糕。他在行善的同时也想过得好一点；拯救世界，同时又不放弃任何的舒坦和特权。”“按你这么说，这就是他被杀的原因，罗慕鲁医生？”我问道。

“完全正确。叫我梅尔吧。”

我带着一大堆疑团回到自己的居所。今天我所听到的一切让我急于跟丽贝卡·戈尔顿谈谈。我不知道马拉里跟她怎么样，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找我。当然他很忙，有些案子让你去搜集线索。这个案子却处处都是线索，只是毫无头绪。他和他的助手们只好一条一条地理下去。我可不用。我不能干也不会这么干。我也不能漏掉什么，否则我就会陷入窘境，进退维谷。

在上午这段时间里，我从格兰登宁、蒂利昂、多斯勒和罗慕鲁那儿听到了许多马拉里很可能不知道的事情。他拥有所有的法医和常规的警方资料——死者姓名、死亡时间、最后一次露面时间、尸检报告、住址、工作地址；再加上他从丽贝卡·戈尔顿、职员、邻居，现在还很可能从克莱尔·哈伍德那儿得到的任何疑问，这些对我说来还可能是新闻呢。要是能进行一次非正式的情报交换的话，我们俩的日子都会好过一些。我也不用担心那些我无法跟踪的线索。问题是他也会这么看吗？

当然，我在尸体附近发现的那股似乎和样板房里的蜡烛味相仿的怪味，以及我在那儿找到的曾经住人的证据仍然属于我自己的小秘密。他也可能有他的小秘密，肯定是这样。不过，还是值得一试。

我回到房间听到电话留言。是冯的日常工作汇报。他想让我知道一切都处于控制之下，他只是回家换一件衣服，下午三点再回来值班。这样对他有好处。下一个是马拉里在找我。他得尽快地见到我。太棒了！接着是爱丽丝。她只是让我打个电话。啊，我也想见她。既然冯这么热心肠，我觉得我就不该当逃兵而在城里呆上一夜，不然的话，人家就不会把我放在心上。于是我回电，在她的应答机里留言，让她等着我。

那么下一步呢？我觉得我最好还是摆个样子干一点儿我那分内的保安工作。在回办公室的路上，也就是相隔两层的楼面，走过那几百米的褐红色地毯，我就不下六次被那些居民拦住搭话，要我讲一些有关命案的事。显然他们已经搞清楚我是干什么的或是来顶替谁的。还有一些心地不坏但头脑固执的加拿大佬——我敢肯定他们从来就没跟达斯搭过话，除了极有可能的抱怨之外——总是在电梯里或走廊上口若悬河地——当然不是相互之间——讲个没完没了。再没什么能比得上当地出了命案更能消除人们之间的隔阂了，我心想。

最后，我只好返回到了我那平静而安全的保安处，希望能跷起双脚，扪心考虑一番。可是我却看到桌子上冯留给我的六页备忘录。他报告了警方对他的审问，口供等等，写得非常详细。他相信上下级的指挥关系。我骂骂咧咧地坐下读了起来。信息确实很多。

我所查明的大多是消极证据，但并非不重要。警方准确弄清楚戈尔顿被害当晚每个人的活动情况。他们对达斯和哈伍德尤其感兴趣，想尽快找到他们。他们还想收集有关十六楼居民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议论，只是冯也不能提供多次帮助。在他看来，这些人只不过是些名字、面孔和住址。他们当晚的活动是另一回事儿。冯把他知道及发现的一切都告诉了警方，而有关韦恩·蒂利昂的更是稀里哗啦全捅了出来，况且问题还不少。这种人可不能轻易用啊。由于无法确定确切的死亡时间，也无法排定能够涵盖一切不测事件的时间表，因此调查工作暂时搁浅。按冯的看法，我推测那天当班的保安人员，包括赛莱娜·阿莫斯和冯本人，可以互相证明在整个可能案发时间他俩均不在

犯罪现场。而其他人则都拿不出自己不在现场的任何一种证据。即使是罗慕鲁和德莫拉德都不能互相证明，因为他们是各自回家的，又正好在可能案发的时间范围内。也没有人能证明丽贝卡·戈尔顿不在现场，而乔依斯·多斯勒大部分时间一个人呆在家里，直到她的儿子诺曼出现。冯不知道蒂利昂的去向，他整个晚上都没露面。

很多问题可能涉及到非法进入。外人进来，居民来来往往怎么会不被保安系统盯上呢？没有进不去的大楼，也没有躲不过的保安。警方明白这一点。他们想从冯那儿得到的是按他的看法谁能这么干以及怎么干。但不论他们如何向冯施加压力，可从他们自己那方面来讲，冯还是不能满足他们。他为人忠诚，又有内行派头。钻石广场塔楼一直处于最好的，只要钱能买到的保安系统的控制之下，尤其是在他姓冯的值班的时候更是万无一失。居民们也有可能在没有特别注意的情况下偷偷地溜进溜出，但那天晚上绝对没有任何外人经过他这儿，他可以保证。可悲的是，所有这份忠诚却无法使山姆·冯得到他的上司詹姆斯·格兰登宁的赏识。格兰登宁声称疑犯是与钻石楼无关的人。对此，冯认为这会使案子更加难办。

我刚看完冯的报告，这时电话铃响了。

“喂，海伦，我是克莱尔，你得帮帮我，求求你。我要跟你谈一谈。”

“当然，克莱尔，先别急，你在哪儿？好说话吗？”“问题就在这儿。我正在城里警察总署。他们在别墅里把我抓起来，直接带到这儿来了，所以我现在不好谈话，也不知道需要多久。我必须尽快见到你。”

“你肯定你需要的是我而不是一名律师，克莱尔？你出什么麻烦了？”

“见鬼，海伦，听我说！我不要律师，我没杀丹尼斯·戈尔顿，可是我得跟你谈谈。”

“好吧，好吧。你冷静下来。我打算今晚上到城里和爱丽丝住在一块儿。到那儿以后再抽空给我来个电话。我会去接你，然后再谈，好吗？”

我听见她挂上电话，也许因为有人，也许因为生气了，反正无从得知。不过，克莱尔现在知道了之后该怎么和我联系，假如她还想谈谈的话。

“陪伴我天涯海角，我会永远柔情蜜意……对……你的脖子后面这块小印迹是什么？搂着脖子亲嘴了，跟哪个……你这屁股在西半球可是无与伦比呢，你知道吗？是的，你知道，我以前告诉过你……你的腿干吗不动一动……另一条腿，不是这条？你到底是什么，是条章鱼？……我们歇一会儿吧，我都接不上气了……这次用不着担心毯子从床上滑下去……”

“不想做到底的事就别动手……噢！——”响声，说话声，噪声，喘息声，亲吻的嘘嘘声，难耐的呻吟声，屁响巴掌声，情欲亢奋的叫喊声……过了一会儿，我们都有些饿了。爱丽丝自愿一块儿去弄些吃的。我们此时在喝着第二瓶酒，毯子也放回到床上。我躺在那里，瞧着她光着脚丫子，一丝不挂地在厨房里忙活。单间公寓也有许多好处呢。

爱丽丝有一双深灰色的眼睛和黑色的鬃发，像鬃毛似的盖到额头上。她的阴毛竟不同寻常的又直又光泽，像她腿上的汗毛似的。她那一双秀腿更让我惊叹，轮廓分明的肌腱结合得美妙绝伦。她比我大约矮五寸左右，但她的体型极其匀称，使她更显得娇小玲珑。在爱丽丝身边，我简直就是一根讨厌的豇豆，瘦骨嶙峋，满身皱折。

这是我们几周以来最爽的一次做爱。也没什么可解释的。我们俩都很在行，也明白个中真谛。只是违反了现下流行的金言，不过最好还是别对某种关系进行细致的分析，人人都知道在显微镜下面生物会慢慢收缩最后死去。我们又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坐在床上，我们吃着冰箱里剩余的东西；我们用手指捏着食物互相喂着，砸着指头，发出非常粗鲁像猴子似的响声，不停地大笑着。即使是那些冰冷的，好几天以前的外卖中国菜吃起来都香喷喷的。

爱丽丝打着响嗝，四仰八叉地躺倒在床上，说道：“放荡够了，现在付晚餐费吧。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我已经知道个大概了，我现在想知道得更多一些。”

“还跟以前一样贪心，呃。好吧，听着。开始之前，有件事你听了肯定会很高兴，我现在正在为钻石广场塔楼公司的詹姆斯·格兰登宁先生破这桩命案。我的工作就是找出是谁干的，此外还要澄清不是格兰登宁先生或韦恩·蒂利昂干的，最好也不是公司里的其他雇员干的。难道这还不算好消息？”

“你在骗我呢！你可不能为这些人工作。”

“可是我已经帮他们干了。你以为是谁叫我当保安主任 签给我支票的，所以才有所不同？算了算了，我还以为你会高兴呢。我可以秉公把尼基尔·达斯从那些讨厌的警察手里救出来！”

“有时候我对你很失望，海伦。你很清楚我是什么意思。现在就着手去干吧。”

“你可不能开玩笑。嗨，我收回了！管他格兰登宁和蒂利昂能不能逃脱罪责。警方已经听到一大堆有关蒂利昂的闲话，并且准备对他进行调查，不管格兰登宁说什么。我猜想那地方已经被警方控制了，我可以把精力集中到别的方面。”

“哪方面？”

“我是指丹尼斯·戈尔顿‘生态监督’的工作，你知道这些都是环境生

意，二期地产和钻石楼公司。这些都给警方掌握了，我无法接近。就让他们去挖吧。”

“希望你是对的。”

“相信我吧。”

“那你准备把精力放在哪方面？”

“瞧瞧我要做的事情吧。首先，是那套样板房。想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我觉得戈尔顿被杀之前就在那间卧室里！也许他就是在那儿遇害的，然后尸体给移到隔壁的空房内。”“干吗要搬走尸体？那不是太危险吗？”

“当然，在公寓之间搬动尸体是有被人发现的危险，但是凶手肯定意识到要是把尸体留在那儿会更危险，所以这个地方肯定对凶手不利。你看，那套样板房内有漂亮的卧床，一切都显得非常诱人，是某种幽会的好地方呀。”我边说边朝爱丽丝飞了个媚眼，她也报之一笑。

“还是想你的正事吧。你是说这是一个小爱巢，是个幽会的地方！噢，我喜欢这样，这么个可怕的地方终于带一点性的色彩了。那么是谁呢？又是跟谁呢？”

爱丽丝很开心，她用不着考虑那些话语，只是从这些迷惑中找寻乐趣，找出答案。她拉过被子盖到身上，撑着胳膊又躺了下来。我坐在床沿，依然很冷静。

“是啊，最后又是‘通奸’——你怎么看？只是‘谁跟谁’还没弄清楚。很可能是丹尼斯·戈尔顿和某个人在那套公寓里幽会。我们不知道是谁，也不知为什么。不过我们可以假设与性有关，也可以假设这不是头一次。他的情人就是首要嫌疑对象。这就是为什么要把尸体搬到某一个中立的地方，比如说那间空房。”

“我们对丹尼斯·戈尔顿依然一无所知。因此他的情人可能是任何一个人，无论男女。到目前为止，这方面还是一片空白。然后呢，也可能不是情人，而是因为某种与二期地产调查有关的原因而跟公寓内某个人会面。要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干吗要搬走尸体？”

“无论怎么说，应该是产业内部的某个人，对吗？就是说是某个住在钻石楼里面的人。”

“或是在这儿工作的。”

“对，或是在这儿工作的。那么你看是谁？”“还排不出来。再说了，大侦探可不能把她知道的一切都抖落出来呀，也不能用她自己的看法来迷惑你。说真格的，我就怕是克莱尔。”

“克莱尔！你以为是克莱尔和戈尔顿……你以为是把她把他给干掉了，是吗？”

“我不是觉得，可谁知道？她给我的电话已经暗示了她已经某种程度地卷了进来。不然，干吗要毫无来由地惊慌？”“啊，你了解她，我可不。有没有可能戈尔顿是她的情人？”

“我也不清楚。我对她近来的私生活一无所知。我猜也有可能。当然还有别的可能性。”

“比如说？也牵扯到克莱尔的？”

“啊，一方面，她和戈尔顿会面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而不是性。比如说，也许她在帮助他，为他提供有关二期计划的情报。这就是说，他的行为是跟她的雇主唱对台戏，因此她想对此事保持沉默。”

“可是你说过是因为性的缘故！别让我失望啦！”“我仍然觉得这地方透出一股骚气。再说，要是公事晤面，干吗要点上蜡烛？但还有别的可能性。比如说，也许戈尔顿看见了某个像他妻子的人去了那套公寓，于是便跟踪过去。也许是因为他提供了某个人而被害的。”“你认为是这个韦恩·蒂利昂和丽贝卡·戈尔顿一起干的？如果是韦恩和丽贝卡解决了戈尔顿，韦恩干吗还要炫耀他们的关系？难道他真笨得连危险都看不到？并且克莱尔又怎么会卷进来？”

我又怎么能知道？我叹了口气。

“亲爱的，你知道我也不清楚答案。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理出那些有所帮助的问题。韦恩·蒂利昂，丽贝卡·戈尔顿和克莱尔·哈伍德他们都有疑点，但是还有别的。别忘了1609的那三个人，我跟你说过。”

“等一下，我记得是梅尔希奥·罗慕鲁，爱琳娜·德姆斯塔德，还有乔伊斯什么的……”

“是爱琳娜·德莫拉德和乔伊斯·多斯勒。”“对，对，那场面肯定非常妙。但愿我能会会这些人，在一幢郊区的高楼里难得碰上这类人。你真走运，但是告诉我，那三人是一道儿的还是什么？”

“你知道，我可从来没这个想法呢！乔伊斯·多斯勒跟其他两位好像是格格不入合不大来。她给我的印象是不怎么开朗、也没什么能力，是个中层的新寡。那只不过给梅尔和爱琳娜的爱增加一点儿刺激，或者干脆就是一种幻觉，但是你怎么觉得他们三人是一道儿的？”

“你真该研究一下人物专栏，比如说《当今》周刊。会让你大开眼界呢，但这件案子里不大可能，是吧？”“当时我可没这感觉，没有。我猜我一直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看来我也得像你一样花点儿时间提高我的文字素养，来增强我的思维能力。听着，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罗慕鲁关于戈尔顿想二者兼得的说法。我曾跟你说过，你怎么看？”

“那有什么奇怪的？人皆所欲吗，我们也会这样，不是吗？当然你是例外。还有这个人，梅尔希奥。你跟他肯定有许多共同点。有时候你非常可爱也非常传统，海伦。”“所以当我指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你就笑话我，呃？啊，我真该死！”

“我也没别的法子呀，亲爱的。”

“很好，因为我不改变自己。这是不是代沟，还是其他什么？教教我。”

“可能是吧，那个罗慕鲁多大年纪，你从未说过呢。”“跟我相仿吧，我猜。你可能是对的。天哪，天哪。这并不是我不想兼得，你知道。只是照我们的经验来看是不可能兼得。也许这就是年纪不同的地方。回到正题吧，我觉得梅尔·罗慕鲁关于戈尔顿想‘为善而善为’并不是一般的说说而已。他还特别提到有关‘豪宅’的事。现在就连你也得承认在做环境保护者和想得到一套豪宅及其他之间存在某种冲突。当然，在某些方面，你只能‘善为’而不是‘为善’，反之亦然。无论如何，你非得选择不可。难道不是这样吗？你这个过于乐观的家伙？”

“我不想费口舌。我们只是假设戈尔顿妄想得到钱财，并且瞅准机会就变节了，或者已经变节了。这一些罗慕鲁又怎么会知道的呢？”

“他知道的肯定比他讲出来的还要多。最后都集中到一点，那就是戈尔顿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罗慕鲁好像对戈尔顿有些成见。另外，我敢打赌，他对钻石楼所发生的一切知道得不少。”

“这个罗慕鲁怎么样。他挺有钱，是吧？”

“很可能。那又怎么样？”

“那样的话，我想多了解一些他的情况。别把他给漏了，还有他可爱的夫人，这个爱琳娜。”

“时机未到呀。”

“海伦！已经谈得够多的了。过来来一段摇滚吧！”我们没能坚持多久。不一会儿，酒劲发作了，我们勾腿搭背地沉入梦乡。我搂着爱丽丝昏睡的身子，记得最后才想起克莱尔还没来过电话呢。

我不记得上次发这么大的火是什么时候，但这次，当我第二天早晨回到我在钻石楼的公寓时，我发现里面给翻得乱七八糟；四名警察正在一点儿不漏地搜查尼基尔·达斯的東西，包括每一张纸，每一本书，甚至连厨房里的坛坛罐罐都翻了一遍。主事的是达西，而马拉里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我进去的时候正好撞见他们，于是我大光其火。“瞧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你们没有权利到这儿来。这地方现在是我的。我好像没允许你们搜查呀。”“非常抱歉，凯莱莫斯小姐。”达西嘴上这么说，可脸上一点儿歉意的表示都没有。“昨晚我们找不到你，谁也不清楚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不能老是等下去，你知道，所以我们决定今天上午无论如何也得干了。”

“老是等下去？可你们干吗搜查这个地方？大楼里每间房子都要这样吗？”

“不，当然不是！好了，凯莱莫斯小姐，没必要这么生气，你的东西都给放到了一边，连碰都没碰。”

“你还真不错啊！可是这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达斯先生不在的时候，你有什么权利来搜他的公寓？你经过他许可了吗？”

我越想越气。肯定出什么事儿了，瞧达西对我笑的那副样子，就像一只给鸡拜年的黄鼠狼似的。

“我们得到消息，让我们相信达斯先生可能与戈尔顿先生的命案有牵连。这就是我们所需的根据。”

你可不会喜欢打官腔吧？一切都安排得滴水不漏，根本无法见缝插针。

“马拉里在哪儿？”我不想再跟这个名叫达西的小丑谈下去，以防我做出什么让我后悔不及的事，比如唾他的眼睛。他站在起居室的过道上，足足比我高出六英寸。我听见一个警察在他身后吃吃地笑着。他在那儿哗众取宠呢。“马拉里探长在楼下开会。我会告诉他你在找他。”“你倒是推得干净。我会找他的。我也要你、你们所有的人在我回来之前统统给我出去。”

“要是不呢？”达西眼皮一翻，讥讽地回敬道。不过我可等不及了。

在电梯里，我再次——可不是头一回呢——想到，要是多伦多警方任用提拔像达西这样的蠢驴以及像马拉里那样小聪明的警探，那会怎么样？现在的当权者是否也把这看成是警方博取社会欢心的精心之作？警员大多仍由白人男性组成，难道这还不够糟糕？他们这些人难道也这么糊涂？公平地讲，我知道达西对马拉里来说也是一个问题，远比我或对其他市民更甚。这并不是说好警察都会出乎意外地讨厌其他人种，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是关系到警察之间能否通力合作的问题，要防止一粒老鼠屎臭了满缸酱呀。我还像以往一样一遍一遍地在心里骂这些臭警察。谁都无法逃脱死亡、税收、惯例等无言的奴役，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得为此苦于奔命，我总是这样告戒自己，也总是让我焦躁不安。

我只希望见见马拉里并和他谈谈，这样能让我感觉好一些，至少能理清尼基·达斯一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希冀只是愚蠢之母了。

马拉里正在保安处，坐在我的办公桌上，根本不是开什么会，而是在打电话。我一进去，他就挂上电话，站起身，撑着桌沿，好让我坐进椅子。今天上午他倒是挺惹眼的，剪裁得体的三套件，高雅的领带，吹过风的头发。马拉里绝不会像达西那样讨人厌。他玩的是上档次的警方策略。他清楚我这

么气呼呼的原因，便努力摆出一副和善的样子，让我冷静下来。可是他一开口，却把事情搅得更糟。

“对此我非常抱歉，海伦。也没办法，你知道。昨晚我确实在找你，想通知我们必须查一下那间房子。那些人一会就该查完了，他们会把一切都整得井井有条，我向你保证。实际上，我看他们也没发现什么与犯罪有关的东西……”“马拉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能不能再废话，只是告诉我你干吗要这样追查达斯？”

“噢，达西没告诉你？达斯根本就没离开这儿到印度去。我们到机场查过了。”

“没有，达西没跟我说，这你很清楚！真是的！也许达斯没有直飞呢，也许他途经纽约，也许是哪个朋友把他带到了布法罗。有成千上万个原因让你在飞往印度的航班上找不到他的名字呢。”

“噢，但是我们找到了！他三个星期以前就订了加航的机票，钱也付了，什么都办妥了。他当然是真心想走，只是他没上飞机……现在你该明白我们为什么对达斯感兴趣了吧？”

我哑口无言，只是静静地思考着。马拉里说得对，看来情况急转直下。警方之所以把达斯推上疑犯名单的第一位是有其客观根据的，对我来说却是更困难了。不管怎么说，我在案发前几小时还跟他一起喝威士忌呢。我只能想象达斯看到我出了大楼，他就溜了出去抹了戈尔顿的脖子！就在收拾行装和为我准备住房的这段时间里，可这一连串的行为可要几个小时呢。

这也不是没可能，但是客观地说，这又完全不大可能。还有其他问题呢，我把这些问题甩给了马拉里。“假如达斯杀了戈尔顿，他干吗不按原计划到印度去？这样干肯定最好。”

“确实让人费解呀，我也不反对。我对达斯没什么印象，我们甚至不清楚他何时离开了大楼，如何离开的。去查查出租汽车公司。顺便问一句，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跟我说说，也许有用呢。”

“啊，要是你查过他的公寓，你会有些印象的。照我说，还是个十足的移民。你知道，我们一直推断那些来加拿大的移民不是穷困潦倒，就是不幸连连。他们来这儿就是逃难或闯天下，不过还有一些其他原因的移民。我倒觉得达斯来加拿大是在走下坡路。从他书架的内容及谈吐来看，他是个上层社会颇有教养的英印后裔，这么说很可能还不大相符呢。我能想象，这对一个具有爱国心的印度人来说是多困难。要是你能找出任何促使达斯杀害丹尼斯的原因，那么我倒真搞不明白了。”

马拉里挪了挪屁股，不甚粗心地让我感到他已经讨厌了。他原本希望能弄到些重要线索的。

“可能还没找到，不过我们需要时间。无论怎么说，好像不是他干掉戈尔顿的，但并不意味着他不会以某种我们一无所知的方式与这件案子有牵连。据我所发现的一切来看，案发当时他还在这儿，可现在却没影儿了，况且也没到他声称要去的地方。难道还不能引起怀疑，呃？”“要是都这样的话，那你能找出一大堆嫌疑犯呢。”马拉里耸耸肩。我决定换个话题，给我们的谈话降降温。

“你的名单上还有谁？蒂利昂怎么样？你喜欢他吗？”我问马拉里。

“还可以吧，那个蒂利昂。他有前科：因用致命的武器殴人而被开除过。我猜你知道，他正在为格兰登宁监视戈尔顿，跟戈尔顿的老婆关系暧昧。从

各方面来看，他都脱离不了干系。顺便说一句，她对此也供认不讳。他肯定也属受嫌之列，要是能找到蛛丝马迹证明前一天晚上他去过 16 层楼，我就会把他捉拿归案。只是我还没找到证据。”“有殴人前科，有作案时间，有作案动机，难道这还不够？你还要什么，目击证人？”

“我跟你说过，你也非常清楚，我必须证明案发时间他就在犯罪现场！你是第一个告诉我没有证据说明就是那个你极力为之辩护的人干的。”

这句话一语中的，不过我也这么看。

“是啊，反过来也一样。要是蒂利昂没有格兰登宁撑腰，你还会这么缩手缩脚吗？”

“也许不会。不过那也只是庸俗之见。就为这我也希望能把蒂利昂和他的上司绳之以法，但是牌还没抓上手就想摊牌，也无济于事嘛。”

“这么说，你还有什么王牌啰？那个寡妇怎么样？她跟你说了什么有用的事了？”

“那得看你怎么理解有用了。这个丽贝卡·戈尔顿还真有两下子。好像是个炙手可热的律师呢。我需要的正是如此。她确实把我的注意力转向了格兰登宁和那个‘生态监督’事件。她说这是尸体找到后你和冯向她授意的。她言之凿凿呢！关于她丈夫调查之类的事，她说具体的她也不清楚。他只是发觉某些事会危及钻石楼。她还声称对蒂利昂的工作一无所知。就个人说来，我可不吃这一套。我们还在深挖。时间还早呢。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没什么。我们来瞧瞧……乔伊斯·多斯勒在戈尔顿一家搬来之前就认识了他们。梅尔希奥·罗慕鲁医生似乎对丹尼斯·戈尔顿了解甚多，出人意外呀，可他们做邻居还不太久呢。他们都住在十六楼。可是你知道他们谁都能证明自己不在现场。”

“噢？这倒有趣。还有呢？”

“具体的倒没什么了。不过告诉我，丹尼斯·戈尔顿到底是怎么死的？你知道了吗？”

“真扯淡，还不清楚呢。喉管切断，你知道的，但是怎么切断的，法医还是说不出来。好像受了什么一击，可能是空手道，甚至用手劈也是有可能的。”他突然咧嘴一笑，“要是说凶手不大可能是个女人，那该多性感！”

“要是凭空武断男人女人的所能或所不能，那才最性感呢，你这里说的是杀人技巧。空手道人人能学呢。”“嘿，我只是说‘不大可能’，这就减少了某种可能性，不像是一个成年男子干的。比如说，我可以从目前任何有牵连的女人中把蒂利昂拽出来。难道你不会？”

马拉里挖苦地瞧着我，好像很好玩儿似的。他又在出什么损招了。

“目前有牵连的女人都有谁呀？我们来瞧瞧：丽贝卡·戈尔顿，这是肯定的；乔伊斯·多斯勒，也许是；爱琳娜·德莫拉德……还有谁？”

我们俩都在玩心计，不过这种游戏也就是这个名儿。“啊，还有克莱尔·哈伍德。”马拉里答道，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一个你从未提到过的女人。”

“噢？难道就得我提起吗？克莱尔怎么了？她怎么会卷进来？”

“我正想让你来告诉我呢！别对我留一手，海伦。我知道你为人非常忠诚，但她是个嫌疑对象；她昨晚还在城里给你打电话来着。她跟你说了些什么？”

他放下架子，露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来。

“没什么？她怎么会是嫌疑对象？”

我们开始唇枪舌剑地你来我往。达西一定喜欢这样。“没什么！好了，海伦！她情况不妙啊。我见过她，因此我知道她很害怕，她打电话给你真的没说什么？别自欺欺人了。”

“她说以后再打电话给我，可是她再也没来过电话。她现在在哪儿？再问一遍，她怎么会成了嫌疑对象的？想要我和你合作，你起码得说出个原由。”

“非常愿意。案发当晚十一点左右，有人看见她从16楼下来。这条消息对你说来可是够好的了吧？”“谁看见的？在哪儿？”

“是乔治·麦克唐纳，那个监督员。他在9楼为一家住户工作到很晚，我猜月亮都出来了。我们已经查过，所以你就别抱希望了。他正好上路回家，等着电梯到门厅去。他从显示板上看到电梯从最顶层一路下来，然后停在16楼，时间长得足够让人乘上来；然后电梯又一路而下，一直到他所在的9楼。门开了，克莱尔·哈伍德在里面；他原以为她整个下午就该离开去度假的。很自然他十分纳闷，但没说出来。到了二楼，她出了电梯，而他则一直下到大厅然后出去来到雇员停车场找他的车子。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保安处的证实。他们认定时间当在10点到11点之间。”“保安处只能证实麦克唐纳离开了大楼。他们可没看到克莱尔。所以你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从他那儿得来的。他属于什么样的人？”

“是个英国人，一个工作狂，有点儿开小差。他干吗要撒谎？说出个理由来。”

“她是他的顶头上司，可能他不喜欢她。不管怎样，他怎么能说她是在16楼上的电梯呢？也许她早就在电梯里，而其他人在16楼下电梯呢。”

我很清楚，我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无论如何，我希望能会一会这位乔治·麦克唐纳。但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海伦，你真聪明，竟抓住了这根线索。克莱尔承认那天晚上她是在16楼。她声称在离开去度假之前，她要上去检查一下那套样板房，就是1606号。她还挺用心，呃？戈尔顿的尸体是在1605号找到的，还记得吧？”他不再说话，只是紧盯着我。

先是尼基·达斯，现在又是克莱尔·哈伍德。尽是坏消息。我甚至搞不清楚马拉里是不是在幸灾乐祸，不知他是不是还留有什么杀手锏。我想了一会儿，真不知该怎么跟爱丽丝说。

“那么你也不相信她，或是说那间样板房？”我试探着问道。他只是滴溜着眼珠子，并不急于回答。

“你还知道什么？”我继续问道，这次感觉好多了。“还不够吗？我有一大堆嫌疑对象，各种无法解释的情况，还有谎言、托辞。我还需要什么？”

原来马拉里也遇到了棘手的事。真让我高兴。“你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这些问题。戈尔顿与这两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我是说达斯和哈伍德，是一伙的还是独立的？”

“我想查明的也正是这一点。这就是达西搜集每一点有关达斯的的原因，哪怕要一整年，我们也得找到他。必要的话，我会让哈伍德从感情中摆脱出来；你来帮助我们。”这不成问题。

“你要我干什么？见鬼！我可是刚来这儿。你的手下人都弄不到，我又怎么能弄到。”

“跟克莱尔·哈伍德好好谈谈。她已经给吓蒙了，可我还得找她。她肯定会来找你，要你帮忙，就像昨晚一样。”马拉里看上去非常严肃。他真的

希望我做他的探子。我真该大发雷霆，因为他还在滔滔不绝。

“别把所有的顾忌和女性连带责任都推给我，我可没时间瞎折腾。这么想吧：尼基尔·达斯还是涉嫌对象，达西还会一刻不停地办他的案子。这样你感觉好一些了吗？”他离开办公桌，向我丢了个冷眼，然后走向门口。他刚拉开门，又转回头说道：“哈伍德那儿一有消息，你就给我来电话。我等着。”

这下子我可有活儿干了。马拉里把我给缠住了。我想起那段极为平常的对话，不得不承认他的把戏玩得真到家。我并不在乎那个他妄想缠住我的问题——要么出卖克莱尔·哈伍德；要么把尼基·达斯推入虎口。当我真正地触及的时候，我还能分清什么是毫无人伦的两面三刀并且能巧妙地应付过去。但让我不安的是我看不到它的来临；因此即使我想扭转形势，我也无从下手。这说明我并不像我自己想象的那样敏锐，我根本就没什么锋芒。

见鬼去吧！别再装出可靠的样子。我径直来到经理办公室，希冀能碰上克莱尔。她果然在那儿，正在打电话。我进去的时候，她抬起头来，挥挥手把我又堵到外面，一只手捂住话筒，说了声“稍等”。这么说，昨晚那阵惊慌一过，她就不想见我了！去她的“稍等”吧！让我像现在这样瞎转悠，没门儿！我要去散散步，我已经决定了。去清醒一下头脑，稳定一下情绪，抽一抽筋骨。让我再恢复以前的感觉。来到大厅，韦恩·蒂利昂打我身边经过。他拎着一只运动包，正往健身房走去。他装作没看见我。他身穿游泳式背心，肩上搭着一条毛巾。那些穿背心的男人为什么因为能炫耀肌肉就感觉良好，也不管真不真实？可一旦女人也露出来，他们就觉得又肥又丑，也不问真实与否？这个问题可值得研究。

我问已经回来值班的冯，蒂利昂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多希望格兰登宁把他辞掉。

“我想他今天不上班。”冯的语气中似乎蕴藏着另一种意思：很难分清蒂利昂到底是上班还是不上班。我耸耸肩，又问及乔治·麦克唐纳。冯似乎略为惊讶。

“是的，我在报告中提起过他。案发当晚，他很晚才离开大楼。乔治在工作时间之外经常干些私活。头头们也没说什么，反正是让住户住得满意，其他没什么问题。”“乔治·麦克唐纳为人怎样？”我问道。冯睁大眼睛，他不习惯回答此类的问题。

“为人？他是个非常老练的监督员。没问题。”冯听上去不大顺溜。他平时那妙语连珠的英语也结巴起来。“你不喜欢他？”这个问题提得实在不大合适，于是我又问道，“你跟他关系怎样？”

“挺好，挺好，没问题。只是……”说到这儿，冯降低了声音，目光转向一边，说道，“只是他不喜欢亚洲人。二战期间他去过缅甸，成了日本人的俘虏。当时的日子非常难熬。所以他非常傲气……跟我没关系，是吧？”

“一点儿也没有。我明白了。他跟哈伍德夫人相处得怎么样？”我问道。话题一转，冯和我都觉得一阵轻松。天啊，都是45年前的创伤啊！我们似乎根本就没什么问题。“啊，好极了。她喜欢他，他们经常一块儿聊天，她乔迁新居的时候他还帮过她。连他的孙子们都叫来帮忙，没问题的。用不了多久他就该退休了。”

“尼基尔·达斯怎么样？乔治和尼基相处得如何？他们之间有问题吗？”我只是随口问道。

冯愣了一愣，然后耸耸肩。他没说什么。当然我也不能强迫，只是谢了他然后就离开了。

安大略南方的三月总是迟迟疑疑，似乎很难决定到底是留住冬天还是开始春天。某一天当中可能是非冬即春，也可能是春冬占尽。今天却呈现出一派冬末春初的气象来。当然这只是一时诱惑或幻觉。冬天会旋之即来，并且这种煞风景的故事会一遍一遍地上演，而每一次都会离真实的世界近一步。

而此刻，天空呈现出一派明澈的碧蓝来；空气中隐隐地流动着太阳的暖意。草坪上和人行道上积雪已经消融，只剩下雪梨推到路边的一堆间或发黑的雪堆，露出四个月以来积攒下来的狗屎堆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钻石楼地基的一些遮蔽的角落，蕃红花和鸢尾红率先抽芽，探出头来偷看这片不甚友好的世界。白昼渐长，树影也失去了冬日里那份刺眼的僵硬，露出慵慵倦倦的样子来。栖息在枝间的蓝槛鸟身披鲜艳的羽毛，也在一丝不苟地尽着本分。一辆挡泥板上插着一束水仙的马路清洁车一路驶过，清洁着路边的小水沟。司机也向我报以同样的挥手。我站在钻石楼前面的人行道边，深深地吸着气，望着那辆清洁车的尾灯消失在大街上。

那些专猎谋杀案的传媒也兴味索然地离开了。此刻大街上一片寂静，一辆车子也没有。空气中充满了春意。要沿着钻石楼外围走一圈可不那么容易，实际上就不大可能。走过前面的围墙和那块自卖自夸的广告牌，耸立在面前的是一块高大的揭示板，上面用大号的字母印着“禁止招贴”的字样。但是，好笑的是上面已经贴满了招贴画，大多数都是有关销售什么东西的。这堵专用于招贴自由言论并从中牟取暴利的大墙领着我转过拐角，进入一条不太深的狭长的死胡同。距胡同底不远处有两扇结实的大门用挂锁锁住，大门上横三竖四地钉着几块木板儿，标牌上写着“私人财产，不得入内”的字样；另一块标牌则说明必须戴安全帽，里面显然是一个建筑工地。

我曾向自己起誓一定要到处看一看这块建筑工地——也许从 16 楼的某个房间内——于是我径直来到雇员停车场，启动“护卫者”上了路。几分钟后，我往南拐向杜富林街，回到约克代尔购物中心，到了这里就无路可走了。刚走进去，我就被热情而爽朗的喧闹声包围。我缓缓地穿过熙熙攘攘的人丛，从一个室内大套间走到另一个套间。这里已被三家大百货商店承包，那些商店的名字让人联想到加拿大的古代货币：伊顿氏、辛普森及哈德逊湾公司。在哈德逊湾公司，我碰到了乔依斯·多斯勒和她的儿子诺曼，很可能是在趁着三月底买些换季的东西。小多斯勒经过我身边时把脑袋歪向一边，她倒是礼貌地对我笑了笑。他们无心让我陪着，我也没兴趣叫他们陪着。

在哈德逊湾公司兜了一圈，我漫无心思地去喝了杯啤酒，吃了个三明治。

我不能说我一直在想那桩戈尔顿命案。我也不能说我真的在想着什么，但是从某种潜在的意义上来讲，肯定也在过滤着什么，因为当我看见丽贝卡·戈尔顿从一家连锁店走出来的时候，我一闪之间就注意到她了。“喂，你好！丽贝卡·戈尔顿夫人，是吗？我是海伦·凯莱莫斯，还记得我吗？”扒了皮，我还认得她的骨头；我敢打赌，她一定也记得我。出于好心，我顿了一会儿让她回想一下。当然在购物中心这样大庭广众之下被人叫住总是很烦人的。在人群当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别人不知道你的名字。我原可以不去惊扰人家的。

“是的，当然。你好海伦。”

跟两天前那个晚上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相比，丽贝卡·戈尔顿宛若换了个

人儿。在约克代尔闪亮的灯光下，她不再是那副邋遢相了：脸上涂了脂粉，身着华丽，反正该有的都有。真令人吃惊，这么快就从失夫的悲哀中恢复过来了。“恐怕我不能停下来聊天，我有一个约会。也许其他时间再谈吧！”

她冷冷地笑了笑就走开了，把我晾在了一边，张大着嘴巴站在那儿。

够了！一天当中我竟两次给耍了！先是马拉里，现在又是这个婊子丽贝卡·戈尔顿。我瞧着她消失在人群中，便跟了过去。这倒不难，她也很合作，只是大步地往前走，并不左瞧右看，似乎很有信心，很有目的性。在一个不甚拥挤况且人流只能朝预定的方向流动的购物中心里盯梢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只有那些百货商店才不止一个出口，很大部分都是哪儿进哪儿出。丽贝卡·戈尔顿并没有走进任何一家商店，至少她说有一个约会并没有撒谎。她一步不停地径直走进乔·伯德酒吧，那里正坐着钻石开发公司的老板詹姆斯·格兰登宁先生。

他像个小绅士似的站起身；他们握握手，然后他帮她脱掉外套。他们坐了下来。通过两面展示的橱窗的倒影，我看到他们边谈边点着菜单。我听不懂都说了些什么，但是那画面并不显得怎么亲热，格兰登宁好像并不开心。没必要再监视下去了。再说，要是不怕麻烦，他们一抬头就能看到我。

我离开的时候，我想我看到了两名便衣正心无旁骛地闲逛。其中一个很可能是在盯格兰登宁的梢，他正在黛安娜点心店的窗口前排队等着冰冻酸奶；另一个人正在对面的“淘气”玩具店看橱窗，他一定是和我一起盯丽贝卡·戈尔顿的梢！我们心照不宣地结成了盯梢小组。马拉里竟不放过任何一个时机。我不知道他又能从他们轻松的谈心之中找出什么来！

回到钻石楼，我径直来到克莱尔·哈伍德的办公室。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别想再把我扫地出门，我没心情再容忍下去。我连门都没敲就走了进去。克莱尔一看见我，就从办公桌边奔过来，把我拉进屋里并关上门，好像生怕我跑掉似的。

“噢，海伦，真高兴你终于来了！我到处在找你。你去哪儿了？算了，我们得谈谈。”

这样的日子可不少呢。

“是我发现他的，丹尼斯·戈尔顿……我是说他的尸体。”克莱尔·哈伍德紧贴着我说道。我们互相紧紧地拥抱着。“噢，海伦，这太可怕，太可怕了！我以前从未见过死尸。他就躺在地板上，满脸死灰。太可怕了……还有一股怪味！你知道的，真他妈的！”

她浑身颤抖，指甲都掐进了我的背里，脸埋在我胸前。“是在样板房里，是吗？你怎么会到那儿去？大家都以为你已经离开了，像乔治·麦克唐纳。”我边说边试图慢慢地抽出身来。

我的语气中肯定流露出一丝儿疑惑，因为她一下子撤回身子，双手捂着脸坐了下来。

“我已经告诉了警方。就是想在离开之前再检查一遍，看看是不是一切都——”

“克莱尔，你没指望马拉里会吃你这一套，是吧？那么个深夜，你就要和你的孩子去度假之前，你却急着去检查一间在你回来之前都不会使用的样板房！这会儿，你又要告诉我是你把那具尸体搬到隔壁的空房间，是吧？这都是你一手干的，是吗？饶了我吧，别再演戏了！”

“我不管！我不管！我知道警方不相信我，我没跟他们说我发现了尸体之类的事，可我想你会相信我。你得帮我，海伦！”

“我没说不帮你，可是我觉得你并没有把实情都告诉我。我猜你到那房间是去会戈尔顿。可为什么呢？然后你在那儿发现了他的尸体。你究竟为什么要搬走尸体？还有谁在那儿？”

即使在我提问题的时候，我也知道她不大会放弃她那根本不存在的故事。克莱尔·哈伍德像一个政治家一样，她已经学会了避开那些不方便回答的问题的窍门，并坚持她自己的立场。

“我不想人家在那儿发现他，就这么回事儿。样板房要是成了谋杀现场，那就太糟了，真的太糟了。因此为了生意上的缘故，我把尸体给搬走了。你不会理解的，你用不着对人家点头哈腰就可以过日子，也用不着让他们感觉不错再出售给他们。可我得这样。这是我的事业。我要抚养两个孩子，我必须考虑这些问题。”

瞧她多聪明，竟然不知不觉地把话题岔开了。我真服了。

“好吧，只是跟我说说你的故事。比如说在那间房子里你究竟看到了什么；你是怎么设法把尸体移走的；你跟警方都说了些什么；还有眼下你需要我做些什么。”

这是她的戏，我甚至没提醒她前一天晚上的那个电话插曲。

“他就在门旁边，躺在卧室的地板上。一脸死灰，也没有其他人。我看过了，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所以……所以我就从服务间里找来清洁车，把他，丹尼斯……那具尸体搬到1605号。你知道所有的钥匙我都有。好像这主意不错，至少在当时看来。”

她顿了顿，也许在想她刚才都说了些什么，是不是该结束了。

“你把尸体抱起来，放到拖车上，然后又一个人拖出1606，穿过走廊来到1605；你把尸体从拖车上卸下来，把他放到地板上。我明白了。一定非常紧张，坏了不少脑细胞呀。那么后来呢？”

克莱尔顾不上我的讥讽，又继续说道：

“我放回拖车，回到 1606 收拾了一番。”

“那股气味是怎么回事儿？”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被这些指望我接受却又难以置信的事情牵住了鼻子。

“噢，那股气味！是的，我们……我……只好把它消除掉，因此我划了许多火柴，点上蜡烛，这样能驱除异味，你知道。床也乱了，我就拉拉平。我知道我不应该那么做，我是说清理现场。这些都可能成为寻找凶手的线索。可是我已经做了，现在又不可能跟警方说明。他们绝对不会相信我没杀他。可我真的没干！”

克莱尔抬起头。她的表情似乎证实了她所说的一切。可以肯定，其中有一部分是真话。

“不，要是你这么跟他们说，他们当然不会相信，我也不怪他们。可是你怎么会认为他们现在就会相信你了呢？所有这些所谓碰巧到 16 楼去‘检查’那间样板房的扯淡说法。马拉里相信你上去是为了跟某个人会面，很可能就是戈尔顿。”

“那天晚上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警方怎么想无所谓，只要他们不把我卷进谋杀案就行。难道不是这样吗？”

她自己也无法肯定。事实上她说得没错。一个不大可能却又纯然的谎言可以否定任何与犯罪的联系，并且极难识破，况且说一句“我在那儿，这些事都是我干的，可是我并不是故意的”也相当容易。我甚至能听到马拉里或者是——要是非这样不可的话——某个刑事部官员向克莱尔审问有关她独自一人搬动戈尔顿尸体的详情细节。火柴和蜡烛是哪儿来的？火柴棍和蜡烛头是怎么回事儿？哪怕像克莱尔·哈伍德这样聪明老练，善于搪塞的人也不大可能自圆其说。

“不，绝对不是。我不认为是你杀了戈尔顿，但我也并不相信你所说的一切。你并不是独自一人，这一点我敢打赌。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是你发现了尸体，那么肯定有人帮助你，你上去就是为了跟某个人会面，也许是戈尔顿，也许不是。不管怎么说，再透露一点儿给我吧。你清除了 1606 号里的气味之后又怎么样了？你去哪儿了？”

“到二楼去了，正像乔治说的那样。真倒霉他竟然在那座电梯里并且还没忘记。上电梯虽说很危险，但我必须冒险，利用防火梯要是给保安人员看到了，肯定很奇怪。在电梯里碰到却要正常得多，也不大被人注意。你知道，当时大家都以为我走了。我不能就这么走出去。因此我只好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溜了出去。”

克莱尔顿下来瞧了我一眼，仿佛在估摸我对她说的一切有何反应，然后她又急促地说道：

“尼基已经走了，而你还没有搬进来，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在他房间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来到停车场，藏到一辆车的后头。我知道那辆车很早就会开走。我们一直驶到约克代尔。那车子刚停好，我就钻出来，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家，带着我的孩子和我妹妹，然后我就按原计划来到那幢别墅。”

“连那车主都不知道你藏在那儿？是谁的车？”我饶有兴趣地问道。这女人还真不简单呢，我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真的，但是不消说，克莱尔还是颇有脑筋的，哪怕是在跟我说这个汉斯·克里斯蒂·安德逊。

“没人知道，没人看见我，整个时间人不知鬼不觉。我不再说什么了，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完了。”“这个故事倒是很有可能。不过我跟你这么

说吧，这些都很难找出反证，所以你应该一口咬定。”

我这可是在订立约定啊，但我不后悔。克莱尔·哈伍德还在护着某个人。我算老几？我已经因为这个原因向警方撒过好几次谎了，难道我要告诉她说她不能这么做？更别提她不该这么做了。我们还是看她怎么收拾吧。

这是一张平常的白纸卡片，上面浮雕着盾形徽章，并且用黑字印刷着一张请柬：特邀于当日 12 点钟在 1609 号与爱琳娜·德莫拉德及梅尔希奥·罗慕鲁共进晚餐——就这么写的。只是一大串数字，多生硬呀。我是通过电话受到邀请的。来不及再雕印了。

和克莱尔谈过之后，我和马拉里又进行了一次简短但是激烈的商谈。他想知道她都跟我说了些什么。我说“去问她吧”，这使他很不开心。作为交换，他告诉我达斯仍然杳无踪迹；那个蒂利昂也能证明他当时不在现场；还说他马拉里用不着我把有关克莱尔的事告诉他，因为他们警方已经得出结论：谋杀是在 1606 房间进行的，而不是 1605。这样克莱尔·哈伍德既然承认到过那儿，尼基·达斯又不见踪影，那么他们仍然是首要嫌疑对象，他还问我对此有何想法？我回敬道：也真滑稽，你的手下人第一次检查的时候怎么没把那套样板房当成案发现场？不还是达西带头检查的吗？马拉里使劲憋着笑。接着我又说，警方能相信克莱尔的说辞真是太幸运了，不然他们绝不会弄清案发地点。马拉里对此不大感兴趣，所以我们就友好地分手了。

当时我主要关心的并不是那件案子，而是到底该穿什么去 1609 赴宴。我没有太多的选择，我的换身衣服不多。这两天来，我一直穿着我最好的衣服，可就是这最好的衣服也上不了台面。真该听爱丽丝的话。她总是不厌其烦地跟我说，“去买些正派的衣服”；她这么说是指在皇后西大街买的那些跟得上潮流的黑衣服。我也挺喜欢这种衣服，甚至还有那么一两件能让她看得上眼，可是却又没带在身边，我从来没穿过。

最后，我决定穿一件鲜艳的衬衫，再戴上从达斯那儿借来的银饰。我觉得很漂亮，这就行了。

二十点零五分，我来到 1609 的门口；当然有点儿早。中层阶级总是掐准时间的。布尔乔亚。可我有什么办法，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二十点已经过了我正常的晚饭时间。门开了，但不是那扇上面标有 1609 字样的门，而是隔壁那间没牌号的门。我应该知道晚宴会在另一套房间内举行，是在主餐厅而不是休息室，你要是住两套公寓，这类事情很难记得清楚。

梅尔·罗慕鲁领我进去的那套房间真是不同凡响。这里并不像我前一天用早餐的那个地方装潢得色彩缤纷，代之的是一般的流行款式。橡木皮椅，镶着绿绒和小铜头；落地式黑橡木书柜上面摆满了摩洛哥羊皮装订的书籍；书桌上摆着《建筑文摘》、《乡村生活》、《纽约人》以及看上去像是老版书的《笨拙杂志》；一边墙角摆着至少六七只前面所提到的那种高背椅，地上铺着已经用旧、没有什么特色的东方地毯，还有一只长餐柜——当然是橡木的。壁炉的两侧各放着一张扶手椅，还有两只稍小一些的酒吧座椅；对面的墙角摆着几只备用小几。柔和的黄铜灯，墙上叫人难以领悟的版画和地图，像干洗盆那么大的花瓶中插满了各种各样巨大的盛开的鲜花；最绝的是枝形吊灯，我说不清得花多少钱，可是那灯却放射出一种苍白的古色古香的光来。“喝点什么？”梅尔转向我，举起他自己那只装着琥珀色液体的杯子。“我喝的是姜汁威士忌。”

姜汁威士忌！有好多东西能表明加拿大人传统的价值观，而姜汁威士忌更更是无与伦比。这玩艺儿都是那些早期的暴发户当蜂蜜酒饮用的。如今，城市里 45 岁以下的中层加拿大人压根儿就没听说过这种饮料，更别提沾过唇

了。“当然，”我说道，“干吗不来点儿姜汁威士忌？”“好的。这是我到加拿大后喝过的最好的酒。我五十年代在汉弥尔顿的时候就开始喝这种酒，当时，我们还有铁路工业，我在国家钢铁车厢公司工作，制造滚动型造船架。就是在那儿我尝过姜汁威士忌，直到我进了牙医学校，我才觉得那才是加拿大人喝的惟一的一种酒，比啤酒高级多了。”他递给我一只杯子，我端到唇边，骨碌就是一大口。一股辣乎乎，甜丝丝的味道流过我的舌尖。我突然想到尼基·达斯不会承认的。罗慕鲁指着一张靠在火塘边的扶手椅。我坐下来，而他则一只臂肘撑着壁炉站在我面前，就像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绅士站在壁炉边似的，只是衣着不一样：水红缎子宽松套装，青布中式拖鞋。他那拼图似的苍白的面孔更是眉蹙嘴歪。

“爱琳娜一会儿就来，”罗慕鲁说道，“我们可以先动嘴。希望你对这样一顿不大正规的自助晚餐不会感到不快。”他指了指餐柜，上面摆满了色拉、冷盘、面包和调味品，还有生土豆色拉，酸醋卷心菜，薄牛肉片，大块的罐头火腿，白烧鸡块；调味架上有英国芥辣和三种不同的调味品，有面包和黄油，有盐和胡椒；杯子，糖，牛奶，一边还有一只大号的银质茶壶，跟周围的布置十分和谐。

“怎么，没闷锅？”我说道。

我站起来自己动手，在自己的膝上边切边吃，这种本事我可没学过，因此我拉了一把椅子在书桌旁坐下。罗慕鲁赞同地点点头，捡满盘子也来到了我这边。

“案子有什么进展吗？”他边嚼边问。

我得为这顿晚餐做点事情了，我早就知道这一点，罗慕鲁要我来陪他难道还会有别的原因？

“不能说，你得去问警方。”

罗慕鲁用餐巾擦了擦嘴，往椅子里一靠，端起那杯姜汁威士忌，转着杯子，向我抬起他那副大得出格的眉毛。“干吗这么敌对？为什么不能把你知道的告诉我？你确实还知道不少呢，我敢打赌。我保证礼尚往来。我们可不是对立的双方呢。”

“不知道你站在哪一方，你说说看。”

我继续进食，根本不管房内那种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气氛和精心安排的能致人于死地的氛围。我不知道梅尔和爱琳娜是不是在其他地方还存有一大批五花八门的家私，并以此来设计能满足他们每一个意念的背景。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太可怜了。他们的金钱和时间竟然无处可用。接着我又提醒自己别妄加评判，谁又会说这是浪费生命呢？“你真是个难缠的女人，海伦·凯莱莫斯。好极了，我们就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来尽可能地减小由于官方调查所引起的损失。不，别打岔，既然你不想跟我说，就让我来跟你说，为什么值得。没有任何条件。”

“那就说吧。”我说道。

“我们这儿有一个非常讲原则但是很软弱的人，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结合。此人想拯救这个世界，但是好多次，他只是怨恨他妻子比他更在行，特别是财政上的成功。我们有一家合作公司，其发展前途深受这位软弱而又贪心的人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呢？”他顿了一下，不过这只是一个假设疑问句。“我所以这样看丹尼斯·戈尔顿，是因为他这人本身就会唆使别人犯罪。现在，你必须意识到他待价而沽的并不是大买卖，况且时

间也非常紧迫。他的实力并不在于他掌握了多少，而在于在审议中他掌握了这家公司的致命弱点。”梅尔·罗慕鲁带着明显的傲慢神情说道。

我不禁心动起来。

“噢？”我问道。

“钻石开发公司正陷入财政困难，非常不妙，这可不是凯迪拉克展示会或奥林匹亚—约克大赛，你知道，这只是众多的小开发公司中的一个，他们每天都可能肚皮朝天。他们把一切都押在了钻石楼的一期开发上面，并且非常需要进行二期开发。格兰登宁可能对你说过，一拖期就会减少赢利或诸如此类的事情。可事实上，拖期很可能会置钻石开发公司于死地。”

“所以你想说的就是戈尔顿会毁了这家公司？怎么会呢？”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他用不着费什么大劲儿。戈尔顿在‘安大略生态监督’的工作就是调查地皮的使用历史，这块旧机场地皮多少年来一直处于联邦的控制之下。谁知道二次大战以来那儿都发生了些什么？至少，他准备查出过去五十年来是什么工业使用过这块地方，用作什么目的。假如他发现了用手工工业的蛛丝马迹并与有害废物有关，比如金属制造或是油厂或是煤厂，旧电站的仓库，废弃金属堆场，制革厂，或其他成千上万种可能性，那么钻石开发公司就完蛋了。就是说进行严格的环境评估，可能要用好几年。光是环境检测就得测定土壤中是否含有聚氯联苯，汞，铅，镉或其他东西；即使是查无所获，也要花上很长一段时间，而这对格兰登宁及其合作伙伴来讲，他们要活下去就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他们会失去钻石楼，这可是他们的命根子啊。”“等一等，你想说的是丹尼斯·戈尔顿根本不需要证据就知道那块地皮已经遭到污染了。要是他能提高这种污染的可能性……那就行了。”

“正是这样。”

“因此他敲格兰登宁的竹杠。”

“敲竹杠！当然不是！海伦，你真让我失望。这里面不存在敲竹杠的问题。他一开始就到处巡察，并且明白公司为了他的合作已下了血本。”

“噢，太好了！‘血本’！当然你说得对，这可不是敲竹杠，这是收买。只是做生意当中的一种开支。别老是让我不安了。他上钩了吗？”

“据我们所知，直到他死了，这事儿还悬而未决呢。现在戈尔顿死了，公司高层管理应该努力了结此事，使大楼尽快施工，别等到又有谁再动起心来告发此事。”

“就目前说来那块地皮究竟属谁所有？谁有这能耐或运气能从联邦手里买下这一块多伦多市仅剩的尚未开发的地皮？目前的户主也有动机。那么都是些什么人？”“是安大略一家排得上号的公司。”

“谁拥有那家排得上号的公司？是你？”

“不，不是我。那是已经过世的理查德·多斯勒的一部分财产。据我所知，那是惟一的有价值的资产。确实很有价值。大约值1200万——这还是保守说法。”

“噢，噢。这么说乔依斯·多斯勒的动机很大。”“表面上看是这样，实际上并不是。”

“为什么不是？以为她不能杀人？”

“没有谁不能杀人。我觉得她没能力抓住这些枝节，她一心扑在她的孩子身上。诺曼没法接受他爸爸的死，并把这一切都推到她身上。乔依斯哪怕是正当年也赶不上一个精力旺盛的男人。她以为那块地产已经卖给了格兰登

宁，因此眼下她只是等着查验遗嘱。据她看来，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格兰登宁和多斯勒的律师。”

罗慕鲁站起身走到冷餐柜前又倒了一杯，走回来的时候，他向我鼓励地一笑。

“而她的律师是丽贝卡·戈尔顿。”我插了一句。这次我切中要害，“这样就可以解释格兰登宁和戈尔顿今天下午在约克代尔的乔·伯德酒吧约会的原因了。”

“很可能。”罗慕鲁平静地说道。他呷了口酒，大眼眉扬成一个问号，“我突然想起来了。像丽贝卡这样一个伤心欲绝的未亡人也可能会想方设法接过丹尼斯的计划并且掩饰起来。‘安大略生态监督’大多属自发组织，他们有好多事要做。很可能没人会注意呢。”

一时间我们陷入沉默，掂量着种种可能性。我不禁觉得，作为一个局外人，罗慕鲁对这场游戏知道得太多了；他更像一个参与者。最后我打破了沉默。

“真动人，梅尔。但是这一切究竟什么地方使我们为难呢？假设你的消息都没错，那么乔伊斯·多斯勒就没牵涉进来。格兰登宁和他的伙伴们只有在他拒绝他们善意的付出——不管付出的是什么——时才会有动机干掉戈尔顿。你相信他被诱惑所屈服，但你不能肯定到底是怎么一种情况，是吗？”

“是的。根据我对他性格的分析，我可以说他说服了自己，即使进行这一场交易，他也算不上违背自己的原则，因为关于那块地产污染的问题尚未找到过硬的证据。他会理性地认为凭一个毫无根据的疑点去堵住钻石楼的嘴，那样太不公平。这只是大胆的猜测，他们用不着对此负责。要是钻石楼的管理者出于他们的好心准备拿他的住房来偿清抵押的话，那么这应该是一份极好的生日礼物。况且谁又能知道？当然除了丽贝卡。”

“对，丽贝卡。她脚踏两条船。在这场交易中既是他的妻子，又是律师，肯定存在利益冲突。”我说道。于是我又想起了在丹尼斯被杀当晚我第一次见到丽贝卡·戈尔顿时她说漏了嘴的一句话。我继续说道：“要是你说得不错，那么格兰登宁并没有太大的谋杀动机。相反，他倒会希望丹尼斯·戈尔顿老当益壮，至少要等二期工程施工。丽贝卡·戈尔顿也是这样。还有乔伊斯·多斯勒。我们都找不出其作案动机。所以又回到了开头，这就是为什么你总希望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掏给你。是吗，梅尔？”

“是的，真是太感谢了。”梅尔·罗慕鲁正说着，这时门开了，爱琳娜·德莫拉德走了进来，她向我笑了笑，然后走向罗慕鲁亲了亲他，并且用一只手摸了摸他的额头。他用双手握着她的另一只手，吻着她的手心。这些纯粹都是很自然的动作，极平常却极其感人。

爱琳娜的到来打乱了我和梅尔之间的生气；两人之间已经达成的默契随着第三者的加入顿时不自然起来。于是又是换座又是挪位，我又退回壁炉旁边，而梅尔则离开了桌边围着她团团转。她什么都不想吃，只来了点喝的。她端了一杯阿莱托，来到我旁边的另一只扶手椅上坐下，梅尔则坐在她身旁的一张矮凳上。这么一调整，就把一切都打乱了，不过我倒觉得无所谓。我对社交方面不怎么敏感，那种不同的气氛还是显而易见的。

其中部分原因在我。这一小段间隙让我能有机会考虑与梅尔的交谈中他的弦外之音，为什么要邀请我，以及这整个过程中他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他对我关于那件命案的所知所闻也充满了好奇，这也情有可原。另外他对他的邻居以及管理他所居住的这幢大楼的公司的安宁也非常感兴趣。但是我却禁不住要想无论是他还是爱琳娜都不只是具有一般人好奇心的邻居；相反，他们老是套我的话，当然在这种境况下也十分自然；他不断地暗示我，其要旨无非是与钻石楼二期开发有关的事宜绝非是谋杀戈尔顿的动机所在。他太聪明了，致使我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我不能戳穿，也不能否定。如果为人多疑的话，那么我就会假设他可以从保护这家拥有钻石楼的公司中谋取利益。可我正是这样多疑的人，因此这正是我的推论。

这并不是说我不相信他。梅尔·罗慕鲁给我的最大的印象就是他这人太聪明了，他不可能撒谎。部分是因为我自诩他还没把我当成笨蛋，部分是因为根本没必要撒谎。我相信，钻石楼正陷入财政困难；我相信多斯勒财团拥有二期地产；我相信丹尼斯·戈尔顿具有摧毁钻石楼主的力量；我相信也曾努力地拉拢他；我相信乔依斯·多斯勒并未直接卷入其中，即使与丽贝卡的交易也只是推测但很可能……那么关于梅尔的这些消息我还有什么问题呢？上面所说的一切可能是真相，但是可以肯定绝对不是全部真相。就目前的形势而言，还有许多东西我还没抓到，一些能够从本质上改变这幅画面的东西。这些很可能会把梅尔和爱琳娜直接牵扯进谋杀案。关于这一点，我可以想出许多或多或少的可能性，最明显的莫过于梅尔在钻石楼的私人融资。假如他也是大楼拥有者之一，或者至少是财政上的支持者，或是抵押权人，那会怎么样？他就会与格兰登宁荣辱与共，那么他也会有同样的动机。假如说梅尔如此热心地向我介绍戈尔顿的为人纯属扯淡，并且戈尔顿拒绝了贿赂，那又会怎样？麻烦的是即使这些都是真的，我也看不出梅尔有什么杀人的必要。这并不是说他有所顾忌，只是这人太聪明了，他不会冒这种毫无把握的危险而通过谋杀手段把戈尔顿从画面上抹掉。谋杀会导致难以收拾的后果，并且会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被害人的身上，而那些对钻石楼感兴趣的人是绝对不希望产生这种后果的。还是这么说吧——如此推论下去也会让梅尔脱离干系。除非他出于个人动机，与钻石楼毫无瓜葛，这样的话，又会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爱琳娜·德莫拉德身上。

我瞧着她握着梅尔的手一屁股坐进椅子中，抿着杯中之物，眼睛直盯着炉火。今晚她倒不像梅尔那样，没怎么打扮。她穿着一件蓝色的牛仔裤、简洁的运动衣和跑鞋，但是这并不有损于她的天生丽质。她带着一副极其自然的典雅四仰八叉地坐在椅子中，炉火映衬着她那古铜色的皮肤：着实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女人。她的脸上身上都散发出幸福的光彩，令那些爱人和被爱的人心有灵犀。毫无疑问，她正是梅尔的恋爱对象，但他是不是她的对象

呢？假如……“我来之前你们俩都聊了些什么？当然又是有关那件可怕的谋杀案了。不过海伦，有什么新鲜事儿吗？”爱琳娜又把谈话扯回到我们都在想的那个话题上。梅尔马上代我回答。“海伦正准备一吐为快呢，是不是，海伦？我已经把我们知道的有关丹尼斯和二期工程的境况全塞进她的耳朵里了。所以该轮到她了。”

他们俩都企盼着似的转向我。我也只好孤注一掷了。“给你们透露一条新闻，是有关克莱尔·哈伍德的。很明显，案发当晚她在大楼里呆到很晚。乔治·麦克唐纳在十一点钟还看见她从这层楼面乘电梯下去。她跟警方说她是上来检查那套样板房的。他们当然不会相信她。还有，马拉里现在已经证实，戈尔顿并不是在找到他尸体的1605房间被杀的。他确信是在1606，克莱尔承认在案发这段时间她就在那儿。马拉里正在查找作案动机，也许还有同谋。尼基·达斯倒是个最佳人选，因为他还是下落不明，也无法自圆其说。你们怎么看这个真真假假的故事？”“噢，可怜的克莱尔，多可怕呀！她干吗要杀死丹尼斯？没什么道理呀。你看他们会逮捕她吗？”爱琳娜的反应似乎有些勉强。

“我看也是，毫无道理呀。你怎么看，海伦，他们能确证丹尼斯是死在1606号吗？他们是不是说克莱尔搬走了尸体？和尼基·达斯？真是荒唐透顶！”梅尔的反应还是那么强烈。我这条有关克莱尔·哈伍德的新闻好像使他们俩都非常吃惊。丹尼斯·戈尔顿的被杀已经从激烈的专题谈论变成了一种紧密相关的事。

“我不知道他们能查证些什么，除非他们找到一些物证；不然的话，要证实案发的确切地点并不那么容易。这一点令人怀疑：因为克莱尔已经搬走了尸体，那么按我的推测，如果没有目击证人就很难证明，只能说那个同谋才是权威的证人——假如有同谋并且克莱尔真的卷了进去的话。只是这一点她还没向警方招认。”

我小心翼翼，一字一句地说了这些，然后等了一会儿。爱琳娜果然接茬了。

“你是不是以为搬走尸体的人就是凶手？你说警方怀疑是尼基·达斯干的，他们是不是觉得他在1606号干掉了丹尼斯，然后又让克莱尔帮他搬到了另一套房间？”“我想他们眼下就是这么推理的。他们会一直追下去，除非什么时候又发生了什么事推翻了这一推理。我觉得他们还没有足够的理由逮捕克莱尔，但不管怎么说，你们可以想象，她的日子可不好过。还有尼基·达斯，在他们抓到他之前也是惶惶不可终日。你们看达斯会溜到什么地方？能猜出来吗？”

我不由自主地把这个问题甩给了罗慕鲁。

“我一直在想，应该说尼基的失踪似乎很令人费解。据我们所知，他急着赶回印度，既是担心又是激动。嗯，真是个谜呀！”

梅尔·罗慕鲁从爱琳娜身边离开，又站在壁炉旁边，俯视着我们俩。

“你对他到底有多少了解？”我问道，同时想起尼基对罗慕鲁和爱琳娜的车牌照所产生的那种十分傲视的反应，“你们交情怎么样？”

“你知道，我也只是刚刚想到，不过我和他之间关系非常复杂。达斯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可靠，非常感伤的人。我觉得他无法接受他的背景，他弄不清自己究竟是谁。他对所有英国的东西都十分热衷，可是他憎恨印度的殖民过去。对于独立的印度，我总觉得他怀有一种颇为失望的爱意：

为独立后的承诺不能得以兑现而痛苦。他十分鄙视印度的政客和新生的中产阶级。尼基像一个精英分子。你知道他出生的那天正好是印度独立日，这一点好像影响了他整个一生。或许他这阶层，这一代所有的印度人对他们的国家，他们古老的英印统治部爱恨交加，这我倒说不准。”梅尔顿了一下，然后又带着一种追忆的微笑继续说道，“他和我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俩都是移民来加拿大的。我还开他玩笑说他到这儿来多么容易，又是成年，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母语就是英语。相比之下，我1956年来加的时候身无分文，不会英语，也没受过在这儿能吃得开的那类教育。他非常气愤地跟我说因为我没这方面的经历，所以我无法想象那些具有肤色观念的加拿大白人的为人。我记得有一次他还骂我是色盲！只看到基于宗教或语言或伦理渊源的顽固和歧视。正是中欧历史上那种邻里相殴，皇亲国戚殖民他们隔壁的表兄表姊的行径。他常说我不理解那些英国人是怎样对付他们的殖民地的。对此我们经常争个不休。有一次他说，‘你把我看成是一个英国式的绅士，但是没有哪个英国绅士会犯下那样的错误。’当然，他说得很对。”“你又不认识什么英国绅士，梅尔，你怎么能说得清！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我才不相信呢。谁会在乎英印统治还是皇权统治还是诸如此类的东西。这都是历史。要我看尼基是个很温和的人，完全是个局外人。维多利亚式的，真的。他并不属于这里。我看他也不属于这个世界。”爱琳娜激动地插言道。

“爱琳娜说得对。对于尼基，最严酷的事实不是他的种族，而是他那老一套的价值观。他总和那些他出生以前就被认为不太时兴的东西分不开，像正统的教育，比如说，他信奉忠诚，正统的举止以及对女性的崇拜。难道你没注意到，海伦？”梅尔问道。

“我只见过他一面，并且时间也很短。他给我的印象是古板，肯干，自律，很有工作知识。所有这些品质都让我敬佩；反过来说，他有点儿咄咄逼人，是个完美主义者，很可能还是个工作狂。”

“爽快点儿，梅尔。你时常抱怨尼基·达斯烦闷得要死。你简直受不了他那样子。你得空就不给那个可怜的人儿好日子过。你别否认！”

爱琳娜盯着炉火，连头都没抬就对梅尔说道。她好像在利用我们对尼基·达斯的谈论来攻击梅尔。这是他们之间一种我无从得知的秘密。梅尔平静地忍受了。

“我不否认。从许多方面来讲他这人挺烦，活该受人蔑视，但是我们还是喜欢他。他非常乐意地接受了我的揶揄。这样对他也好。他身边的许多人都不太顺眼。他好像也没什么亲密的朋友。他跟我一块儿下棋，大家平等交谈。我很想念他。我绝对不相信他会杀掉丹尼斯·戈尔顿。假设是他干的，那么如果克莱尔是他的同谋，他就不会让她一个人独自面对警方。那可不是我认识的尼基·达斯。”“那样只剩下你们俩了，你知道吗？你只是把别人都排除掉了！”我说。

“好了，好了，海伦。这可不是闭门之秘。绝对没这种事！当然，可能是大楼里的任何一个人：事实上，也可能是任何一个人，结了。你不是在抱怨我们的保安可以把那些真正想进来的人拒之门外，是吧？”梅尔听上去也来劲了。“我抱怨的可不是这个，而是警方对此事的看法。他们只是侧重于这层楼上的人员，好像整座楼里的其他人都与丹尼斯·戈尔顿没关系或都不认识他不跟他搭话似的。至于外人，啊，格兰登宁极希望是外人，这并不奇怪；他更希望戈尔顿是给臭名昭著的混混儿干掉的，甚至还想到这会大楼

的保安系统造成极坏的影响，但是你不能希望别人也把这正儿八经地当真。像我说的那样，一旦别人都成了局外人，那么剩下的只有你们俩了。”

这个看法我们争来争去闹了好久，但是无论是爱琳娜还是梅尔希奥，他们谁都没把这当真，以便能为自己辩护或者说出他们应该说出的东西来。

十一点的时候，我动身告辞了。我对梅尔说了再见，他还是站在那儿喝着他的第四杯姜汁威士忌，非常伤感似的盯着炉火。

爱琳娜把我领到门口，又跟我一起出去走到门厅。她一冲动，竟亲了我的脸颊，并且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真高兴你能来，克莱尔这么信任你，我知道你不会让她败落的，晚安。”

有趣吧，呃？我在回达斯公寓的路上这样问自己。东西太多了反而没法考虑，我不一会儿就睡着了，甚至连爱丽丝的电话都没打。

“喂，亲爱的！”

隔线传来爱丽丝清晰而响亮的声音。已经大半晌了，我根本没想到会在家里找到她。

“啊，真令人惊奇！我原想跟机器说话的，可没想到我竟逮了个大活人。我还以为我得挂上重新打呢。”我说道。爱丽丝大笑。

“很失望，呃。真遗憾！有什么新鲜的吗？”她当然是指那桩谋杀案。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大想谈这件事。

“等见了面再说吧。”

“噢？那得什么时候？你今晚能在这儿过夜吗？”“要是你很热情地邀请的话。你那边有什么新鲜的吗？你给发觉了吗？”

“瞧你问的。没什么新鲜的……噢，对了……纳特来电话找你。他留下了号码，我想该是纳特·奥托林，你的老相好吧，我挺想见见他。”

“太好了，这个纳特可是个老好人呢！我到这儿以后一直想找他。他肯定已经搬家了，连号码也没注册。我在所有的地方都给他留了话。我猜想他总该能碰到一个。是的，当然，我们还是聚一聚吧。把号码给我。我马上打电话给他。”“好吧，不过要保证马上给我回话。”

“好的。”

我拨了爱丽丝给我的号码。一个带着睡意的声音答了话。绝对没错，正是纳特·奥托林！“噢，海伦，终于找到你了！都好几年了，你知道吗？你在城里干什么？还做侦探？”“可以这么说。算了，等见到你再跟你说。你怎么样？”“噢，不算太糟，一切尚好吧。”

“好极了。我们还是赶快碰碰头吧，快一点儿，越快越好，什么时候？”

“嗨，已经好多年没人这么兴奋地想见我！看来这颗衰老的心还是不错的。我今晚没事儿，你看怎么样？我能见到你的女朋友吗？叫爱丽丝，是吧？”

“你今晚没事儿，招之即来？一切都变了，不过这太好了。是的，我把爱丽丝也带来。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这些日子你都在什么地方鬼混？”

“我们在皇后大街的竹吧碰头吧。合适的话，就晚上八点。”

“好的，不见不散。”

“行，到时再见。再见。”

我慢慢地挂下听筒，耳边仍然传来纳特那熟悉的声音，心想我们现在都老了，从初次见面，我们俩的变化该多大呀。

那是在马丁·米尔威尔案子中，当时我们开始成为对手后来又结成了联盟。在此之后，我们虽有不同，但是友谊却与日俱增，并且纳特再次帮我解决了索尼娅·蒂尔菲尔德的问题。

我们的友谊似乎不大可能。当时，纳特·奥托林在多伦多一家早期爱滋病同性恋者俱乐部做小职员。他自己还开了一家闲暇酒馆，放映黄色电影，发展年轻的小白脸，洗贩毒赚来的黑钱，很可能还做一些我不大愿知道的事情。纳特和罗尼——那是他的总管，有时也是他的情人——就是靠这些问题颇多的业务赚来的大笔钱财过着非常舒适的日子。他们在布罗尔西大街的科隆纳德有一套价钱不菲的公寓；他们穿昂贵的套装，抽昂贵的雪茄，喝昂贵的酒；他们嚼最好的可卡因，玩最俊的美少年。按大多数人的标准，他们

并不是理想的市民；就是按我的标准，他们也不是。

当时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可以说是很粗俗，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我在温哥华做业余私人调查员，借此挣一口吃一口。这就是说我得老是在街角晃悠，旅馆大厅，或赛马场转悠，监视那些欠别人钱的人，或那些跟竞争对手饶舌的人或那些跟别人的配偶睡觉的人。够忙活的，呢。即使有事做的时候，这工作也不太合算。付款支票总要拖延很久，因此我只好离汉斯汀和缅因只有一箭之遥的一家魁克印刷店上面的三楼租一间房子。我开 GMC 面包车，穿牛仔裤，喝啤酒。要是运气好的话，还能吸一点烟草，从酒吧里挑几个女人做爱。那是七十年代的事，非常刺激，但这并不是我人生的一个舞台，我可不想再去光顾了。

在我介入索尼娅·蒂尔菲尔德的案子之前，事情有所好转。我找到了一份高档的工作，薪水丰厚，时间稳定。我也能付得起一辆漂亮的 4×4，外加极其显眼的附加设备。等到那案子结束，那车子也瘫了，但是还有保险。所以索尼娅和我在“西海岸啦啦园”相遇的时候，我还有 7000 元银行存款呢。

索尼娅和我分手的时候，我又回到了温哥华。当时正值八六届展览会。我的房子也“重新装修”了一番，但业务并没有提高。我有一个宽敞的地下室，在鲍威尔那边的鱼类加工厂附近有一个秘密出入口。我开迷你面包车，穿打褶的裤子和肥大的带垫肩的夹克。我在一家食品公司工作，还买得起可以回收的卫生纸和瓶装水，服用维他命。吸毒总让我头痛。

不过有些事情还是没变，我仍然偏爱啤酒和亮丽性感的女人。我依然觉得“参与”疗法极其无聊，还要花掉一些原本就不稳定的收入，如果我还有收入的话。

既然连我都经历了这许多改变，我不知道纳特在这九十年代是怎么过的，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找出答案的。我又回电给爱丽丝。我们约好下午六点我到她的公寓来，然后一起去见纳特。

我满心期待着这个能和爱丽丝和纳特一起度过的夜晚，便计划着如何打发我面前漫长的白天。我应该忘掉谋杀案，忘掉钻石楼，忘掉工作，应该高兴起来。我要利用剩下的大半天时间跷起双脚读读书，或做点儿别的具有建设性的事。可是不行。马拉里又悄悄地溜了过来。他把我堵在办公室里开始向我叹苦经。

事情进展得不顺利。马拉里说了一大堆也没讲出这一点，但是他和他的奴才们根本没进展。他们没查清的地方还是一长串呢。

“把你的朋友克莱尔·哈伍德抓起来吧，求求你！她一直在撒谎，并且非常老练。我和达西轮番做她的工作，可是我们没法动摇她那个监督——还记得警督斯特隆吧——噢，他升迁了。新警督可不是个好对付的主儿，我们不能立案，他就不让我们逮捕她。他需要确切的证据——你知道——谁，什么时候，怎么样，为什么。我们只能推测部分案情，但问题是我们所发现的一大堆情况，似乎都有可能。”马拉里摇摇头，像一只被挫败的公鸡似的无精打采，愁容满面。这一回可能有一部分是真的，有一部分属于装腔作势。不过在马拉里这样的家伙身上很难分清。“或许都不可能呢。那么你现在对谁最有兴趣？克莱尔·哈伍德，还有谁？”我问道。

“我可没有，不过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达西给你。是克莱尔·哈伍德和尼基·达斯，他们俩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们确实从楼下的职员那儿探知，好像克莱尔经常到楼上的样板房，严格他说来似乎并无必要。她的解释是她把它当作第二办公室，以躲开那些电话。达西的活动我们还不能太确定。他上班并不守时，可是也没人跟踪，不过也说得通。那地方倒是干那事儿的理想去处。如果你懂我的意思的话，那儿的床已经用过了并且我们找到了一些证据，蜡烛啦，一些甜饮料啦。因此达西认为达斯是头号凶手而哈伍德则像是麦克白夫人似的，或者只是个见证人和同谋。随便是什么都无所谓。至于说动机，我们也不需要太复杂。假如说戈尔顿正好遇见他们在干事儿，达斯就会把他砍死。达西确信达斯练过武术，我们并不是说这是预谋的，可能只是碰巧。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决定不报告戈尔顿的死讯——真的不该怪他们——然后就把尸体移到了隔壁的空房中，把我们的线索掐断了。此类的事很有可能啊。这样却让我像他妈的无头苍蝇似的，我们怎么也找不到达斯的下落。一旦我们能摸清他的去向，我们就可以把他们俩一网打尽或是离间他们；我知道我们会的。达西这么翻腾达斯的東西想找些线索，这是他妈的浪费时间。结果什么都找不到。”“法庭辩论怎么样？”

“啊，辩论。有时候我觉得还是脱身为妙，别耍这种掷骰子的本事。我们得弄清戈尔顿是怎样遭难的，是吧？这些聪明的家伙们不会只说一句他们不知道。他们会长篇累牍地写出报告，‘与什么相符’啦，‘有证据表明’啦，‘什么什么不太可能’啦——你知道他们的鬼花招。我们能确证的就是他的脖子给抹了。是空手道？很可能。一下，几下，反正是狭窄的硬家伙——像钢条或书背？很可能，他们不会排除这种可能。可是我们呢？咻——”马拉里叹了口气，“海伦，你怎么看？”

这个问题等于马拉里在承认什么。他需要帮助，他不喜欢达西的那些做法——天哪，他根本就不喜欢达西——可是他又没什么更好的方法。案子已经过去五天了，可他们竟然连主要嫌疑对象都没找到。这个压力也够大的！

难怪马拉里坐在我的——达斯的——办公室里如坐针毡，还向我讨主意呢。真让我开心。

“告诉我，其他还有什么可能呢？到底谁会有真正的谋杀丹尼斯·戈尔顿的动机？那未亡人怎么样？罗慕鲁和德莫拉德他们那儿有动机吗？多斯勒和格兰登宁也有动机，这你怎么解释？这个叫蒂利昂的人有证据证明他不在现场，是吗？”

“他没有就好了。不过相信我，呃，丽贝卡·戈尔顿是首要嫌疑对象。配偶吗，总是这样的。我和达西推测的一个情节中可能有她。是这样的：哈伍德和戈尔顿是一对姘头，他的老婆捉住了他们，当然是争斗一番喽，最后他被杀死，两个女人就把尸体搬走想掩盖整个事实。怪事不断，但是我一点儿都不相信这个故事。别以为我没想过那两个女人是一对情侣，但是这样也行不通。第一，哈伍德总是在上班时间去，而这时戈尔顿夫妇谁都不在大楼里；第二，先不管这种三角性关系，丽贝卡·戈尔顿或许出于某种财政上的原因而干掉她的老公。在这种情况下，那套样板房和克莱尔·哈伍德摆在哪儿？还有达斯呢？这么多讨厌的乱头绪，却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好了，那层楼上的另一对夫妻怎么样？他们与戈尔顿一家有什么利害关系吗？”

“你是说罗慕鲁和德莫拉德那一对活宝？他可是富得流油啊，人家的牙齿就是一座金矿。有些牙医一个星期赚的钱比我们一年见的钱还要多，并且他这人又能干，投资又准，大多都是投房地产，从来没像许多人那样遭到勒索。他辞去了牙医之职，光是他收入的零头就够他过日子了；他投资，玩牌，旅游。日子真不错啊，可他从未结过婚。他们在一起大概有三年了。爱琳娜·德莫拉德，瞧她多贞洁！那只是嘲笑。她来自魁北克的肯温尼根，父母都是中学老师，她受过养成所培训，后来进了社会学院，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于是她就搬到魁北克市，在一家花店工作。应该是在那儿碰到罗慕鲁的。她今年二十四岁。她的情况我们掌握的就这些，总比你瞧着他们来得多吧。”

“那么你没法跟戈尔顿一家或钻石楼联系起来？”“噢，他对这次开发也有些兴趣，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那两套他们正在住的房子。他自然也希望有一个良好的管理计划，很可能还要登记或诸如此类的。但是我们查下来并没有发现他卷入财政问题。当然，经常有这种可能啊。至于戈尔顿一家和这个安大略生态监督的业务方面则更难查证了。罗慕鲁和德莫拉德两人都是环境活动家。你知道，这些人用不着为工作或手头的时间担心。罗慕鲁也在安大略生态监督邮单上。我们已经查过，他们俩同时爬上了特玛加密装饰树上了。很明显，他们还没等其他运动者喜欢上他们就离开了。照我看哪，哪怕是对那些搞生态的家伙们来说也太奇怪了。”

“你知道的就这些？”

“你开玩笑吧！我搞到这么多数据、信息、报告和各种各样的东西，要是写到纸上挂上树枝，一千棵都该死了。你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吗？看你能从中看出点什么来：罗慕鲁和达斯曾一起玩过象棋；丹尼斯·戈尔顿有一大堆黄色画报藏在办公室里；我们在达斯的房间里找到一份《安大略泄漏法案》——那就是这个管辖区有关有害废物的法令。这幢大楼具备最好的保安系统，就连保安人员据说也是一流的。我们找到了一份蒂利昂报告给格兰登宁的档案。说是戈尔顿声称他在二期地产中发现了什么。你明白吗？啊，报告说很可能存放过多溴苯——多重溴化联苯基，别头疼，我也不懂是什么玩艺

儿——大概是一种阻燃剂吧。没有具体的东西，没有来源，没有证据。如果真有其事的话，没人能跟我说个明白——诺曼·多斯勒正迷恋着爱琳娜·德，他坚信梅尔希奥·罗慕鲁只是个跑腿的，丹尼斯·戈尔顿才是他的情人。好了听着：乔治·麦克唐纳声称尼基尔·达斯的父亲在二战中是个叛徒；说老达斯是印度陆军的一个军官，在缅甸时成了战俘和日本人合作。爱琳娜打算开始做内装饰生意：她设计了他们的公寓，不过掏腰包的是罗慕鲁……这只是冰山的尖角。你还想听的话，我就再讲给你听。” 马拉里洋洋得意，好像他真的做了什么聪明事儿似的，可怜的乡巴佬！我几乎为他难过了！

“有些事情跟谋杀毫无关系，而有些则可能有关。良莠难分哪。这也难怪。想理清眉目你就得靠联想，可是你却想不出。”我带着明显的嘲弄答道。

“跟我讲点儿我不知道的事吧。我们还是应该面对现实，我希望你能指点指点。”

马拉里现出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当然这只是骗人而已。

“饶了我吧。好吧，我们还是这样开始吧。假设凶手和搬动尸体的人并非同一个人，很可能还毫无关系。”我边说边瞧着盯着我的马拉里。

“哈伍德跟你说的！就是说是她搬动了尸体，但她并没有废掉戈尔顿。这算是假设吧，那么然后呢？”“别把尼基·达斯看成是凶手，实际上把他当成局外人。”

“这倒很难。”

“试试看。”

“好吧。我们有一个凶手，除了他不是主要嫌疑对象哈伍德或达斯之外，其余一无所知。我们有哈伍德和某个未知的人——当然不是达斯——把尸体从 1605 移到 1606。这样我们的结论就是没有疑犯也找不到动机。等一下！我从哪儿得出的结论？”

“离真相不远了，就这样。应该有点儿价值。”马拉里耸耸肩，装出一副失望的样子。事实上他或多或少地明白了克莱尔跟我所说的一切，并且总的说来他对这桩案子有了一个崭新的看法，这就是他来找我的首要原因，而我也倾其所有统统倒给了他。

下午五点，我兴高采烈地准备着离开那儿，启程到城里去见爱丽丝和纳特。我已经巡视了一番，装作在忙我的保安工作。为了给我的大脑填充一些可以回味的趣事，我又来到了16楼，也不管那条拦着犯罪现场的黄带子就钻进了1606房间。从东南窗口看去，我用不着伸长脖子就能辨清围墙和大门的位置，然后是附近的工地，我猜想那就是令人着急的二期地块。工地上有几座乱七八糟半坍半塌又旧又小的工场，预制棚或此类的建筑。一台多处损坏的锄草机堵在铺道上；一大堆旧木料，一张张房顶材料，生锈的水槽、管道或其他工业废品东一簇西一堆。到目前为止，这块地方还没有开始清理为施工作准备。我猜想一等到钻石开发公司名正言顺地拥有了这块地皮——只要他们能搞到手——这些活儿就会开工的。

钻石楼未来的二期工地紧贴着一期的地盘，中间只隔一道三英尺高的雕花铁栏杆。几天前我曾大街上看到过的那道带门的临时木板墙将两块地皮都圈在了一起，难怪乔依斯·多斯勒确信这桩买卖已成事实呢。只要低头瞧一眼这两块地皮就不由你不信。视觉信息对于潜意识的影响总是较为强烈的。

我一边沉思一边下楼，准备到办公室取了夹克就出门上路。大厅里相当热闹，人们已经下班回家，或是取道去球场。要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去并非那么容易。那天又一次说明我没错。我刚出办公室，就迎面碰上了丽贝卡·戈尔顿，陪在她身边的是一个身穿深色套装的中年男子和韦恩·蒂利昂。他又是那副特有的肮脏嘴脸，并且竭力让她赶快从我身边离开。一想起前几天在约克代尔她那样对我拂袖而去，我就气咻咻地想回敬她一下。每个人偶尔都会表现出那种可笑的孩子气。所以我抓住她的胳膊，猛地一悠荡让她转过身来对着我，然后大声问道：

“你前夫临死前的那场车祸是怎么回事儿？该不是又一次想要他的命吧？我们来查查这件事怎么样，戈尔顿夫人，呃？”

我想都没想就这么直统统地说出来了。我是说，我根本就没想我准备说什么就这么脱口而出了。我喜欢这老套头的无意识，不管是什么它总有作用。我也喜欢那个一棒子给打晕了的丽贝卡·戈尔顿的回答：

“什么？什么车祸？噢，那个呀！算不了什么。丹尼斯想躲开以免撞上一辆自行车，所以就擦上防撞栏杆了。就这些。好了，别缠着我，这跟你无关，别那么瞎掺和。”她挣脱身子向电梯走去。大厅里的每个人都注视着她。我开心地笑着走向外面的大门，和我那些观众点头招手。其中有山姆·冯；有瘦长结实、迷惑不解的乔依斯·多斯勒和她那瞪大眼睛的儿子；有忧心忡忡的克莱尔·哈伍德和目光越过她的肩头、犀利地盯着我的弗兰西斯·马拉里。我对那件他一点儿都不知道的车祸到底知道些什么，我为什么不告诉他？我敢打赌他肯定在这么想。再加上各种各样一大批给吸引过来的旁观者；这些人我都不认识，但自此之后他们会认识我的。

天气越来越好。爱丽丝正好在家，见了我非常高兴。我刚一进门，她就又是殷勤又是爱抚。事实上我已记不清自从我到多伦多以后她已经多久没这样了。性生活是一回事儿，但是每日里的亲热和关照也不可或缺。因此我们照旧热切地亲吻了一阵儿。太美妙了，看来我搬出去已经发生魔力了。

我们都说得不多。我简单地给她讲了我在钻石楼的工作，她也趁机说了

她在演艺的神秘世界里最近几天的近况。大多时间我还是看着她穿上那件皇后西大街买来的条式裙子准备晚上外出。一个美如天仙的女人躺在浴缸里真有些……啊，有些那个。

她慢慢悠悠地弄着头发，又是洗，又是吹，又是整。湿的，那样子好像是小卷儿。我天真地想大概最近就流行这个样子吧。可是那卷儿显然不大对头，人家怎么就知道什么时候流行什么呢？我一向爱丽丝问及这个问题，她就会笑着跟我说，到街上去瞧瞧人家吧，不过得注意，一定要到某条大街看某些人，所以刚开始你就该先搞清哪条街哪些人。怎么会呢？她们怎么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真正的流行，什么只是商业时髦而对那些特别在意这些东西的人来说已经过时了？我觉得这像是完美的吹牛，你爱信不信。爱丽丝已经穿上她那夜出的行头：黑色紧身衣，几乎连屁股蛋都盖不住的皮短裙，当然也是黑的。一件大花外套又鲜艳又显眼。耳朵上，脖子上，手指上，全身上下珠光宝气。黑色漆皮鞋。她披了一件披肩，晚上有些凉意。她挑剔地打量着我。我穿着我最好的萝卜裤，白色的亚麻衬衫，红色的织花背心。我觉得挺好。于是我们便上路去见那个老纳特。

我们决定一直往南走到皇后大街。这是后三月的一个礼拜五晚上，天刚擦黑。我和爱丽丝都穿着我们最好的行头，沿着多伦多我最喜欢的大街斯班的那大街往下走。但愿生活一直这样，不过要是真这样，我们又不会喜欢了。但是眼下我却很喜欢。这也算是改变一下郊区的生活，那儿的人老是为住房的价格而愁眉苦脸。

我们从斯班的那的东侧出发，经过几家批发商店中间的中国和越南餐馆。太阳镜，服装装饰和附件，塑料玩具，2.99元的数字手表……这附近移居的仍然很少。几条街区上惟一的一家素食咖啡馆和一家正宗的古董店好像也没多少生意。格罗斯曼酒店似乎从六十年代就没怎么变化——这怎么可能呢？——它还在老地方，但隔一个街区则坐落着一家装饰着漂亮瓷砖的地方造酒厂。这地方以前可是那家肮脏的派拉蒙酒店的所在地。

斯班的那大街每边都不一样。在这一段，西边的要繁忙一些，人们从横街上繁忙的肯星顿商店、日用品商场、露天货栈和各种各样的折价商店里拥出来。所有的犹太餐馆和匈牙利肉铺老早就没了，代之的是他们的亚裔同行。再往南，有一些街区好像全是韩国人、中国人或越南人，但是这儿也有各式各样的店主，招呼的客人也是各色各样。到处是各种肤色的脸孔。街上弥漫着北京烤鸭味儿，空气中回荡着雷盖_的节奏。登达斯大街东侧的学院路过去是多伦多惟一的唐人街，而今斯班的那和登达斯的交界处却成了多伦多无数个唐人街的一个中心。十字街头的银行用四种语言做着咄咄逼人的广告——就是没有法语。新鲜产品都堆到了人行道上：一篮篮，一箱箱，一捆捆叫得出名儿和叫不出名儿的蔬菜、水果和鱼。人流，噪声，垃圾，可这儿还是多伦多。一个绿盔警察若无其事地穿行在喧嚣中，给那些违章停车、堵塞车道或跨过人行道的车子撕票。

在此之后，街道面貌一变而为“时装区”，这只是对服装生意的高级叫法，但仍和唐人街一样混乱。建筑更是高耸入云，交通拥挤的大街上方六七层楼高的窗户上标着制造厂商和品牌名。也有几家在店门口搞折价倾销的杂货店和高级皮革行，但比不上我们刚刚经过的北面的那些地区生意红火。

接下来就是皇后大街了。爱丽丝为了跟一个朋友搭话，差点儿把我拽到了一辆红色的街车下面。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但是爱丽丝刚在多伦多住了几个月，她认识的人就比住在温哥华的人还要多。反正我觉得这样。她把我介绍给人家，人家只是匆匆地扫我一眼，我多受欢迎！我根本不知道那个年纪稍大的女人是“里面的”，但是听听也无妨。斯班的那东端，皇后大街一下子变宽，但这里还是街中心。这儿曾是艺术家的国度。他们搬到这里，把它装点得情趣盎然，同时也抬高了这里的房价。而今，那些鄙视商业开发和服装连锁店的六根清净的人都搬到了巴斯索西面借以逃避昂贵的房租，但这儿仍是那些冷峻而胆小的人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和爱丽丝一起走在这儿，我就觉得好像就是我们。

竹吧的入口是夹在两家用玻璃橱窗隔起来的商店中间的一条狭长的过道，好像在停车场里似的。玻璃橱窗里有一个身材高大面带笑容的男子，他要我们每人掏十元钱，我差点儿碰了个钉子。爱丽丝要我装出一副冷面的样子，可这也掩饰不了什么。如果我们不呆到十点看表演，我们就可以把钱要回来。那个笑嘻嘻的花花哥儿们说了句“吃得开心”，好像他是真心祝愿似

的——我不是说笑——我们穿过那个院子，来到一个像是客车场改成的“犯罪场所”——吃的，喝的，音乐，表演。那地方又大又吵又暗，人流如潮，乌烟瘴气。爱丽丝去跟一个娇小漂亮，戴着卷布，安排餐桌的女人交涉。我环顾四周。酒吧里已经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坐满了人。可现在刚刚是晚上八点哪，所有的桌子都满座了。入口附近的“救国军”长凳上还坐了好多人，大多是女人，他们还在等。含混不清的噪音充斥耳鼓，可舞台上连个人影都没有。这只是人们相互说话的嗡嗡声，真难想象等音乐响起来，那噪声会有多少分贝。这地方肯定不那么正派。我在吧台附近占了一张小桌子，要了一杯啤酒。爱丽丝还在想方设法在餐厅里搞一张桌子。酒吧里的装饰以昆虫、手掌印和红色的灯泡为主：她跟我说那边要安静许多，还保证我会喜欢那儿的食物。

竹吧里的顾客比较杂乱，没什么特别的。当然大多是年轻人，但还不那么令人讨厌。工作人员走起路来蹦蹦跳跳的，干净利落得跟屁股上长了翅膀似的，可能只是荷尔蒙加卖力的作用。

为了打发时间，我就问爱丽丝她是否知道竹吧的招聘政策。她疑惑地瞧着我可还是搞不明白。在我身边，那些男服务员个个都身材高大，穿着玛顿牌长统靴，要么是扎个马尾辫，要么是一头鬃发；而女职员都很娇小妩媚，穿着极为整齐。会是巧合吗？我又问爱丽丝。这次她哈哈大笑。太有趣了。

一刻钟过去了，纳特还没露面，也没找到桌位。我来到外卖柜台买了些小吃。纳特正在那儿把几个零钱投进“找对象”游戏机内。

“噢，天哪！但愿这不是奥托林大人！怪不得我们找不到你呢。你躲到爆米花机旁边干什么？”

“海伦！瞧瞧你！天哪，见到你太好了。啊，啊，我们想赢一杯枞酒呢。”

紧接着便是拥抱亲吻。我们拉着手臂互相打量。他老多了，可谁又不老呢？穿得还是那么鲜亮，不贵的不穿。我不知道他怎么看我，不过好像还过得去。

“爱丽丝在哪儿？领我去见见她。我想会会‘那个女人’。”

“在吧台旁边的小桌上。看看你能不能找到她，猜猜哪一个是她。我要先去弄点儿小吃，免得等会儿饿过头了。”“你去吧。我要玩完这场顽固得不是玩艺儿的游戏。瞧，你把自己当男人的时候，你的伙伴就会是女人；反过来也是，操。所以，我只好对我的性别说谎，以便别人的回答能让我活下去。需要高度的分辨力呀！我真该对那些管理人员发一通牢骚！”

我用眼角瞟了一眼柜台后面的那个女人。她年纪不大，根本不知道如何应付纳特这样的人。他是动真格的还是什么？我买了些小吃，我们就走开了。

“你怎么挑了这么个地方会面，干吗不找个同性恋酒吧？那儿的‘找对象’游戏可是来真格的。”我边咯咯嚼着边问道。

“是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哪。再说，我现在就住在这儿附近，在麦克考尔，可是家门口呢。最好的同性恋酒吧，起码是我喜欢的，都在永革路东面。嗨，我敢打赌那就是爱丽丝！”说着，纳特径直走向爱丽丝。

爱丽丝瞧着这个直冲她而来的陌生人一眼，然后站起身，张开双臂。瞧着他们拥抱，我的心情也挺开朗。趁爱丽丝和纳特互相熟悉的当儿，我走过去又挪了一张椅子。一件又一件事情费了我不少时间。等我回来的时候，他们谈得正热乎呢，话题竟是后现代主义。我连现代主义都不知道，更别提“后”字了，因此我怎么也插不上嘴。我坐在那儿，沉浸在一种学术的氛围中。好

像有一本有关后现代主义政治的新书，不过从来没读过。应该有些共同之处。过了好久，还是没有餐桌。

“爱丽丝，去查查我们订的桌位怎么样，呃？我们都等了四十分钟，已经够长的了。”

爱丽丝点点头走开了。我和纳特瞧着她踮着脚步走向门口那个小柜台。餐桌就是在这儿分配给那些经确定值得得到的人们的。

“怎么样？”我问道。

“挺好，真的。像我们以前所说的，棒极了。恭喜你，海伦，她很不错。”

“是啊，我也这么觉得。”

“不过这种关系会把你留在城里跟她一起生活吗？”“不会。”我只好承认。

“嗯。”

爱丽丝回来了。她抓过披肩，甩到身上。“走吧，我们好像错过了桌位。她说她叫了我的名字，可是我们没搭理。所以我们那一轮给错过了。还是离开这儿吧。”

“你在骗我呢！她跟你说叫了你的名字，是这么回事儿吗？好吧，我们还是拿回押金另寻个地方吧。你看行吗，纳特？”

我们三人往门口挤，可是人流还在往里拥，嚷着要桌位。

上了大街，我们到了乐选小酒馆。这家可不是停车场了，是上城区一家在茂密的树阴下新建的酒馆，全是玻璃和镜子。我们在后头找了张桌子，法语大菜单上注有英文标题。一个殷勤的服务员走过来，不一会儿就端来了一瓶酒。总算吃上饭了。

“怎么就没有一个家伙关心那块多斯勒地产是不是真有有害废物？照我看，真得有人好好管一管，你说呢？”我们已经订好了菜，开始边饮酒边吃着悬在我们头顶的一只滑轮上的小筐里的面包。我猜这样做是为了在酒吧几上腾出地方放食物，但无论如何，这种做法倒挺聪明。爱丽丝还在跟纳特讲述我在钻石楼的工作及那件谋杀案。他曾在《多伦多星报》上读过那则消息，所以便津津有味地听她那详尽的解释。

纳特减了不少肥，因此脸上有些瘦削，正和他那将近五十岁的年龄相吻合。他仍然留着短发，两撇八字胡。我怀念那个曾经用以标志他的人格组成部分的雪茄和他那双黑眸子的锐利目光。而眼前却是一个更加温顺、更加成熟的纳特·奥特林。在我看来，也许还更为伤感。

此刻我只好全力去回答爱丽丝的问题。她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我觉得那不像是思考，倒像是权威。“这些天，有关污染的事既没有令人惶恐，也没有冷淡下来，你又不住在那儿，干吗管那块地产有没有危害的可能？现在都关心谋杀案去了，还管这事儿有什么意义呢？钻石楼还有别的不解之谜呢。我来告诉你们马拉里今天跟我说的一切。”

我一句一句地讲述了我和马拉里的谈话以及我在大厅里对丽贝卡·戈尔顿的那段小插曲。爱丽丝和纳特听得很用心。

我讲完后，纳特说道，“我敢打赌你肯定已经猜出来了，海伦。你干吗要把丹尼斯·戈尔顿那件差点儿要命的事故问题提出来？你还没明白？起码给我们讲讲马拉里列出的那几条中哪一些跟你的有关系。”

“你以为海伦知道是谁干的以及为什么这么干而没告诉我们？我不相信！海伦，你说呢？”

“我也确定不了，或者不太确定。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不知道的东西还多着呢。达斯的失踪这是一点。他为什么没乘那次航班去印度？我也对不上号。当然克莱尔已经卷进来了，这一点已不是谜了。我觉得我已经隐约猜出来谁是凶手了。”

“你不会告诉我们的，是吗？作为你最亲近最爱的我们却得到最后才能明白。”爱丽丝揶揄道。

我意识到事实上她对我没什么太大进展颇为不安。以前我们用不着应付这种局面。我手头的工作难得会引人入胜，谋杀案则更是少得可怜。断案的问题不大经常出现。“达斯有可能死掉吗？我觉得好像有这可能，也许他给谋杀了，只是尸体还没发现罢了。这怎么样？”纳特打断了我与爱丽丝之间刚刚出现的僵局。

“我觉得也是，他有可能已经死了。也许就在那块建筑工地的地下。不过我能肯定警方也没查过。”“噢？就像他们第一次把那套样板房翻遍了一样，他们肯定不会去查找达斯的尸体。他是他们的首要嫌疑对象而不是被害人。”爱丽丝还是像以往一样快人快语。“要是他没死，那么他会去哪儿呢？”

“说得对。到底在哪儿呢？照我的猜测，我看见他的那天晚上他绝对想去印度。梅尔·罗慕鲁也这么看。在我离开之后肯定出什么事儿了……”

我不喜欢我去的那个地方。纳特在了解我的动向。“也没什么秘密。就是发生了谋杀案了呗。你们俩干吗这么确信他没插手？你是说警方把他认作凶犯就因为他是印度人？同样的原因也许你会拒绝相信吧？”“噢，那又怎

地！这样解释也很公平。不过，他的血统并不是警方追查他的唯一原因。不是；也不是我认为他没有插手的惟一原因，但是我不否认这也是一个因素。对于这样一种是非偏见还不太可能证实其结论。确实还有待于观察。”我答道。

爱丽丝喝着酒，什么也没说。

饭菜上来了，我们都埋头进食。至少我是这样。爱丽丝和纳特在挑他们爱吃的东西。爱丽丝还有点儿不高兴，气我没跟她说说我对这件案子的看法。我能看得出来。至于纳特……我不知道。

谋杀的话题不谈了。我们谈了些别的事情。欧洲的新闻啦，加拿大这边立法的混乱啦，朱诺奖啦，音乐、电影、书籍、度假等等。没什么属于个人隐私的。最后我谈到了这一点。

“那么这些日子你都在干些什么，纳特？罗尼呢？他还在吗？”

“罗尼死了。爱滋病。”纳特边吃边说，然后他抬起头来，放下叉子，对着我们笑。“我不喜欢这样，但还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人家怎么就不知道对这样的新闻作何反应，至少也该露出点儿悲伤的样子吧。啊，我吗，HIV病毒测试呈阳性，我还没染上爱滋病。也许我运气好，在恶化以前还能活几年呢。罗尼去得太快了，正好四个月前他死在凯西诊所里。”“纳特说得很对，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接受这个消息，该做出怎样的反应，我有什么感觉？怎么样比较合适？我的那种感觉合适吗？有没有关系？”

我伸出手，他抓住了。我强迫自己紧盯着他的眼睛，自从他在十秒钟前向我报告那个噩耗时到底出现了什么变化？他还是我那亲密的朋友纳特，这一点没有变。他还是那个已经被判死刑的男人。我们都会死去，但不管死得如何平凡，何时就死以及如何就死确实又大有区别。“一吐为快吧！真的，自从测试出来后，有时我觉得最难的又不得不做的事就是把结果告诉别人，特别是那些我非常在乎的人。罗尼走得这么快，我甚至没来得及为他看病他就去了。这是一个打击，远非出一场什么事故所能比，你知道。其他的朋友吗……我自己的……状况我似乎还能应付。我真的没出现什么症状，所以等到病魔降临时我还能从从容容地迎接它。我不想对你们隐瞒，我也不在乎谈论。就这样，你知道。”

他放开我的手，我们俩都望着爱丽丝。她正在悄悄地独自抹泪。

“噢，纳特，我太难过了！为那个我从未谋面的罗尼难过，更为听到这许多有关你的情况而难过。太惨了，只能耗着了。整个一代的同性恋者被抽杀了十分之一。非洲和海地的那些人差不多都死光了。人们总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太可怕了！”

“是啊，罗尼没病之前我压根儿就不想自己。正是他的死和我测试呈阳性才改变了我，让我觉醒。不过我觉得也没什么，你知道。老是想病啊死的也不太健康。人不能这样。我可不想围着那些整天悲悲切切、哀号不止的人度过我的余生。这不是我向往的生活，其他人干吗非得这样？”“你真是视死如归呀，纳特，我太佩服你了！”爱丽丝抹了抹眼泪朝他微微一笑。纳特动了动，好像要拍他的手，实际上却没拍，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盘中之物开始大嚼起来，胃口比以往还要好。

爱丽丝哭过以后好受了一些。她说，“海伦，你瞧出来是怎么回事了吗？纳特在安慰我们呢！很奇怪，不是吗？纳特，每一回都是这样吗？”

“每回都是这样！”

这番不合情理的话使我们哈哈大笑。那天晚上，在剩下的时间里我们过得非常愉快。

我和爱丽丝回到她公寓的时候，留言机上的小红灯正一闪一闪的。我们俩谁都没去睬它，它就那么闪了一整夜。也许是给我的有关那件谋杀案的口信呢，或者是爱丽丝剧院里的朋友留言。我们才不管呢，我们都有别的事儿要考虑。

我们脱下衣服，不顾前后地上了床。过了很久，静静地躺在我的臂弯里的爱丽丝才说道：“你觉得怎么样，海伦？”“什么怎么样？”我答道，虽说我清楚她指的是什么。爱丽丝明白了我如此勉强的态度，她极不耐烦地来劝导我。“纳特和爱滋病；死亡；所有这一切吧，让你有何感受？”“你想听真话吗？是幸运，就这样。当然也有些伤感，但很大部分是幸运。”

“是的，幸运。真高兴我还活着。充满了生机，这种感觉好像不大对头。”

“是啊，生活的意义远不止这些。只是突然想到罗尼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死于爱滋病的人。我也认识好多搞同性恋的女人在爱滋病协会里工作，但我不知道那些同性恋女人也染上了爱滋病毒。大多数男同性恋者都有十几个二十个死于此病或染上此病的朋友，这就是令人恐怖的所在。我们已经够幸运的了，这是肯定的。”

“我真的很喜欢他，你知道。我是说纳特。你看要是我什么时候请他出来，他会愿意吗？我下礼拜要进行《艰难时世手足情》‘女性文化’演出。我可以给他弄几张票吗，嗯？”

“纳特会很喜欢的，我肯定。也会邀请我吗？我怎么从未听说过你还做这种‘女性文化’的工作？你还有什么没跟我说？”

我们几乎没再提爱滋病这一话题，虽说大半个晚上都围绕着这一主题。我们都毫无准备，所以这个话题对我们说来无疑就是一大震惊。染上爱滋病我们就必死无疑。现在我们改变了话题，心里也轻松了许多。关于这一点，我们和大多数人截然不同。

“我什么都没对你隐瞒，海伦！八字还没一撇呢。再说，我也只是昨天才听到确切消息。真正隐瞒的是你！我是说有关那件谋杀案，你的破案情况。我想知道，都说出来吧。”“用你的说法，这个案子我还没破呢。不过有时候真觉得像一个填字游戏，我觉得我能猜出来克莱尔的情人是谁，是谁帮她搬走了尸体。”

“是谁呀？好了，海伦，说吧！”

“我知道的你都知道。你自己想吧。”我逗着她。“吹牛！你去过那儿，也见过那些人。而光是耳闻就不一样了。”

“好吧，好吧，听我说，我只告诉你名字，然后你自己去想我是怎么推断出来的。我没必要再回答任何问题，成吗？”

“成！”

“爱琳娜·德莫拉德。”

“当真？”

“没错。”

“就这么完了，呃？”爱丽丝说道。

我没再搭理就睡着了，撇下她一个人独自睁大眼睛在那儿思考。

第二天早上，我们还是尽量不理睬那只红色的留言信号灯。在我上厕所的时候，爱丽丝终于才倒过带子听了起来。我出来时，她正站在办公桌边对

我哂笑。

“说曹操，曹操到！是爱琳娜！她昨晚十一点钟来电话告诉你，克莱尔·哈伍德给逮起来了。她听上去非常沮丧，希望你能帮她一把。关于她们，你说得不错。恭喜啦！”

克莱尔·哈伍德住在坐落于柳涧的一条偏僻的死胡同里的一幢稍有新色的房子里。那房子有六米房前空地，三间小卧室，上面一间浴室，起居室，餐厅，小厨房；楼下还有两间，设有地下室，代之的是一间实用房和车库。哈伍德的两个孩子仍然和她的姐姐住在家里，因此这边的家里只有我们三人。

爱琳娜站在窗口旁往外望着乱七八糟的前院。我那辆脏兮兮的蓝色护卫者停在她那辆漂亮的小翻篷车后头。她穿着一件深绿色的保暖套装，并且曾经哭过。她老是抬起手抹脸蛋，好像要拢一拢散下来的乱发似的。自从我来了之后，她看都没看我一眼。

克莱尔·哈伍德穿着牛仔裤，套头衫——更像我几年前见到的那个克莱尔，远不是那个雇佣我的女商人——她坐在桌子边，面前摆了一杯咖啡。

“早，海伦！要咖啡吗？”她问道。我只是点点头，望着一言不发的爱琳娜。克莱尔站起身走向炉子上的咖啡壶。好像过了许久许久，她才端回了一杯咖啡，并且打破了这种僵局。

“啊，你总算来了。爱琳娜不知道你到底会不会来，你瞧——我给逮起来以后你连电话都没回。”

“今天早上我一听到口信就赶了来。”我想解除爱琳娜对我的偏执。“那么他们放了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警方声称是你告诉了马拉里说我移动了尸体。我跟你说吧——”

“背后捅刀！你算是哪门子朋友！你背地里把克莱尔跟你说的一切全都抖落给了警方。你真行啊！”爱琳娜一下子爆发出来，打断了克莱尔谨慎的话语。

“你相信是我向警方抖落了你所告诉我的关于你一个人搬走尸体的事？”我转向克莱尔。

“不像是真的。我看他们在撒谎。我觉着你会猜到我和爱琳娜的事。你猜到了，是吗？噢，警方还没猜到这一点，所以你们不大可能向马拉里提起这事。他们很可能在放长线钓大鱼呢。只是我也无法确定，不是吗？他们肯定还会把我带到城里再行审问。”

“你想怎么样？他们已经确定命案是发生在那套样板房内，而你也坚持你到过那儿。这次你跟他们说了些什么？”“我一点儿都没改口，他们证明不了我不是一个人，证明不了爱琳娜和我在一起，也证明不了我们发现了尸体并把它移走。我会一口咬定，别把爱琳娜也拖下水。”“天哪！别再瞎编了。我真惊讶他们竟会放你走。这些意思你画过押吗？”

“没有。我说过没有律师的话我决不再多言一句，也不会签字画押。今天晚些时候，我得跟我的律师再到那儿走一趟，录一份恰当的口供。”

“这就可以放心了，这样你还有机会说出真相。别错过！”

我心想，这样对马拉里也有好处。他并没有把她当作凶手，他只想给她一个机会让她脱离干系，别再撒出弥天大谎。

“不会的！我不想把爱琳娜也卷进来！我不能！”“你不想还是你不能？”

爱琳娜从窗口转过身来，向坐在身边的我和克莱尔走来。随着她越走越近，她那棱角分明的剪影也越来越清晰。她似乎已经忘记了她对我发疯的情景。

“海伦，我该怎么办？就因为我的原因她才拒不向警方说明真相。我知道从头到尾都是我想保住我和克莱尔唧唧我我的秘密。可现在，我看我们最好还是承认我们俩一道儿去过那套公寓，一道儿发现了那具尸体，又一道儿把它搬走了。我们可以互相指证，把事实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吧。可是她不愿这么做，也不让我这么做。”

“我决不同意！你老是跟我说你和梅尔是生死夫妻，还说你不想和他决裂，那么我们是情人，是同性恋者这一事实就决不能泄露出去！这些都是你的说辞，记得吗？而且我也答应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遵守这一点。”“可是为什么？我不懂为什么？”爱琳娜边哭边望着我，仿佛我知道答案似的。显然，她们两人在最近几天里已经对这个问题谈了好多遍，但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她们之间似乎也不值得再继续进行这种讨论。她们需要别人的新看法，或者是一个裁判员。如果这就是我在这儿所要扮演的角色，我也谈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

“为什么？我已经跟你们说过千百回了！因为如果我们露馅了，那我们就完蛋了。很可能我们就再也见不到对方了。我会失去我的工作，梅尔也会逼你发誓再不见我。反过来，如果我们只是按兵不动，一旦一切都过去了，我们还能和以前一样。见鬼，爱琳娜，我只是不想失去你！这一点难道很难理解吗？”

“我可以离开梅尔，我可以跟你走，我说过我会这么做的。只是我们去警察局吧，把一切都告诉他们，甘愿担当后果！”此刻，爱琳娜听上去真的是绝望已极了。这种声调克莱尔相当理解。

“我不能让你为我而牺牲自己。以后我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不！我只是不相信把真相告诉他们警方就会对我们有好处；我只是知道这会毁掉我整个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关系。我不能冒这个险。”

“这不是牺牲，我保证。我想和你一块儿生活。克莱尔，我爱你。”

我看到克莱尔瞬息之间似有所动，但她没有为之左右。“出事以前你可从未对我这么说过。干吗突然之间要成为现实？你总是说你想来一段艳遇，开开心心的，勿需承诺。可以呀，我就这么上啦。为什么丹尼斯·戈尔顿的被杀使你对我的感情也不一样了？这太没道理了。求求你，亲爱的，还是让我用我的方式对付警方吧。”

克莱尔恳求似的边说边望着爱琳娜，她的脸孔因爱因痛而变形，我真想逃走。这种仿佛像看人家做爱的感觉让我讨厌，况且我对她们这些问题的如何解决也出不上什么力。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试试。爱丽丝声称我隐约觉得我能够济事。

“克莱尔，再给我讲一些警方所说的话。你必须对他们目前的指导思想有所认识。他们觉得谁是你的搭档？”“噢，尼基，他们全部怀疑尼基。他们发现那天晚上有人把他接走了。我想是在车库，并且他们确信时间正是乔治看见我乘电梯下楼的时候。因此他们认为我们一块儿在楼上把丹尼斯的尸体搬走，然后才分手。按他们的看法，尼基步行下楼直接去了车库，而我则乘电梯去了二楼。另外一个侦探，那个达西，他还企图证明有人看见我们在一块儿，可是没人能证明——那天晚上尼基和我根本就不在一块儿！那些接尼基的人，不管他们是谁，他们都没见过我，压根儿就不可能看到我。”

克莱尔顿了下来，极为苦恼地瞧了我一眼，然后搂住已经开始流泪的爱琳娜。她们紧紧相拥，就像两个在暴风雨中迷路的孩子。我努力不让这个情

景扰乱我并且继续催促着克莱尔。我也该利用一下我那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名声，反正也改不了。

“谋杀呢？警方是不是也把你和尼基·达斯当成凶手了？你移动尸体的行为他们作何解释？”

“噢，海伦！我不清楚这些混蛋警察到底想什么，如果他们确实在想的话。他们还在企图让我招认我是尼基的帮手，因为他是我的情夫。我猜他们认为他干掉了丹尼斯然后又找我帮忙移走了尸体。他们好像觉得这个看法能够接受。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进展不大，你知道。真是太扯淡了。”“如果你像爱琳娜建议的那样道出真情，可能管用呢。”“我看不出来会管什么用。如果我向他们招认我和爱琳娜的事，他们可能会马上转过来，以为是我和她杀了丹尼斯，而不是我和达斯。她也会像我那样给逮起来受审！那又何苦呢？”

这是很自然的。克莱尔只会从她个人的境况来看待整件事情，她可不管如何破这件谋杀案。跟警方说出真情以助于找出真凶，这可不是她选择考虑的因素，这很难怪她。另一方面还有达斯呢，警方很可能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他，但是如果找不出真凶，尼基·达斯仍然是首要嫌疑对象，况且还要一辈子背这个黑锅。我可不愿这样。

“瞧，克莱尔，如果你讲出实情，至少能让尼基·达斯脱离干系。”

“可是他干吗非得脱离干系？很可能就是他干的呢。对于他那天晚上的动向，我们一无所知。你要我为了尼基而牺牲爱琳娜？让我歇着吧！”

她气咻咻地很难说服，满身都是爱情的正义感。没什么好多说的了。我离开互相拥抱着的她们，大手大脚地坐进沙发里。我根本就派不上用场。

“你绝对没错儿，我就觉着是哈伍德和达斯干的！”马拉里热血沸腾。我们正在他那坐落于学院路和港湾路上的一套新建的粉绿相间的警察总署办公室里。我离开了克莱尔的地方就径直到了那儿，只是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找到马拉里。他正好并且正准备见我呢。

“我干吗要考虑那些我连一点儿蛛丝马迹都没有的可能性呢？我已经有了极好的答案。第一，我们知道克莱尔·哈伍德就在那套样板房中，这些都是她招认的。第二，我们在维护拖车上发现了她的指纹。就是我说的那个。他们擦得非常仔细，但这是物证，陪审团会喜欢的。第三，搬动尸体需要两个人。那具尸体可不是拖的，而是非常小心地搬走的。光她一个人干不了。第四，有人看见哈伍德从16楼乘电梯下来。大约在同一时间达斯和他的两个朋友从车库离开，这是第五。他的这些朋友，我们已经查出来了，他们都很清白。他安排好让他们那天晚上来接他，并且在他们的家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他们开车把他送到机场赶早班航班。根据他们的供述，达斯叫他们直接驶入车库。那车库可不对客人开放；他还告诉他们他会去开门。他们依言行事，他果然拎着行李在等他们。他解释说，这样可比停在门口要快要方便。这就是保安人员没看见他的原因。够了吗？”“不够。”

“你有什么消息，海伦？我已经找到了我需要的那两个人，我也找到了有关环境的证据，可能不足相信，但那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你真的要我继续寻找另外两个人，哈伍德的另一个搭档以及别的凶手？也许你知道这些神秘的人物是谁吧？也许你愿意告诉我？”

“不。”

“那么好吧。”

“那么好吧，什么都没有。你找到达斯了吗？”我忍不住要啰嗦几句。他们根本跟踪不了他们的首要嫌疑犯。我也是进退两难，我要是败马拉里的兴那就太不公平了。这根本不是或大多不是他的工作，对此我感到非常难受。“噢，”他极其随便地说道，“别跟我说了。达斯确实登上了加航的航班，他确实到了印度。我们一直在跟新德里他姐姐家联系。可是家里没人。当地警方答应帮助我们，可他们自己都忙得焦头烂额。别指望他们的优待了。因此，达西有可能得去印度找达斯。”

达西去印度，这个主意可经不住推敲。

“我们希望尼基尔·达斯先生能乖乖回来协助我们进行调查。”马拉里朝我咧嘴一笑。

“那么就别让达西去了。任何神志清醒的人都不会自愿跟那个家伙到处乱走。”

“真逗！别那么刻薄，海伦！真遗憾你的朋友克莱尔也卷了进来，但她是自作自受，就这样。至于达斯吗，啊，正如我以前所说的，如果不是他，那还会有谁？我也不是傻瓜呀。再给我找个人来，我去调查调查。”

“给你找个人！合着我就该腾出一天时间，也不管我是不是在为你卖力！”

我已经准备结束这场谈话，真让我心焦。这时我想起了有些事得问问马拉里。

“说吧，你怎么会没猜着达斯搭乘那班航班离开呢？我记得你说过他根

本就没登机。”

马拉里倒是很识趣地露出尴尬的神情。

“电脑错误。座位安排出了乱子。反正他们就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

我仰靠在椅子上哈哈大笑。“电脑错误！”可爱。这可是唯一一件让我发笑的事情。

我走出他办公室的时候，我还在咯咯笑个不停。这倒不是因为我大获全胜，而是因为马拉里问道，“昨天晚上在大厅里有关戈尔顿车祸的那件事，你只是在报复戈尔顿夫人，我说得对吧？你没什么证据，我应该明白这一点，是吗？”于是我答道，“是的。”感觉好多了。

我提前下了车，沿着港湾大街，经过那些拔地而起的新楼群一路而下。我顾不上东边伊顿中心的巨大磁力，往西转到杜达斯大街。走不多远然后再登几级楼梯，就到了“菜屋”。这是一家颇有声誉、历史悠久的餐馆，为多伦多那些新兴的闹腾的唐人街填补了历史的空白。餐馆供应挺不错，基本上是广东风味和点心，也设有特别推荐最为时兴的四川风味。菜屋能为像我这样的人供应安慰食品，风味浓郁，似曾相识，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我要了一套点心并且请求比尔让我用用他家里的电话。因为星期六来用午餐的人们把公用电话全占了。我拨了克莱尔的号码，但愿她们不要只是装上录音带然后爬到床上。还好，克莱尔几乎马上就接了电话。

“克莱尔，是我，海伦。不，不，别急。我不是想说服你改变主意，至少不是现在。我只是想跟爱琳娜说句话，行吗？”“噢，好吧，不过别惹她不高兴。你这人可不那么敏感，可她是。”克莱尔提高了嗓门，“丽娜，宝贝，海伦来电话。想跟她聊聊吗？好的……海伦，她来了。”

“海伦，我在这儿呢。能帮你什么？”爱琳娜的声音听上去又强劲又高兴，丝毫没有悲伤的痕迹。只要和克莱尔做一会儿爱就没什么不能解决的，我心想。不无忌妒啊。“就一个问题。别让我解释，只回答就行了。梅尔·罗慕鲁是同性恋吗？他是不是跟尼基尔·达斯扯不清？”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接着便传来笑声。“不！绝对不会！你怎么想到的？是不是因为我是克莱尔的情人同时又想跟梅尔呆在一块儿？不，梅尔不是同性恋。因此他和尼基尔·达斯或其他任何男人都没有瓜葛。至于我和他吗，啊，我们很亲密，你可以说是生活伴侣。他对性没多大欲望，但我们确实也偶尔干干。我都跟克莱尔说过了，你知道，从一开始我就把一切都告诉她了……”

“好了，好了，我不是要这些细节。我并不是想打探你的私生活，只是想确定一下梅尔的事是不是真的。小诺曼·多斯勒跟警方说梅尔跟尼基·达斯是同性恋情人。当然警方也没追究，因为这跟他们有关克莱尔和尼基的说法不相吻合。”

“噢，这不是真的。当然我对达斯也不甚了解。他可能是个同性恋者，不过我有些怀疑。但是至于诺曼·多斯勒吗，啊，他有点儿挤对我，所以也许他会跟梅尔过不去。诺曼最近似乎有点儿惶惶不安。也许能说明些问题。”

“也许吧，我就这些问题。你尽管放心，爱琳娜。要想方设法说服克莱尔洗刷自己。这才是正经事儿呢。”“正经事儿，”爱琳娜附和道，“是的，我明白了。我会想办法的，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成功。我的这位克莱尔可是个顽固的女人呢。”她听上去很是自豪。

“管她顽固不顽固，她可是深爱着你呀，我敢打赌，如果你用心的话，你能让她跳窗。”我说道，爱琳娜则高兴地大笑起来。

“ 好吧， 海伦， 再见！ ”

“ 再见。 ”

我谢了比尔， 回到餐桌旁， 吃起我那五六份小柳条筐里的点心。

钻石广场塔楼依然如故，和我前一天晚上离开的时候一样。冯已经回来上班，正坐在办公桌上，和赛莱娜·阿莫斯一起指挥着礼拜六下午挤在大厅里的混乱的人群。电梯忙碌地工作着，把下去的人送上车子，把上来的满载而归的人送到家里。通往球场、游泳池、桑拿浴室、设备室、自行车存贮处，以及便利店的大门没隔多会儿就呼地一下打开又砰地一声关上。

詹姆斯·格兰登宁正在经理办公室里，垂头丧气地坐在克莱尔的办公桌后面。“蒂利昂在哪儿？”我问道。“海伦，我不知道，我现在也没心思。我把他炒掉了，要他离这片产业远远的，可他却嘲笑我，还告诉我说丽贝卡·戈尔顿向安大略生态监督推荐要他蒂利昂接管对我们二期地产的‘调查’工作，并且我们会收到他的信函。我们给这两人耍了，这又是一大笔开销呀，我清楚。如果这还不算糟糕透顶的话，据我听到的消息，我们的经理和保安主任成了警方关注的首要杀人嫌疑犯。你能想象吧！我不敢相信，这事儿要是公之于世会产生怎样的恶果，况且又正值楼盘市场疲软阶段。我可不想让事态恶化。”

格兰登宁顿了一下，掏出一块洁静的手帕揩了揩额头。我接不上话，于是他接着大声说道：

“等到事情摆平了，我们准备更换这儿所有的高级职员，克莱尔·哈伍德、达斯还有蒂利昂，那时候我只好在这里坐镇，尽我所能再理顺这一切。我很高兴你终于还是来了，非常高兴。住户那方面有好多牢骚，这也难怪，并且也不是无理取闹。他们自然要不高兴并且向我们发泄一通，向我和所有的职员，没办法呀。还有人威胁说要搬出去，把他们的住房送市场拍卖。这样我们可受不了，这会使我们将来的销售一败涂地，二期……”

“是啊，二期。是不景气还是怎么？”

“天哪，但愿不是！干吗会不景气！我们有有效的特权买下它。正像我跟你说的。我知道那个戈尔顿女人和蒂利昂会抬高那块地产的价格，但是我们一样会买下它。我们必须这样。这整座城市再没有像那样有价值的地产。我们必须买下来。”

他还在出汗，我继续追问：

“谁给你通融资金？你从哪儿搞钱来付这块地产的费用？”

“这是机密。”

“让我猜猜。梅尔希奥·罗慕鲁医生是你的教父。谢谢，那么我猜中了。”

“我可没说什么。”

“那没关系。我也不会说出去，我保证，因为我已经知道这么多了，再多一点儿也无伤大雅。罗慕鲁提供多少资金？”格兰登宁木然地盯着我。

“够了。”

“如果钻石广场塔楼公司不能支付，罗慕鲁医生用不着花多少钱就能捡一块地皮。我说得对吗？”

“噢，见鬼，对的！可我却会丢掉我的每一分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得让住户满意，买下那块地皮，尽可能提前施工并且把那块新楼盘卖出去……就是条件最好的时候也不容易啊。勿需别人帮助，蒂利昂和那个戈尔顿女人就阴谋勒索我们，更别提这件命案了，公众形象极坏呀……”“想不想听劝告，呃？好吧，先生，别对克莱尔·哈伍德灰心；她并未杀人，要是你答

应的話，她可以回來做些掃尾工作。別管警察，只管打電話給她，讓她到這兒來。另外，也別管我，讓山姆·馮當保安主任。他當然很勝任。讓他們來經營這個地方，來使住戶滿意。明白嗎？”“還有嗎？”

“還有嗎，別再和稀泥了，到樓上跟羅慕魯談談。我覺得他對麗貝卡·戈爾頓和韋恩·蒂利昂在利用丹尼斯·戈爾頓之死的做法並不那麼滿意，也許他們並未像你想象的那樣完全支配了你。如果有人能想出某種法子來甩開這兩個尤物，那就是梅爾·羅慕魯。只是他不大可能從戈爾頓和蒂利昂強加給你的任何敲詐中謀利，也不會利用你目前因謀殺案而面臨的困境來要挾你。因此他可能有所幫助。值得一試吧！”

“我也不清楚。在我看來好像不大可能。”格蘭登寧若有所思地瞧了我一眼，聽上去好像還不大相信。“你有什么好主意？那就干吧。”

我離開的時候，他正伸手去抓電話。找克萊爾和馮，甚至是梅爾·羅慕魯。

我上了樓，來到達斯的房間。警方已經盡力收拾了一下，所以房間里實際上並不太亂。可是總覺得一直有人用。我真高興尼基·達斯沒到這兒來看看。我從冰箱里取了一听啤酒。一包六听，警察竟還為我留了一听。他們倒還不錯呢。

眼下我該離開這個地方嗎？我一直覺得我在鑽石樓的時間該結束了。如果格蘭登寧聽從了我的勸告，那麼不僅僅是克萊爾會在短期內回來上任，況且山姆·馮也會掙面子而取代我的工作。本來嘛，這份工作就是他的。所有這一切都讓我變得多余——除了擔當丹尼斯·戈爾頓命案的調查員。不管我多想離開這兒，我都想破了這個案子，因為這樁案子中林林總總的事件越來越讓我感興趣。我想留下來處理一下。

我抓過一支鉛筆和一個本子，在尼基的桌前坐下，努力地集中注意力。首先是一串名單。我把這些名字順着紙張的左邊一欄列下來，都是案發後最近五天內來過的人名，不管是以什麼身份或是什麼關係。首先是丹尼斯·戈爾頓，那個犧牲品被害人，然後是清一色的大會串，那些可能的兇手——麗貝卡·戈爾頓、韋恩·蒂科昂、克萊爾·哈伍德、尼基·達斯、梅爾·羅慕魯、愛琳娜·德莫拉德、喬依斯·多斯勒、諾曼·多斯勒……不能忘掉詹姆斯·格蘭登寧、喬治·麥克唐納、山姆·馮和賽萊娜·阿莫斯。我把整個名單一個一個慢慢地濾過一遍，在那些能證明不在現場的名字後面作了說明，盡量收緊案發的時間和地點，找出某些不為人知的跡象。小說里的那些偵探總是想方設法收緊死亡時間並且查明嫌疑對象在每分鐘內的動向。可這兒不是這樣。根據馮的報告，誰都沒注意到丹尼斯·戈爾頓在他被殺的那天晚上具體是什麼時候進來的。克萊爾聲稱她發現屍體是在十點到十一點之間的某個時間。事實上，我名單上的每個人要么是在大樓內——克萊爾、尼基、山姆、賽萊娜——要么是後來回到大樓——麗貝卡、梅爾、愛琳娜、喬依斯、諾曼——都是在那天晚上的某個時間里犯有嫌疑。馬拉里說過韋恩·蒂利昂也有某種不在現場的佐證。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反正我把他給划掉了。他是一個小爬蟲，就連扮演兇手的資格都沒有。還有麗貝卡·戈爾頓，我也划掉了。當然，她是一個拙劣的機會主義者，不過我遇見她的時候她也剛剛發現那屍體，所以我不相信她會謀殺親夫。她和蒂利昂也不會持續得太久。性並不是一切啊。等不到更換床單，他們就會為了錢財而出賣對方，拔去眼中釘嘛。然後我又划去了克萊爾和愛琳娜。她們沒有殺害戈爾頓。這就結了。

我敢跟自己打赌，如果真是她们干的，那么她们后来的行为会露出马脚。反正，有些事你还非得相信不可。那么格兰登宁那天晚上会溜进来吗？也许吧，这只是一个大胆的推测，我不会为此枉费心机。然后剩下的就是尼基、山姆、赛莱娜、乔依斯和诺曼。12个嫌疑对象减少到六个，也算是一种进展吧。

我粗略地过了一遍，想了一回。一旦白纸黑字记下来，有些想法我就想抛之脑后，但另一个想法又开始形成：当然还没有相当的证据。

哎，啤酒也没了。真需要再来上一杯。那对我有好处，可以松松筋骨，清清脑子。于是我丢下一切，下楼去了。我绕过大楼来到停车场，享受着清冷的夜晚春天的芬芳。现在白天已经感到长多了，这种情形只有那些北方人才能完全意识到。我们这儿漫长的冬夜有时很难受得了。除了白天变长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能标志着冬天的结束。在南安大略省，日照量是季节变化的最佳表示，而不是气温，因为温差的变化范围很宽。

等我找到最近的啤酒店，买好一盒十二瓶装那种传统棕色长瓶的布里布克啤酒来庆祝春天，然后驾车返回钻石楼的时候，黄昏已经开始降临了。我正想着我的心事，胳肢窝下面夹着那箱啤酒绕车子走向那条通在大楼前门的小路，这时，我的身侧给什么东西蹭了一下，害得我差点儿把啤酒箱弄掉下来。原来，一辆自行车打我身边飞驶而过，那骑车人蹬着车子像个魔鬼似的。就在他回过头来想看看他撞上的是谁或是什么东西的当儿，一张苍白的脸孔一闪而过，但是他根本没有减速，所以刹那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说不出来究竟是谁，唯一可以断定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并且对骑车非常在行。

大厅内充满了晚饭前的宁静。那些黄昏外出的人已经走了，来访的客人也早已到了，而那些夜猫子要么在整装打扮，要么还在满面春风地做着进城的准备。冯正好在休息。听说他还在休息，我非常高兴。我向赛莱娜打听那个神秘的骑车人。她认为可能是诺曼·多斯勒的朋友罗依，姓什么不知道。他们很久以前就在一块儿了，只是小多斯勒肯定是独自一人上楼回家去的，她没见他下来过。也许他们分手后罗依呆在外面的停车场里练习单车跳台阶。这样做是不允许的，那两个孩子也知道这一点。可是你能把他们怎么样？她分辩道。究竟又能怎样，我只能表示同情，然后朝电梯走去。

身边有了新鲜啤酒，我又坐下来思考我那份随手记下来的嫌疑人员名单。容易的先做。山姆·冯，我看不出他有何动机，不过这至少也是我的一个问题。如果冯是凶手，那么同谋只能是赛莱娜·阿莫斯。反过来也一样。那天晚上，他们俩一块儿值班，就像今晚一样。我又想到，那天晚上要是冯工间休息呢？他会不会利用这段时间下手？赛莱娜证实任何时候他都没有走出她的视野以外五分钟。她和冯都声称他一次离开是为了取一听饮料，一次是到便利店去买他非常喜欢的纽约赛尔兹。赛莱娜就在桌边休息了一会儿。咖啡是从机器里取来的，沙拉三明治是家里带来的。她换班时两次去取饮料的时间都很短，并且原因纯属正常。冯已经证实她去洗手间的次数和时间，好像并没有特殊情况。像这样没有独立的证人表示异议的供词当然无法反驳他们不在犯罪现场，但并不说明他们就不在犯罪现场。这一点并非无懈可击，比如像案发时间还在几里之外啦，无法进入犯罪现场啦或者一直在其他一大帮人的眼皮底下啦。这些都可成为他们互相袒护的理由，当然很可能是真的。对这些人，我只能在他们名字后面划上问号。

容易的部分就这么多了。尼基怎么办？正像克莱尔说的，有可能是他杀了戈尔顿。既然我已经相信克莱尔和爱琳娜无罪，我怎么再相信尼基呢？他眼下杳无音信。要是他还在这儿并且坦白他的所作所为，那又会有多少区别？肯定有一些，但是还不够。如果我对他了解得多一些，那么我会像相信克莱尔和爱琳娜那样相信他吗？不会，这也没用的。如果我想对自己诚实一些，客观一些，我只好接受这一点。尼基尔·达斯依然属于我的嫌疑对象名单，因为我也无法肯定我是不是非常了解他。我确实能读懂克莱尔和爱琳娜，但我这种自诩还不能夸大其词得连尼基也算进来。我叹了口气，然后转向梅尔。这儿的可能性好像极大。无疑我也在想，梅尔可不像克莱尔和爱琳娜，他很可能是杀害丹尼斯·戈尔顿的凶手并且事后一点儿马脚都没露出来。他有“某种”动机，也有机会，更会耍小聪明，若无其事地应付过去，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他并未杀死丹尼斯，但我还是把他留在名单上。

那么乔伊斯·多斯勒呢？还有那个小诺曼，罗依什么的？乔伊斯和诺曼；乔伊斯和梅尔；梅尔和诺曼；梅尔和山姆·冯(？)以及赛莱娜·阿莫斯(？)，我能构成多少个这样的组合？我擦掉了这些组合。梅尔，乔伊斯和诺曼不需要搭档，他们自个儿都能干掉戈尔顿。把不必要的因素和混乱带进解决途径可是一种很拙劣的手段，很俗气。因此我留下尼基，梅尔，乔伊斯，诺曼，山姆和赛莱娜。

我紧盯着那一串名字，从中圈出了一个。这时电话响了，刚响了一声我就拎起话筒。没有问候，只有梅尔希奥·罗慕鲁听上去很冷漠的声音：

“你竟然唆使格兰登宁来咬我。”

这可不是个问题呀，因此我也不用回答。瞬间出现了一两秒钟的沉默，然后罗慕鲁才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我想下来跟你谈谈。”

“好哇。”

我们同时挂上电话。我又开了一罐啤酒等着。他竟然花了六分钟才到这儿。

为了改变一下形象，梅尔希奥·罗慕鲁身穿莱维斯牛仔裤和一件极好的运动衫。要不是他那面目狰狞的三分脸儿和充满敌意的极不协调的体型，他看上去也会和普通人一样。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他这人都要占用不少空间，使得房子和房内的唯一居民——我好像渺小了许多而显得无足轻重。他用不着进行明显的威吓就让我采取防守姿态。跟我们前一次见面时的那个性情温和的男主人相比，完全换了个人。

“来杯啤酒吧，”我鼓足勇气，“布克啤酒，好东西呢。对不起，这儿没有威士忌。”

罗慕鲁摆摆手，推辞了。

“你竟然唆使格兰登宁来咬我。”他重又说了那句老话。我耸耸肩。

“怎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因为这个你才过来问我？很明显，不是吗？”“怎么很明显？”

“啊，这整个情势都是你一手设计的，不是吗？所以只有让你湿一只脚好像才公平一些。你难道没有同感？”“你在控告我谋杀了丹尼斯·戈尔顿？”

“噢，好了！没有，你并没有直接参与，但是在整个二期地产的游戏中你一直是个两面三刀的阴谋策划者。我敢打赌，土壤污染的谣言就是从你那儿传出来的，并且你巧用心计操纵了乔伊斯·多斯勒，然后又是戈尔顿一家，让他们搬进了钻石楼。这是我的猜测。”

好像并未打动他。

“你的猜测？关于我为什么要这么一手遮天，你猜到了什么？”

“你可以从中取乐并获得潜在的利益。”

罗慕鲁静静地思考着我的答案，同时锐利地瞧着我。不过我已经不再感到威吓了，至少此时此刻吧。我知道我踩到了尾巴上。过了一会儿，罗慕鲁咧嘴一笑，好像放松了许多。“是啊，确实如此。从中取乐还有潜在的利益。挺不错的，事实上非常不错。可这并不能让我对丹尼斯·戈尔顿的被杀担当什么责任啊，不是吗？”

“担当责任？”我做了个鬼脸，“只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设计了这种局势，随之导致了谋杀案的发生。不，按我的猜测，你对这桩命案并不负有法律责任。”

“啊！那么你就是说我对此负有道德责任。”“道德？”我又做了个鬼脸，“抽象的道德无关紧要。对于戈尔顿之死，任何人都无能为力。对于凶手，我们能做的也是微乎其微，但是仍然有机会来理顺你给其他人带来的混乱。”

“这就是你唆使格兰登宁来咬我的原因了。你正想给我一个机会来缓解因我的恶行而产生的后果。你真是个狂妄的女人，你知道这一点吗，海伦？”

“善解者知之嘛，梅尔希奥。”

他大笑起来。

“啊，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你。我猜我还真需要一点儿刺激。格兰登宁按照你的劝告给我来了电话，之后我就如此这般地做了。首先，我从钻石楼公司接管了购买这块地皮的特权。这样就直接变成了我的生意。然后我电告丽贝卡·戈尔顿，跟她说我想买下这块地产，不用等什么估价了。我

告诉她别让蒂利昂插手此事，要是她拒绝或是再拖延下去，我就会责怪她争权夺利，办事不力或别的什么。说了这么多，能得到你的赞同吗？”

没有谁愿意给别人抓到小辫子。罗慕鲁为了保持他那份泰然，很可能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他还是忍不住要挖苦我一两句。管它呢，我心想，你做得不错。

“那么等你得到了那块地产，你准备用它做什么？再提高价码返销给钻石开发公司？”

“难道你会拒绝利润？”

“利润，狗屁利润，那得看是怎样弄到手的。炒地产，抬高地皮和房产价格，你简直就是一个吸血鬼。”“要是声称土壤污染，危及环境评估而压低价格，那会怎么样？这样你肯定能接受吧？这正是我跟戈尔顿及安大略生态监督正着手处理的事。你这么聪明一定能想出来。这一点还不能证明我是一个诚实的公民？”

这回轮到我笑了。

“扯淡！严肃点儿。要是那块地真的污染了，那会怎么样？”

罗慕鲁极力露出欢快的样子来。

“我不想撒谎。那块地不大可能受到污染。在过去的50年中，那地方根本不会有有害废物。我曾经跟渥太华的国防部联系过，他们帮我全都查过了。你说得对，这是非法泄密，但很管用。”

“你这么一调查可就把丹尼斯·戈尔顿置于死地了。”我讨厌那种语气，但他还是让我把话说完了。“是有些关系，是的，我承认。我衷心地表示遗憾。”“既然你这么说了，你一定知道凶手是谁。”“你呢？”

“我不知道，没有证据，但是……”

我拿起那张写满嫌疑对象的名单递给罗慕鲁。他瞧了一眼，指着那个打上圈的名字，点点头。

“是啊，我明白了，非常不幸。我从未想到事情竟会这样失去控制。打那以后我就一直夜不能寐。相信我——”“当然，”我解嘲地说道。

罗慕鲁在桌子上叉开他那双关节粗大的手向我俯过身来。这个动作原该给人一种胁迫感的，可不知为什么却并没有这样的感觉。

“好吧，该说的都说了。不知道警方是怎么想的。啊，我得走了。跟你谈话非常……有趣。顺便说一句，我明白格兰登宁的用心，他要山姆·冯从你这儿接管保安工作，至少等尼基回来之前吧。我希望你很乐意离开这儿。再见！”他连手都不准备握就站直身子往门口走去。我望着他的背影说道，“是啊，我真为冯高兴。还有克莱尔·哈伍德，她不久就会回这儿来。现在警方不会再扣留她了。”一提及克莱尔，罗慕鲁一下子僵住了。然后他打开门，脸都没转就又说了句“再见”。

“再见。”我回应道。

梅尔希奥·罗慕鲁离开之后，我心不在焉地瞎涂了一会儿，然后扔下铅笔，走到外面的小阳台上想冷静一下。这是一次非常紧张的会面，还漏下好多我想听的东西没讲出来。我们应该能想出该如何处置那个凶手，如果我们之间少一些敌意的话，但是我已经答应不再去找罗慕鲁。我已经把他给说通了，并且这一点让我感觉不错。是时候了。在越聚越浓的黑暗中我站在阳台上，俯视着钻石楼满是雕塑的领地。南面相邻的那块地皮正是导致这诸多伤悲的源头。从这层楼面上看不见那些废弃的建筑和散在各处的垃圾碎片。

能够看见的唯有一片光。

我盯着那片光看了许久，它既不移动也不熄灭，只是闪呀耀的；可不是电筒的光或是灯光，而是一片火光；火堆不大而且控制得很好。也许是野火，也许是一个擅自住在新开闢地上的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在煮晚餐。不可能。我从未听说过北约克还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蹲在建筑工地上。这可不是那种地方。很可能是孩子，可能在烤维也纳小香肠。对，这可是星期六晚上，当地商店的老鼠们都找个地方搞聚会，来些龙须菜，来些可乐，暴喝滥饮，淫欲无度。一下子真叫我无法相信。

那火并没有蔓延。不过它就在二期地皮上，在乱七八糟的烂木材、旧轮胎、破库房、废物桶和许多叫不出名堂的东西中间。很有可能会引起严重的问题呢。

有人在那儿，有人点了火；不难猜出那人是谁。最起码这种情形需要赶紧通知消防系统。那么我也该和其他极具责任心的市民一样拨打911吗？我没有。我当时，就是现在也是一个不可救药四处寻摸的私家侦探，做事总喜欢身体力行。加之罗慕鲁的拜访对我自己是一个推动。我觉得无所不能、大言不惭呢。

我从达斯那个比较齐备的厨房壁柜中抓了一把手电筒，上了电梯一路而下来到地下室，然后出了应急口。我推开门的时候抬头望了望那架电子摄像机。不知道山姆或赛莱娜是不是监视着闭路电视。啊，这种方法也能弄清他们是否保持着十足的干劲。

此时天已经黑透了并且颇为寒冷。在我经过停车场向围墙走去的时候，我打了个寒噤。我真该穿一件夹克，然后我就想，要是火势蔓延了，那么寒冷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过了停车场内的明亮处，我紧紧盯着面前那条苍白的石板路。将钻石楼一期和将来的二期隔开的雕花铁栏杆上没有门。

过了那些一跳即过的冲天而起的建筑前的台阶，甚至是半高不高的栅栏后许久，我才环视了一下四周，想找一块放得恰到好处的假山石垫垫脚。我一过栅栏就停了下来，睁大眼睛紧盯着黑暗中那堆这会儿正越烧越旺、越来越危险的火堆。就是这样也无法提高我在夜晚的视力。于是我别无选择，打开电筒。我小心翼翼地跟着那堆火光明亮的黄圈，向着火的方向向前走了六七步，这时，一阵歇斯底里的尖叫声突然传来，我一下子僵在那儿，惶惶发呆。“不——！不——！不——！不——！”

那种绝望已极的叫喊声继续传来，让我脖后的汗毛倒竖。

对于这样的叫喊声，怎样回应才比较妥当呢？我清了清嗓子，边提高声调，叫了好几声“喂——”，边向那个叫声的方向挪动。那声音肯定发自火光附近。等我走近了，那叫喊声变成了更加难懂的胡言乱语。

“ 唔不！走——开！走——开！滚——！走开——！混蛋——！混——混——蛋！”

是一个黑影。他跳来跳去，对我挥舞着双臂。因为他是在我和火堆中间，所以无法看清。对着明亮的火光看过去，只是一个轮廓清晰的剪影。

等我慢慢地择着路，小心翼翼地跨过无以掩身的地形渐渐靠上去的时候，那黑影仍然守着他的地盘，为我的渐渐接近而越来越愤怒。尖叫突起，那声音迎面而来，仿佛要将我推回去。直到此时我才开始弄明白那句断断续续的话：“不！不！走开！走开！天哪！天哪！”

剩下的仍是些分辨不清的话。

火苗此刻已燃起了三米多高，火堆正是在一块装卸或转弯地段的中央。空地四周是坍塌的建筑，火光映照着力房子的正面，透过破旧的门窗向里面洒下光怪陆离的阴影。从我所站的地方望去，这种情景就像在圆形剧场中观看一场以火光和尖叫的人形为主的荒诞剧似的。一条不甚平坦但尚可通行的小路很明显是犁出来的，从我的脚下一直通到那座舞台的中央。

我这么瞧着，突然之间竟被那个跳来跳去的家伙迷惑了，他的叫喊声开始夹杂着啜泣。那种啜泣好像是从腹腔里发出来的，通过膈膜和胸腔产生共鸣，然后挣脱出来变成了一阵阵抽咽。曾经这样啜泣的人绝不会忘记这种感受。剧烈的抽泣使得那黑影耷拉着脑袋，双臂抱着自己的身体，双腿慢慢不支，一定是出于某种无法忍受的痛苦而使他受不了。

我跑了过去。我在坑坑洼洼的铺道上跳着来到那个已经瘫倒的人影身边，用胳膊搂住他的双肩。他转向我，脸上血痕淋漓，抹满了炭灰，痛苦之情溢于言表——那张脸正是诺曼·多斯勒。

他透过浓烟和泪水盯着我，过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搂着他的是谁。他那颤抖不已的身体一时静了下来，接着他狂嗥一声，从我怀里挣开，急忙退回火塘和后面的破房子旁边。我慢慢地站起身，还在因为刚才的跑动而喘息不已。这时一阵热浪向我扑来，火势开始蔓延。

原来的火苗趁着无人注意的时候顺着地面从火堆中央扩散开来，从一块可燃的废料烧到另一块废料；热浪渐起，所到之处无不烈火冲天。更令我感到恐惧的是，大团大团灼热的火舌越过了过渡地带，当场把那些旧房子剩下的东西一古脑儿吞噬了进去。

诺曼·多斯勒早在这地狱似的烈火中不见了踪影。

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此时此际是很容易做出快速反应并且一头扎进浓烟中表现出一种英雄的行为的。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还没来得及下决心，甚至没有时间顾及我有多少生存机会，更别提救出诺曼了，他就从火海中央冲了出来，边大声叫喊边围着圈儿狂奔，衣服上火焰腾腾。他先是向我跑来，然后又差点儿退回到火焰之中。

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我再次向他奔去，无谓地叫着，最后他终于转过身，整个儿向我扑来。我差点儿被一股呛人的浓烟和肉体烧焦的臭味熏倒。直到此时他才一声不吭，跟我挣扎了一会儿，最后他那伤痕累累的身子抽去了所有的气息。他终于挣扎不动了。

我双臂紧紧地搂着他，身体尽可能地贴着他一起在地上打着滚，奋不顾身地扑灭了正在活活地燃烧着他的火焰。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火才熄灭。我猜不是太长。等到老好人山姆·冯从停车场墙上匆匆拿下一只可怜的小灭火器赶来对我们喷洒的时候，任凭他怎么

卖力都变成了多余。这并不是说不欢迎他来，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看见来人而欣喜若狂呢！也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喜欢闭路电视、警卫人员、北约克消防局、多伦多市急救中心以及多伦多总医院的烧伤科……

我的烧伤虽说疼痛难忍，但好像只是表层灼伤。我暂时掉了许多头发，烧焦了一条眼眉，手上脱了些皮。较为长久些的是我好了以后左乳上面留下一块伤疤，当时诺曼的头就靠在那上面。那是一块极小但是经常发作的烧伤，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让我大受其苦。

诺曼·多斯勒却吃尽了苦头。他一只耳朵没了，大部分头皮也没了，头发也永远无法再长得整齐。他的胳膊上、手上全被烧伤，但最厉害的是他的脚。他那价钱昂贵的空气牌跑鞋变成了鼠夹，那种跑鞋已经表明极易燃烧并且很难脱下来。当他在燃烧的废料中奔跑的时候，这双鞋差一点儿让他终生残废。

不过让我记得最深的就是在冯到来之前，当我和诺曼都意识到已经没有危险，还能活下去的那几分钟。有好一会儿，我们两人脸对着脸在坚硬的地面上打滚，而身后就是咆哮的烈焰，兴奋之中依然留有濒临绝境的痛苦。后来小诺曼睁开他那因烟熏热蒸而又红又肿的眼睛，告诉我说是他杀死了丹尼斯·戈尔顿。

当然，我早就猜到了。我楼上的本子里画上圈的就是他的名字，这就是明证。

我无法准确地复述他一边忍受阵痛一边泪水满面地对我咕哝的一切。现在这一切都跟后来在医院里获知的事和我们从其他来源综合起来的线索混杂在一起。这个伤感的故事大概从头到尾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杀死丹尼斯·戈尔顿的是诺曼·多斯勒。这就是“凶手是谁”，其他的只是些细节，可以抹去。不过其他人当中只有爱丽丝极其关心为什么和怎么杀的，而不仅仅是简单地找出是谁干的。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缠着绷带，忍着剧痛对这桩案子陈述啦，解释啦，重复啦，甚至是扯淡，搞得我嗓子都哑了，让我无聊透顶。

诺曼·多斯勒，16岁，是个娇生惯养、性格扭曲的孩子。说一不二的父亲他拜之为偶像，无能无力的母亲则让他嗤之以鼻。他父亲的死动摇了诺曼的整个世界。房子卖掉了，他和他妈妈只好搬进公寓居住，钱也紧张了。诺曼在他交往的那帮孩子中失去了优势地位。尽管他比这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孩子过得都好，但这也不顶用。在他的小世界中，他失去了地位。他陷入了极不开心、毫无保障的绝望中。按他的朋友罗依的交待，诺曼在杀人之前甚至想到自杀，但是他杀掉了戈尔顿，也只是暂时地饶了自己的一命。他那计划完备、行动周密的谋杀行为所产生的安逸感并未持续多久。就在起火的那天晚上，在他得到罗依发誓保密之后他告诉罗依，说他想要自杀。罗依逃离了他那发疯的朋友，后来在停车场碰到了我。当时尽管罗依吓得跟鬼似的，但他还是说到做到，谁都没告诉。

诺曼完全被他父亲的遗产迷住了心窍，就是那块二期地产及其无主的旧建筑。他之所以放火，也许是表示对抗，也许是想求救。我到达现场的时候，他已经完全疯了，几近于彻底的崩溃，就像我曾经见过的别人那样；我不知道我的到来是否真的挽救了他，可现在这些都不甚重要了。不过还是倒回去吧。他父亲过世，他们迁到钻石楼以后，二期地产就成为诺曼神圣不可侵犯的遗产；这是他的唯一的保障，是他将来唯一的希望。这块地产将被卖掉，不久他又会变成一个百万富翁并且再次让他的朋友们艳羡不已。要不是丹尼斯·戈尔顿和钻石开发公司互相勾结，颠来倒去地从中暗算，事情都能得以顺利进行。事情进展到某一个环节，诺曼得知戈尔顿的环境干预将会使地产大折其价，甚至有碍于地产的建房销售。韦恩·蒂利昂对自己的工作也曾走漏过风声，就是他为何要来钻石楼监视戈尔顿。这种自吹自擂的说法他很有可能做得出来，以便使自己在那个富家子弟的心目中占上一席之地，也可能是想让其自愧弗如。

在此之后，诺曼无意中听到了他妈妈和梅尔希奥·罗慕鲁——一个令他害怕而又讨厌的人物——之间的谈话，由此他证实了戈尔顿的调查会危及他的将来。诺曼并不是惟一个没看出罗慕鲁染指这桩交易的人，主要是他太幼稚了，根本不懂戈尔顿和钻石楼之间只是在为戈尔顿的合作讨价还价。更有甚者，他只从表面上看到戈尔顿对环境起因的承诺。所以失去遗产的危险对他说来变得非常实际。对于诺曼·多斯勒来说，他惟有自杀和杀人两种选择。这似乎有些过于极端甚至不可思议，但是当时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可能钻进一个骚乱不安的16岁少年的心里。他决定尝试一下杀人的法子。要是事情不能像计划的那样顺利进展，那么作为一种出世的方法，自杀是随时可以进行的，但是首先他想给丹尼斯·戈尔顿逃命的机会。于是他在钻石楼上街的

一个角落守住，单等戈尔顿驾着车子下班回家。按他的意思，只是想跟戈尔顿谈谈，让他别妨碍那块地皮的出售。他好像没想到那天晚上他会迟一些回家，或者不愿意跟他谈话。也许他根本就无所谓。事实上，诺曼刚在街角安顿不到几分钟，戈尔顿就来了。等到戈尔顿的车子遇上红灯停了下来，诺曼就骑着自行车，顺着大街的中央来到他面前停下，并且砰砰地敲着离戈尔顿的脸只有几寸远的驾驶员的窗玻璃。丹尼斯·戈尔顿可就不高兴了。他放下窗玻璃，用各种难听的话骂小多斯勒，还叫他滚得远远的，根本不让诺曼开口。根据诺曼的供述，当他不离开那辆车子的時候，戈尔顿差点儿把他撞倒并且混乱之中撞上了一根灯柱，车子前面的挡泥板都凹了下去。这就是我上班第一天所看到的保险调查员所调查的小事故。大败之后，丹尼斯的命运也就算决定了。诺曼·多斯勒带着一股冷酷而又自以为是的愤怒，精心地制定着杀害戈尔顿的计划。当他想到杀人的时候，他所专注的是计划而不是行动。我觉得他不可能完全面对他所做的一切，只是最后他好像别无选择。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他极其成功地封锁了任何令人想起谋杀案真相的迹象，就连戈尔顿的尸体并不是在他死亡的地方找到的这一事实都没有让他感到不安。小多斯勒甚至在马拉里这样的经验老到的探员面前都没有暴露自己。在他们看来，他好像很老实，因为他并不是“装作”老实的样子：他们觉得犯罪之人都会这么做。后来，诺曼听到我向丽贝卡·戈尔顿询问那桩事故，就是丹尼斯·戈尔顿车子上的挡板给报废的情况，于是支柱崩溃，他被恐惧和绝望所征服。街上所发生的这起小事故促进了这起谋杀案。其他人的大肆宣扬又打破了他无意识之中为了自保而建立起来的虚假的现实——至少，这是诺曼被拘捕之后克拉克精神病院对这件事的解释概要。那套样板房是他计划的中心。像克莱尔这样自己有少年孩子的人应该能明白一套设备齐全的样板房会引起住在同一楼面的少年的兴趣。他对这幢房子的迷恋更因为1606是爱琳娜，那个他青春期梦想中的女人秘密幽会的地方这一事实而得以加强。不管怎么样，他根本不知道她和克莱尔已陷入情欲的旋涡中。很可能他从来就没想到这种可能，也从来没想到她们是在那儿干的。反正他想方设法用了点小手段弄到了门钥匙，也许在克莱尔忘记把钥匙拔下的时候，他说要借用几分钟。他厚着脸皮把钥匙拿到楼下，在便利店里配了一把，然后趁人家没回过神又把钥匙插到门上。有趣的部分就这么多了。现在得把这冗长而又下作的故事简化一些。谋杀当晚，诺曼·多斯勒在大厅里拦住了丹尼斯·戈尔顿，为大街上发生的一幕表示道歉，并且还学着大人样请求戈尔顿谈谈环境评估的进展情况。后来，他诱骗戈尔顿说要带他看看二期地产中那块怀疑有污染的地块。他们各个的公寓并不对着那个方向，因此样板房的窗口自然就成了他们讲解的地方。样板房的门正好没锁，当然是因为诺曼根本就没上锁。

根据诺曼的供述，后来的事易如反掌。他和戈尔顿进了1606房间，他告诉戈尔顿他要杀了他。完事之后，他出了房子上了锁，然后回到他的小床上重新观赏他那部《希尔街蓝调》。整个事件总共不超过十分钟。

“你真得佩服那孩子，”我对爱丽丝说道，“他竟然干得滴水不漏。不乱，不躁，不慌。从来没人真正怀疑上他。”“别那么洋洋得意了，海伦。你用不着骗我。我知道你这么做只是想搅浑水。这个故事太可怕了！他那可怜的妈妈，她一定很难过！”

爱丽丝想了一会儿，然后问道，“他是怎么杀死戈尔顿的？用什么？”

“噢，这个小秘密曾经搅得我们最聪明的执行侦探大伤脑筋呢。啊！诺

曼是用他那根随身携带的环形锁猛击丹尼斯的脖子！你知道，你自己也有呢，就是那种U型的硬钢质自行车锁，骑车人用来防小偷用的。这可是九十年代顺手可得的凶器啊！挺好吧！”

爱丽丝不说话了，但只是不多会儿。我也在等她的下一个问题呢。

“海伦，他现在会怎么样？我是说诺曼。”

“谁知道？这要取决于他们看他是否可以起诉。就是说他是不是头脑清醒能去上法庭。根据我们现行的《青少年犯罪条例》，如果证明他有罪，他可能要关上三年；如果还不适合起诉，他可能得教养几年，也许是无期教养。我想法庭会判他坐牢；他的辩护律师也想开庭审理。情况就是这样。”“教养几年，真难以想象！话说回来，我可不希望他19岁还在街上荡悠。真是找了个好办法！难道就没有其他法子了吗？”

“嗨，悠着点儿！别那么急！事实上，我觉得他留在街上也没什么危险。他这种人对家庭，朋友或商业关系才更有危险呢。这才是最重要的。瞧，爱丽丝，可不是我们说了算，谢天谢地。还是别提它了。”

“好吧，可是——”

“别可是了。噢，我们这次到哪儿和纳特一起吃饭？走吧，我都饿了。”

我们在大道咖啡店和纳特碰头。当时天气已经非常温和，可以在路边的餐桌上吃饭了。街边的树木正迅速地吐绿。我的双手已经痊愈，因此我又可以像文明人一样进食了。我原想把诺曼·多斯勒和钻石楼抛诸脑后，可爱丽丝和纳特谁都不答应。

“我对梅尔希奥·罗慕鲁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是不甚了了。”我们三人一坐下，纳特马上就说道。“欢迎来俱乐部。我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也不太清楚。他并不是非作出解释不可的。他的计划和谋杀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

“可是在失火之前你跟他的那场谈话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他显然相信你知道了他的密谋！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噢，我想我只知道个大概，但是主要部分我猜我们永远也搞不明白。按我的解释，梅尔就像一个历经挫折的电影制片人，只管赚钱，特别是赚房地产方面的钱似乎太乏味了。这方面他喜欢翻些花样，他看出钻石楼的形势可能二者兼有。其动荡不定的财政状况，还有隔壁人家老多斯勒死后可能出现的地产继承。我猜他是在意识到丽贝卡·戈尔顿既是多斯勒遗嘱的委托人，又是丹尼斯·戈尔顿的妻子，同时又是安大略生态监督的环境律师后才产生这种想法的。别忘了，他和爱琳娜两人都是安大略生态监督的成员。梅尔可不像大多数环境组织的成员，他煞费苦心地去结交职员、官员，熟悉整个计划。他指使乔伊斯·多斯勒迁入钻石楼，很可能还助了一臂之力借钱给她买了这套公寓；后来又轻而易举地让戈尔顿一家搬了进来以便接近乔伊斯·多斯勒，也好接近这块地产。很明显，这块地皮值上一千两百万元，想想吧！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向格兰登宁建议雇佣蒂利昂去监视丹尼斯·戈尔顿，但是我想跳过这个情节。不管怎么说，他把所有人物都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财政交换我一直没搞清楚，但他主要是千方百计使自己处于‘小头我赢，大头他输’的不败之地。其关键就在于二期地产的融资问题。尽管这块地产有毒性废物或别的什么污染之嫌，但他依然是格兰登宁资产的唯一希望。别的人决不会投资或拿出一个子儿。可要是整个土壤污染的恐慌只是一个骗局，那会怎么样？不过随便往哪边倒，梅尔·罗慕鲁总能捡些便宜，正像我当时说的，‘既为了好玩，又为了潜在的利润’——他对此并无异议。我知道的就这些。这

下足够了！”

“他曾经很有钱，别人可没这么富有。他完全可以瞧着他们为了地产争个不休而从中取乐，然后只是迁进去据之为己有。”

爱丽丝还像平时一样，总能想方设法一语中的。“这可不是过去时，爱丽丝。他仍然富得流油，我敢打赌还比以前更加富有呢。”我插了一句只值两分钱的话。“可爱琳娜怎么样？他失去她了吗？这样才公正呢。”“噢，这还是个问题呢。据我所知，她并没有离开他。不过当时她还在跟克莱尔约会——私下的。他却假装蒙在鼓里。你说这种情形又能持续多久？”

爱丽丝对我这个假设性问题点点头，然后继续顺着她自己的思路想下去。

“你好像有点儿喜欢梅尔希奥·罗慕鲁，是吗海伦？从一开始就喜欢。你现在对他有何感想？他策划了这整个局势，使得诺曼·多斯勒杀掉了戈尔顿。他很可能在二期地产上赚一大笔钱。他早晚都有可能去摆平克莱尔·哈伍德，让她胆敢把爱琳娜从他身边抢走。是个好人，呢？”她说。还没等我回答，纳特就笑着对爱丽丝说道：

“但愿这不是真的。他让我想起了我自己，你知道，爱丽丝，就好像海伦当初碰到我的时候，正是海伦喜欢的那种家伙。至于说利润动机吗——你应该明白，从赚钱这方面能够判定你所做的其他事情。有些事情如果你只是为了寻求刺激或作为爱好而去做的，那可能被人看成是邪恶的行为。如果你的动机只是为了利益那就证明你还是个正常的市民。明白吗？”

爱丽丝摇着头。她很明白，只是她不想弄明白。“至于说他会发泄到克莱尔身上，这一点我有些怀疑。在我看来，他这家伙好像是自作自受。你看呢，海伦？”纳特继续说道。

“正像你所说的那样，纳特，粗陋的外表下面藏着一颗金子般的心。”我打浑道。我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于是我换了个题目。“罗慕鲁已经谈得够多的了。好了，下个礼拜五你们谁来送我去机场？”

前一天晚上，我和爱丽丝一起讨论了我们的未来并且一致同意我俩不再干了。爱丽丝在多伦多正一心扑在演艺事业上，所以她不准备离开。她也明白在此之后我不想再在城市混。所以就这么定了。

“我们投过硬币，我输了，所以我猜我会来。而爱丽丝还是死皮赖脸地要跟着搭车。”

纳特手端着酒杯，从他的双焦眼镜上瞧着我和爱丽丝。“干一杯吧！为了我们！”

我们默默地碰了杯。当我们埋头进食的时候，我们的谈话也暂时停了下来。

“不知道你们俩准备调查的那个印度家伙怎么样？还记得吗？是叫尼基·达斯吧？”纳特问道。

所以，等我从医院收拾好东西回到钻石楼以后，我就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们。

我走进钻石楼 211 号房间，心里急着想要离开那儿。在楼下一个职员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请速回电”，还有一串区域号码为 9111 的电话号码，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应急报警电话。我笨拙地用我缠着绷带的手好歹按了电话号码。几次国际铃声响过，话线的那头有人说道：

“喂，海伦·凯莱莫斯？我是尼基尔·达斯。尼基。”我抓着话筒的手

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最后甚至都握疼了。先是一阵儿沉默，然后我舒了一口气，才说出那些习惯的客套话。

“你好，尼基，很高兴能接到你的电话。”

“是啊，我明白你们在钻石楼出了些麻烦。我真的过意不去。丹尼斯·戈尔顿的消息真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但愿一切都过去了。是这样吗？”

“你可以这么说，是呀。我们一直找了你一个星期，你在哪儿？”

显然，他还不清楚他的名字差点儿上了谋杀逮捕证。我不打算告诉他！

“噢，我姐夫入葬以后，我带着我姐姐和她的孩子到乡下的几个亲戚家里过了几天。他们的电话坏了，当然也没有加拿大新闻。我们昨天刚回德里，才看到多伦多警方发来的所有消息。我马上就回了电话。当然因为有十个小时的时差，过了好久我才找到马拉里探长，就是那个主管警长。之后，这儿的警方向我录了口供，我们就传真到多伦多去了。我刚刚又跟马拉里通了话，显然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因此我用不着马上回加拿大。”

“好极了。”

“海伦，我知道这会给你带来一大堆分外的话儿和许多不便。最让人过意不去的是因为我不在，你就得应付这种你可能都不曾想过的局面，但愿冯还能帮上忙。”“要是没有他，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当然他一直在监视着那些监控器。”

正是冯看到我从应急出口离开，才出现进行检查而发现了火光，然后又电告消防处的，但是这些我也不准备告诉达斯。

“好，很好。我正向格兰登宁先生推荐，让冯来接替我……噢，除非你在长远的观点上喜欢这份工作。”“不，不是这样。这主意太棒了。可是你不准备回来吗？”“噢，不了。我决定留在印度，想在这边混出个样儿来。反正得一段时间。我的东西可以寄过来。我能肯定克莱尔会为我打点一切的。”

即使是跨过半个地球，我依然能听到他声音中所包含的那份紧张和迟疑。作这样的抉择可不那么容易呢。“我还有许多事情得帮我父亲料理一下……”“噢，这样对你有好处。那么祝你好运，尼基。”“谢谢你。请你代我向罗慕鲁医生问个好，跟他说我非常想念我们下棋的时光。我就拜托了，海伦。再次感谢你。”“别这么客气。谢谢你，再见。”

“再见！”

我挂下电话，收拾好行装，然后离开了那儿。

我们在大道咖啡馆举行告别宴会的时候，我把这些都告诉了爱丽丝和纳特。我盘算着要不要把最后那一点儿、就是尼基尔·达斯和梅尔希奥·罗慕鲁之间的友谊隐去不说。而爱丽丝仍然觉得好人坏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线。最后我还是如实地说了出来。

两天之后，我们三个人悻悻地站在多伦多国际机场二号终端的旅客登机大门前。爱丽丝一只手抓住我，另一只手抓住纳特·奥托林。她似乎很平静。他们俩都拥抱了我，我们都答应要保持联系，纳特可以打电话，爱丽丝可以来拜访。

“我会照应她的，海伦，我保证。”纳特严肃地俯视着爱丽丝。

“我也会照顾他的。”

“嚯，你们俩真是太妙了！那么我怎么办？我猜我只好自己照顾自己了！”我边说边高兴地走向加航温哥华地区的飞机。

